

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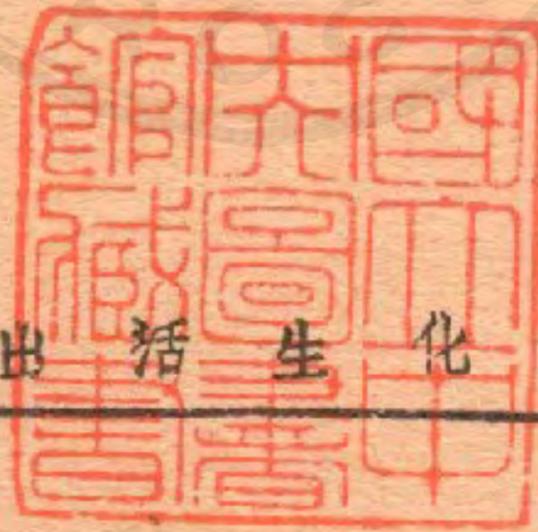
園

巴屋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之六

憩園

巴金



文化生活出版社

交換



857
856
34
我在外面混了十五年，最近纔回到家鄉來。雖說這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是這裏的一切都帶着不歡迎我的樣子。在街上我看不見一個相熟的臉龐，其實連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自己也改變了，代替牠們的全是些黃土飛揚的寬馬路。便是僻靜的街巷現在也顯得熱鬧起來。公館門口包着鐵皮的黑漆門檻全給鏟光了，讓嶄新的私家包車傲慢地從那里進出。商店的豪華門面幾乎叫我睜不開眼睛，有一次我大胆跨進一家高門面的百貨公司，剛剛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櫥窗裏的東西問了價，就給店員猛喝似的回答駭退了。

1
我像一個異鄉人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館裏，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間開了窗便聞到煤氣，開了窗又見不着陽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覺的時刻，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這房間裏。我喜歡逛街，一個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熱鬧和冷靜對我並沒有差別。我有時埋着頭只顧想自己的事，有時我也會在街頭站一個鐘點看兩個車夫打架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271231

，或者聽一個瞎子唱書，同一個看相的談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頭逛街的時候，我的左膀忽然被人捉住了，我吃驚地抬起頭來，我以為是自己不當心踏了別人的腳。

「怎麼，你在這兒？你住在什麼地方？你回來了也不來看我！該罵！」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姚國棟，雖說是三級同學，可是他大學讀畢業又留過洋，我却只在大學唸過半年書，就因為那位幫助我求學的叔父死去的緣故停學了。我後來做了一個寫過六本書却沒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過三年教授，兩年官，以後便回到家裏當他父親遺下的將近一千畝的田過安閑日子，四年前又從本城一個中落的舊家楊姓那里買了一所大公館，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結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從來不給我寫信，我也不會去打聽他的地址。只有在他辭官以後路過上海時，找到我的住處，拉我出去在本地館子裏吃過一頓飯。他喝了酒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他的抱負，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問到我的寫作生活，書的銷路和

稿費的多寡時才胆怯地回答幾句。那時我才出版過兩本小說集，間或在雜誌上發表一兩篇短文不知道怎樣他都讀過了，而且讀得仔細。「寫得不錯！你很能寫！就是氣魄太小！」他紅着臉，點着頭，對我說。我答不出話來，臉也紅了。「你爲什麼盡寫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寫小說，我却要寫些驚天動地的壯劇，英雄烈士的偉蹟！」他睜大眼睛，氣概不凡地把頭往後一揚，兩眼光閃閃的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應着，一面低下了頭，在他面前我顯得很寒儉了。他靜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說却始終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沒有動過筆似的。

現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這個朋友，高身材，寬肩膀，濃眉寬額，鷹鼻，嘴唇上薄下厚，臉大而長，他並沒有大的改變。只是人稍微發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濕的手裏。

3
「我知道你買了楊家公館，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裏，我又想你會住在鄉下，又害怕你那位看門的不讓我進去，你看我這一身裝束！」我帶了一點窘相結結巴

巴地答道。

「好啦，好啦，你不要挖苦我了。你住在哪兒？讓我去看看，我以後好去找你，」他誠懇地笑道。

「國際飯店。」

「你什麼時候到的？」

「大概有十來天。」

「那麼你就一直住在國際飯店？你回到家鄉十多天還住在旅館裏頭？你真怪！你不是還有闊親戚嗎？你那個有錢的叔父，這幾年做生意更發財了，年年都在買田。你爲什麼不去找他？」他放開我的手大聲說，聲音是那麼高，好像要街中的行人都聽見他的話似的。

「小聲點，小聲點，」我着急地提醒他。「你知道他們早就不跟我來往了……」

「可是現在不同了，你現在成名了，書都寫了好幾本，」他不等我說完便搶着

說。「連我也很羨慕你呢！」

「好啦，好啦，你也不要挖苦我了。我一年的收入還不夠做一套像樣的西裝，他們哪里看得起我？他們不是怕我向他們借錢，就是覺得有我這個窮親戚會給他們丟臉。哦，你的偉大的小說寫成沒有？」

他怔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你記性真好。我回家以後寫了兩年，足足寫壞了幾千張稿紙，還沒有整整齊齊地寫上兩萬字。我沒有這份本領。我後來又想拿起筆翻譯一點法國的作品，也不成。我譯雨果的小說，別人漂亮的文章，我譯出來連話都不像，丟開原書唸譯文，連自己也唸不斷句，一本『九十三年』我譯了兩章就丟開了。我這大學文科算是白唸了。從此死了心，準備向你老弟認輸，以後再也不吹牛了。現在不講這些，你帶我到你旅館裏去。國際飯店，是嗎？這樣大的旅館在哪條街，我怎麼不知道！」

5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名字很大的東西實際上往往是很小的。就在這附近。我們去吧。」

「怎麼，這又是什麼哲理？好，我去看看就知道的。」他說着，臉上露着欣喜

二

「怎麼，你會住這樣的房間！」他一進房門就驚叫起來。「不行，不行！我不能讓你住在這兒！這樣黑，窗子也不打開！」他把窗門往外推開。他馬上咳了兩聲嗽，連忙離開窗，掏出手帕揩鼻子。「煤氣真難聞。虧你住得下去！你簡直不要命了。」

我苦笑，不在意地答了一句：「我跟你不同，我這條命又不值錢。」

「好啦，不要再開玩笑了，」他正經地說。「你搬到我家裏去住。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一定要你搬去。」

「不必了，我過兩天就要走的，」我支吾道。

「你就只有這點行李嗎？」他忽然指着屋角一個小皮箱問道，「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了，我連鋪蓋也沒有帶來。」

他走到床前，向床上看了看。「你本領真大。這樣髒的床鋪，你居然能夠睡覺

！」
我不說什麼，只是笑了笑。

「行李越少越好。我馬上就給你搬去。我知道你的脾氣，你住在我家裏，我決不會麻煩你。你要是高興，我早晚來陪你談談，你要是不高興，我三天也不來看你。你要寫文章，我花廳裏環境很好，很靜，又沒有人打擾你。你說對不對？」

我對他這誠意的邀請，找不出話來拒絕，並且我聽見他這麼一講我的心思也活動了。可是他並不等我回答，就叫了茶房來算清旅館帳，他爭先付了錢，又吩咐茶房把我的皮箱拿下樓去。

我們坐上黃包車，二十分鐘以後，便到了他的家。

灰磚的高門牆，發亮的黑漆大門。兩個臉盆大的紅色篆體字「憩園」傲慢地從門楣上看下來。本來關着的內門，現在爲我們的車子開了。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個圖案形的土紅色篆字「長宜子孫」被嵌在藍色的圓框裏。我的眼光正定在牠上面，車就轉灣了。車子在這石板鋪的院子裏滾了幾下，在二門口停下來。朋友提着我的皮箱跨進門限，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後面。前面是一個正方形的鋪石板的天井，天井那一面便是大廳。一排金色的門遮掩了內院的一切。大廳上一個角裏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車。

什麼地方傳來幾個人同時講話的聲音，可是眼前一個人的影子也沒有。

「趙青雲！趙青雲！」朋友大聲喚道。我們走下天井。朋友向左邊看，左邊是門房，幾扇門全開着，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我又看右邊，右邊一排門全閉得緊緊的，在靠大廳的階沿上有一道小門，門楣上貼着一張白紙橫條，上面黑黑的兩個大

字，還是那篆體的「憩園」。

「怎麼到處都寫着憩園？」我好奇地想道。

「就請你住在這裏面，包你滿意？」朋友指着那小門對我說。他不等我回答，

又大聲喚起來：「老文！老文！」

我沒有聽見他的聽差們的應聲，我覺得老是讓他給我提行李，不大好，便伸過那隻空着的手去，說：「箱子給我來提吧。」

「不要緊，」他答道，好像怕我會把箱子搶過去似的，他連忙加快脚步，急急走上石階，進到小門裏去了。我也只好跟着他進去。

我跨過門檻，就看見橫在門廊盡處的石欄杆，和欄外的假山，樹木，花草，同時也聽見一片吵鬧聲。

「誰在花園裏吵架？」朋友驚奇地自語道。他的話剛說完，一羣人沿着左邊石欄轉了出來，看見我那朋友，便站住了，恭敬地喚了一聲：「老爺。」

來的其實只有四個人：兩個穿長衫的聽差，一個穿短衣光着脚車夫模樣的年青

人，和一個穿了一身乾淨學生服的小孩。這小孩的右邊膀子被那個年哥聽差拖着，可是他還在用力掙扎，口裏不住地嚷着：「我還是要來的，你們把我趕出去，我還是要來的！」他看見我那朋友，氣憤地瞪了他一眼，撇起嘴，不講話。

朋友倒微微笑了。「怎麼你又跑進來了？」他問了一句。

「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麼進來不得？」小孩倔強地說。我看他長長臉，眉清目秀，就是鼻子有點向左偏，上牙略微露出來。年紀不過十二三歲的光景。

朋友把皮箱放下，他吩咐那個年輕的聽差道：「趙青雲，把黎先生的箱子拿進下花廳去，你順便把下花廳打掃一下，黎先生要住在這兒。」聽差應了一聲，又看了小孩一眼，纔放開小孩的膀子，提着我的皮箱沿着右邊石欄杆走了。「老文，你去跟太太說，我請了一位好朋友來住，要她檢兩床乾淨的鋪蓋出來，喊人在下花廳鋪一張床。臉盆茶壺和別的東西都預備好。」頭髮花白，缺了門牙的老聽差應了一聲「是，」馬上沿着左邊石欄杆走了。

剩下一個車夫，驚愕地站在小孩子背後。朋友一揮手，短短地說聲「去吧。」

連他也走開了。

孩子不講話，也不走，只是撅起嘴瞪着我那朋友。

「這是你的材料，你很可以寫下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朋友得意地笑着對我說，然後提高聲音：「這位是楊少爺，就是這公館的舊主人，這位是黎先生，小說家。」

我向着小孩點一個頭，可是他並不理我，他帶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然後把兩手插在褲袋裏，大人似地問我朋友道：

「怎麼你今天不趕走我？你在做什麼把戲？」

朋友並不生氣，他還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從容地答道：「今天碰巧黎先生在這兒，我介紹他跟你認識。其實你也太不講理了，房子既然賣給別人，就是別人的東西，爲什麼還要常常進來打麻煩呢？」

11 「房子是他們賣的。我又沒有賣過，我當然來得。我來，又不弄壞你的東西，我不過折幾枝花。橫豎你們難得有人看，折兩枝，也算不了什麼。就這樣小器！」

小孩昂着頭理直氣壯地說。

「那麼你爲什麼老是跟我的聽差吵架？」朋友含笑問道。

「他們不講理，我進來給他們看見，他們就拖我出去。他們說我來偷東西。真渾帳。我房子都讓他們賣掉了，還希罕你家裏這點東西？我又不是沒有飯吃。不過不像你有錢罷了。其實有幾個臭錢又算什麼！」這小孩嘴唇薄，看得出是個會講話的人，兩隻眼睛很明亮，一張臉掙得通紅。

「你讓他們賣掉房子？話倒說得漂亮！其實你就不讓他們賣，他們還是要賣的！」朋友哈哈大笑起來。「有趣得很，你今年幾歲了？」

「我多少歲跟你有什麼相干？」孩子氣惱地掉開頭說。

那個年青聽差出現了，他站在朋友面前，恭順地說：「老爺，花廳收拾好了，要不要進去看看？」

「你去吧，」朋友吩咐道。

聽差望着小孩，又問一句：「這個小娃兒——」

朋友不等聽差講完，就打岔說：「讓他在這兒跟黎先生談談也好。」然後向着我：「老黎，你可以跟他談談，」（他指着小孩），「你不要放過這個好材料啊。」朋友走了，聽差走了。只剩下我同小孩兩人站在欄杆旁邊。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他臉上怒惱的表情消失了，他正用懷疑的眼光在打量我。他不移動脚步，也不講話。我忍耐不住，最後我說了一句：「你請坐吧。」我用手拍拍石欄。他不答話，也不動。

「你今年幾歲了？」我又問一句。

他自語似地低聲答了一句：「十三歲。」忽然他走到我面前閃着眼睛，伸手拉我的膀子，央求我：「請你折枝茶花給我好不好？」

我隨着他的眼光看去。石欄外，假石的那一面，桂樹旁邊，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深綠色的厚葉托着一朵一朵的紅花。

「就是那個？」我無意地問了一句。

「請你折給我。快點兒。等一會兒他們又來了，」孩子懇切地哀求，他那眼光

叫我不能說一個「不」字。我知道朋友不會責備我隨便亂折他園裏的花。我便跨過欄杆，走到山茶樹下，折了一小枝，枝上有四朵花。

他站在欄杆前伸着手等我。我就在欄外草地上，把花遞給他。他接過花，高興地笑了笑，說一聲：「謝謝你，」馬上轉身飛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後面喚他。可是他已經跑出園門聽不見了。

「真是一個古怪的小孩，」我這樣想。

四

園裏很靜。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朋友把我丟在這里就不來管我了。我在欄外立了好幾分鐘，也不見一個聽差進園來給我倒一杯茶。我便繞着假山，在那曲折的小徑裏閒走。假山不少，形狀全不同，都只有我身材那樣高，上面披着藤蔓，青苔；中間有洞穴，穴內常開紅白黃三色小草花；脚下徑旁草玉蘭還沒有開放。走完小徑，便到一間客廳的階下，這客廳的窗台相當高，紙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繪着花鳥的絹

窗帘掩住，我看不見房內的陳設，我想這應該是上花廳了。在這窗下，在牆角長着一棵高大的玉蘭樹，一部分樹枝伸出在梅花牆外，枝上還掛着殘花。湯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滿了一個牆角，有的已經變黃了。可是餘香還一陣一陣地送入我的鼻端。

我在這樹下立了片刻。我彎下身去拾了兩片花瓣拿在手裏撫摩。玉蘭樹是我的老朋友。我小時候也有過一個花園，玉蘭花是我做小孩時最喜歡的東西。我不知不覺地把花瓣放到鼻端。我忽然驚醒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這種奇怪的舉動。我丟開了花瓣。但是我又想：那個小孩的心理大約也跟我現在的差不多吧。這麼一想，我倒覺得先前沒有跑去把小孩抓回來詢問一番，倒是很可惜的事了。

我並不走上台階去推這客廳的門（我看見在階上客廳門邊有一張紅木條桌和一個磁的圓凳），我却沿着牆往右手走去。我經過一個金魚的水缸，經過兩棵珠蘭，一棵臘梅，走到一個長方形的花台前面了。這花台一面臨牆，一面正對着一間窗戶

15 全嵌玻璃的客廳。我知道這就是所謂「下花廳」，我那朋友給我預備的臨時住房了。花台上種着三棵牡丹，台前一片石板地。兩棵桂樹長在院子裏，像是下花廳的左

右兩個哨亭。左右兩排石欄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蘭花，花盆下全墊着綠色的圓磁

我走上石階，預備進花廳去，但是朋友的聲音使我站住了。他遠遠地叫道：

「老黎，怎麼只有你一個人？那個小孩什麼時候走的？你跟他談了些什麼話？」

我掉過頭去看他，一面說：「你們都走了，當然只有我一個人……」可是我沒有把話說完又嚥下去了，因為我看見他後面還有一個穿淡青色旗袍，灰絨線衫，燙頭髮的女人，和一個抱着被褥的老媽子。我知道他太太帶着老媽子來給我鋪床了。我便慢慢地走去迎接他們。

「我給你介紹，這是我太太，她叫萬昭華，你以後就喊她做昭華好了；這是老黎，我常常講起的老黎。」朋友揚揚得意地，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太太微微一笑，臉一紅，頭輕輕點了一下。我把頭埋得低，倒像是在鞠躬了。我抬起頭，正聽到她：「我常常聽見他講起過。黎先生住在這兒，我們不會招待，恐怕有怠慢的地方……」

朋友不給我答話的時間，他搶着說：「他這個人最怕受招待，我們讓他自由，安頓他在花廳裏不去管他就成了。」

他太太看他一眼，嘴唇微微動一下，好像要表示不贊成他這說法似的。可是她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對他笑了笑。他也用了愛撫的眼光還答她。我看得出他們夫婦間的感情是很好的。

「雖是你老同學，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不好好招待怎麼行，」太太含笑地說，話是對她說的，她的眼睛却大方地望着我。

一張不算怎麼長的瓜子臉，兩隻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嘴唇微薄，肩膀瘦削，腰身細，身材高高，她跟她丈夫站在一塊兒，她的頭剛達到他的肩峯。年紀不過二十三、四，臉上常常帶着笑意，是一個可以親近的，相當漂亮的女人。

「那麼你快去照料把屋子給他收拾好。今天晚上你自己動手做點菜，讓我跟他痛快地喝幾杯酒，」朋友帶笑催促他太太道。

「要你太太親自做菜，真不敢當……」我連忙客氣地插嘴說。

「那麼你就陪黎先生到上花廳去坐坐吧。你看黎先生來了好半天，連茶也沒有泡，」她帶着歉意地對她丈夫說，又對我微微點一下頭便走向下花廳去了。老媽子早已進去，連那個老聽差老文也進去了，他手裏抱着更多的東西。

五

「怎麼樣？你還是依我太太的話到上花廳去坐呢，還是就坐在這欄杆上面？不然我們就在花園裏走走也好，」朋友望着他太太的背影，過了片刻纔問我道。

我們這時立在門廊左面一段欄杆裏。我背向着欄外假山，眼光却落在一面沒有被窗簾遮掩的玻璃窗上，穿過玻璃我看見房內那些堆滿線裝書的書架，我知道這是朋友的藏書室，不過我奇怪他會高興讀這些書。我忍不住問他：「怎麼你現在倒讀起線裝書來了？」

他笑了笑：「我有時候無聊，也讀一點。不過這全是楊家的藏書，我是跟公館一塊兒買下來的。即使我不讀，拿來做擺設也好。」

他提起楊家，我馬上想到那個小孩，我便在石欄上坐下來，一面要求他：「你現在就把那個小孩的事情告訴我吧。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你找到材料嗎？他跟你講了些什麼話？」他不回答我，却反而問我道。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他要我給他折枝茶花，他拿起來就跑了，我沒有辦法拉住他，」我答道。

他伸手搔了搔頭髮，便也在石欄上坐下來。

「老實說，我知道的也不多。他是楊老三的兒子，楊家四弟兄老大死了幾年，其餘三個好像都在省裏，老二老四做生意相當賺錢。老三素來不務正業，是個出名的敗家子，家產敗光了。聽說後來人也死了。現在全靠他大兒子，就是那個小孩的哥哥，在銀行裏做事養活一房人。偏偏那個小孩又不爭氣，一天不好好唸書，常常跑到我這花園裏來要花。有天我還看見他在我隔壁那個大仙廟門口跟討飯的玩。他跑進來，我們趕他也趕不走，趕走了他又會溜進來。這不是他本事大，這是我那個

看門的李老漢兒放他進來的。李老漢兒原是楊家的看門頭兒，據說在楊家看門有二

十多年了。楊老二把他薦給我。我看他做事忠心，也不忍心多責備他。有一回我剛提過一句，他就掉眼淚。有什麼辦法呢？他喜歡他舊主人，這也是人情。我也不想多干涉他。況且那個小孩手脚倒也乾淨。不偷我的東西。我要是不看見也就讓他走了。只是我那些底下人討厭他，常常要趕他出去。」

「你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兒？我不懂他爲什麼常常跑到這兒來拿花？他拿花來做什麼？」我看見朋友閉了嘴，我的好奇心沒有得到滿足，便追問道。

「那我也不知道，」朋友不在意地搖搖頭說，他沒有想到我對小孩的事情會發生這麼大的興趣。「也許李老漢兒知道多一點，你將來可以跟他談談。並且我相信那個小孩一定會再來拿花，你可以直接問他。」

「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以後小孩再來，讓我去對付他，你要吩咐你的底下人不要干涉才好。」

朋友得意地笑了笑，點點頭說：「我依你。你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只是你將來找夠材料寫成書，應該讓我第一個拜讀！」

「我並不是爲了寫文章，我對那個小孩的事情的確感到興趣。我想我多少可以了解他一點。你知道我們家裏從前也有個大花園，後來也跟我們公館一塊兒賣掉了。我也想到那兒去看看，」我正經地帶了一點苦痛地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看看？我還記得地方在打銅街。你們公館現在是哪一家在住？你打聽過沒有？只要知道住的是誰，讓我去給你設法，包你進去，」朋友同情地，熱心地說，他的笑容收斂了。

「我打聽過了。賣了十六七年，換了幾個主人，已經翻造過幾次，現在是一家漂亮的百貨公司，」我帶點感傷地搖搖頭說。「我跟那個小孩一樣，我也沒有說過要賣房子，我也沒有用過一個賣房子得來的錢。是他們賣的，這唯一可以使我記起我幼年的東西給他們全毀掉了。」

21
「這有什麼難過！你將來另外買一所公館，照樣修一個花園，不是一樣嗎？」朋友好心地勸慰我。可是他的話在我聽來是很逆耳的。

我搖搖頭，苦笑道：「我沒有做富翁的福氣，我也不想造這個孽。」

「你真豈有此理，你這話是不是在罵我？」朋友站起來責備我說，可是他臉上又現出了笑容，我知道他並沒有生氣。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我是說那些買了房子留給子孫去賣掉的傻瓜，」我說着，我的氣倒上來了。

「那麼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把這個花園白白留給我兒子的，」朋友說，他伸着右手，做了一個姿勢，頭昂起來，眼裏含笑，好像在表示他有着一個大抱負似的。我沒有作聲。歇了片刻他又說：「不要講這些閒話了。石頭上坐久了不舒服。我們到下花廳去看看，昭華應該把屋子收拾好了。」

六

我跟着朋友走進下花廳。他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花瓶，聽見我們的脚步聲，便回過頭來看她丈夫，親切地笑了笑，然後笑着對我說：「房子收拾好了，不曉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曾佈置。」

一好極了，好極了，一我把這花廳的左面一部分大略看了一眼，便滿意地說。我的話，我的表情都是真誠的，大概她也看出這一點，她的臉上也現了滿意的微笑。

我有着這樣一種感覺，她每一笑，房裏便顯得明亮多了，同時我心上那個「莫名的重壓」——這是寂寞，是愁煩，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講不出，我常常覺得有什麼重甸甸的東西壓在我心上，我總不能拿掉牠，是牠逼着我寫文章的。」也似乎輕了些。現在她立在窗前，一隻手扶着那個碎磁大花瓶，另一隻手在整理瓶口幾枝山茶的紅花綠葉。玻璃窗上掛了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臉上的陽光軟和了許多。這應該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圖畫吧。我知道這方桌就是我的寫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坑床鋪的，連踏凳也照樣放在床前。一幅圓頂的羅紋帳子懸在上面。床頭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頭一個方凳上；接近床脚，有兩張沙發，中間夾放着一個茶几。

23

她的手離開了花瓶，身子離開了方桌，她向她丈夫走去，一面對我說：「黎先

生，請坐吧。」又吩咐剛把沙發搬好的老文說：「老文，你就去給黎先生泡碗茶來。」又對那個疊好鋪蓋後站在床頭的老媽子說：「周嫂，你記到等會兒拿個大熱水瓶送來。」又對我說：「黎先生，你要什麼，請你儘管跟他們說，要他們給你拿來。你不要客氣才好。」

「我不會客氣的，謝謝你。姚太太，今天夠麻煩你了，」我感謝地說，我第一次叫出了我那朋友的姓。

「黎先生，你還說不客氣，你看，『謝謝』，『麻煩』，這不是客氣是什麼？」姚太太天着說。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頭一次講出『姚』字來，你沒有喊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喊過我的姓，我還怕你連我叫什麼都忘記了呢！」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偉大的名字，姚國棟，我怎麼會忘記？你是國家的棟樑呢！」

「名字是我父親起的，我自己負不了責，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實我父親也不見得就有什麼用意，朋友笑着辯道。「譬如日本人給他兒子起名龜太郎，難道就是要他兒子做烏龜嗎？」

「當然啊，他希望他兒子像烏龜那樣長壽！」我撲嗤笑起來。「還有你的大號誦詩，不知是不是要你讀一輩子的詩。」

「我們回去吧，讓黎先生休息一會兒，他也累了。我還要預備晚上的菜。你們晚上一邊吃酒，一邊慢慢談吧，」姚太太忍住笑放低聲音對她丈夫說。

「好，好，」她丈夫接連點着頭，親密地看了她一眼，說「讓我再說一句。」他又向着我：「這個地方靜得很，在這兒寫東西倒很不錯。不過太靜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馬上接着說：「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來聊聊天。」

「那又該我來聽你吹牛了，」我笑着回答。我本來想講一句別的話，可是看見他太太的笑臉，我立刻把話讒下去了。我尊敬這個人，我不能拿她來開玩笑。

我爲什麼要尊敬她？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我又不能詳細地解說出來。我想大約因爲她是第一個用和善眼光看我並且親切地對我講話的女人吧。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還聽見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夠他開心了。

我在方桌前籐椅上坐下來。我感到一點疲倦，不過我覺得心裏暢快多了。我仰着頭靜靜地聽窗外樹上小鳥的無名的歌聲。

七

晚上就在這下客廳裏我和老姚（我開始叫他做老姚了）坐在一張烏木小方桌的兩面，吃着他太太做的菜，喝着陳年紹酒。菜好，酒好，他的興致更好。他的話就像流水，他連插嘴的機會也不留給我。他批評各種各類人物，評論各種各樣事情。

他對什麼都不滿意。他一直在發牢騷。可是從他這無窮盡的牢騷中，我却知道了一個事實：他對自己的生活並沒有什麼不滿意，他甚至把他這第二次的結婚看作莫大的幸福。他滿意他這位太太，他愛他這位太太。

「老黎，你覺得昭華怎樣？」他忽然放下酒杯，含笑問我道。

「很不錯！你應該很滿意了，」我熱烈地讚道。

他高興地閉了一下眼睛，用右手三根手指敲着桌面，接連點了幾下頭，然後拿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忽然一個人微微笑起來：

「老黎，我勸你快結婚吧。有個家，心也要安定些。」他停了一下，又說：

「你不要老是做着戀愛的夢，那全是小說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華也沒有講過戀愛，還不是別人介紹才認識的。可是結了婚，我們過得很好。我們都很幸福。」

「我聽說你們原是親戚，」我插嘴說。

「雖說是親戚，可是隔得遠。我們素來就少見面。說真話，我對她比對我頭一個太太滿意得多。」喜悅使他那開始發紅的臉顯得更紅了。

「像你這樣對結婚生活滿意，還是要整天發牢騷，倒不如我一個人獨來獨往自由自在，」我又插嘴。

「你不明白，給你說你也不會了解。中國人講戀愛跟西洋人講戀愛完全不同，

西洋人講了戀愛以後才結婚，中國人結了婚以後才開始戀愛，我覺得還是我們這樣更有趣味，」他得意地，好像在闡明什麼大道理似地慢聲說，一面還動着右手增加他的語勢。

我不能忍耐了，便打岔道：「算了，算了，你這種大道理還是拿去跟林語堂博士談談吧，他也許會請你寫本新浮生六記，給西洋人看看。我實在不懂！」

「你不懂？你看，這不是最好的例子？」他帶點驕傲的樣子笑着，側過臉望着花廳門。我也掉過頭去。他太太進來了。周嫂打個燈籠跟在她後面。

我連忙站起來。

「請坐，請坐。菜做得不好，黎先生吃不慣吧，」她笑着說，兩排白牙齒在我眼前微微亮一下。

「好極了，我吃得很多。就是今天太麻煩你了。姚太太吃過飯嗎？」我仍還站着笑答道。

「吃過了，謝謝你。你請坐吧，不要客氣，」她說。我便坐下來。她走到她丈

夫身邊，他抬起頭看她，親密地說：「你再吃一點吧，」他把筷子遞給她。她不肯接，却搖搖頭說：「我剛吃過的。……你們酒夠了吧，不要喝醉了。你說黎先生酒量也不大，就早點吃飯吧，恐怕菜也要冷了。」

「好，不喝了。老文，周嫂，添飯來吧。」老姚點了點頭，便提高聲音叫人斟飯。

「小虎還沒有回來？」他關心地問他太太。

「我打發老李去接去了，去了好久，他也應該回來了，」她柔聲答道。

「辣子醬給他留得有嗎？」他又問道。

「留得有。他愛吃的東西我都會給他留的。」

飯碗送到桌上來了。我端着碗路路低下頭在吃飯，我不想打擾他們夫婦的談話

29
忽然我聽見一個小孩的聲音高叫着：「爹，爹！」我抬起頭來，正看見一個穿西裝的十一二歲的小孩跑到我朋友身邊去。

「你回來了？在外婆家玩得好嗎？」朋友愛憐地問道，一面撫摩着小孩的梳得

光光的頭。

「很好。我跟表哥他們又下棋又打『頗克』。明天又是星期，不是老李拚命催，我還不想回來。外婆喊我明天再去要，說下回不必打發老李來接，他們家的車子會送我回來。」

「好，下回你去，就不打發車子接你，讓你玩個痛快，」朋友笑着說；「你回來連媽也不喊一聲，你媽還在掛念着你呢！」

孩子站在朋友的左手邊，太太站在朋友的右面。孩子抬起臉看了他後母一眼，敷衍般地短短喚了一聲，又把臉掉開了。他後母倒溫和地對他一笑，應了一聲，又柔聲說：「小虎，你還沒有招呼客人呢。這是你黎叔叔。」

「你去給黎叔叔行個禮，」朋友推着孩子的手膀說。

孩子向前走了兩步，對着我鞠了一個躬，聲音含糊地喚了一聲：「黎叔叔。」

這孩子可以說是我那朋友的縮本，他的臉，眉毛，鼻子，嘴，都跟我那朋友的完全一樣。不同的是服裝。老姚穿藍綢長袍，小姚穿咖啡色西裝上衣，黃卡噠短褲

，襯衫雪白，領帶棗紅。論體格和身材，小姚倒跟那楊家小孩相似，可是裝束和精神却大不相同了。

「老黎，你看，他像不像我？這是我的第二個寶貝！」老姚誇耀地說，他哈哈笑着。我偷偷看了他太太一眼。她紅了臉，埋下頭去。這告訴我：朋友的第一個寶貝便是她了。

老姚看見我不答話，便伸出左手在孩子的背上推一下，說：「你走過去一點，讓黎叔叔看清楚！」

孩子向前再走兩步，他露出一種毫不在乎的神氣動了動頭，要笑不笑地說一句：「看嘛，」抄着手站在我面前，他還帶着一種類似傲慢或輕蔑的眼光在打量我。

「像不像？」朋友還在追問。

「真像！……不過我覺得……」

「真像」兩個字就使他滿意了，他似乎沒有聽見下面的「不過」這半句話，他馬上伸出左手向着他兒子，一面說：「小虎，過來，你媽給你留得有辣子醬，你要

「不要吃點東西。」

「我很飽，今晚上『宵夜』吧。」孩子跑到他父親身邊，拉着父親的手撒嬌地要求：「爹，我今天跟表哥他們打『頗克』，輸了四百五十塊錢，你還我。」

「好，等一會兒你在你媽那兒拿五百塊錢，」這位父親爽快地一口答應了。

「我問你，你在外婆家吃的什麼菜？」

「媽，你等一會兒要給我啊，」孩子不回答父親的問話，却側過頭去對他後母笑了笑，這一聲「媽」叫得親熱多了。

「我回去就拿給你。你爹在跟你講話。等一下你陪我一塊兒進去，我要看着你換了衣服溫習功課，」他後母溫和地帶笑說。

「是，」孩子不高興地答應一聲，他眼睛一眨，下嘴唇往右邊一歪。這種表情，我先前在比較他們父子的面貌時就已經看到了。因了這表情，拿整個臉來說，兒子實在不像他父親。

朋友太太看見小虎的這種表情，她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她臉上仍然帶着微笑，

可是眼裏似乎含得有一團說不出的哀愁。但等我注意地看她時，她又在那愉快地跟她丈夫講話，我在她臉上再也找不出類似哀愁的表情了。

姚太太帶着小虎先走了。我和老姚吃完飯，又談了好久的閒話，現在他不再發牢騷，却只談他太太的好處，和他兒子的好處。我知道他這個太太結婚三年還沒有小孩。頭一個太太留下一兒一女，但女兒在母親去世後兩個月也跟着死了。

這一夜我睡在空闊的大客廳裏。風吹着門響，樹葉下落，鳥在枝上撲翅，沙石在空中飛舞。我並不害怕。可是我沒有習慣這個環境，我不能安靜地閉上眼睛。

我想着我那朋友同他太太同他小孩的事情，我也想着楊家小孩的事情。我想了許久。我還把那兩個小孩比較一下。我又想着那位太太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像我那朋友所說的那麼幸福。我越想越睡不着。後來我煩躁起來，罵着自己道：「你管別人的事情做什麼？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你就心！你好好地睡吧。」

可是在窗外黑夜已開始褪色。小鳥吵架似地在樹上，簷上叫了起來。

這天我睡到上午十點鐘才起床，太陽照得滿屋子金光燦爛。老文進來給我打臉水泡茶，周嫂給我送早點來。午飯的時候老姚夫婦在下花廳裏陪我吃飯。

「就是這一次，這算是禮貌。以後我們便讓你一個人在這兒吃，不管你了，」老姚笑着說。

「很好，很好，我是隨便慣了的，」我滿意地答道。

「不過黎先生，你要什麼，請只管喊底下人給你拿，不要客氣才好啊，」姚太太說，她今天穿了一件淺綠色旗袍，上面罩了一件白色短外套。她聽見我跟朋友講起昨晚睡得不好，她便說：「這也難怪，屋子太敞了。我昨天忘記喊老文搬一架屏風來，有架屏風隔一下，倒好一點。」

飯桌上的碗筷杯盤撤去不久，屏風就搬進來了。這黑漆架子紫色綢心的屏風把我的寢室跟花廳的其餘部分隔開來。

我們三個人還在這寢室裏閒談了一會。他們夫婦坐在兩張沙發上。老姚抽着烟，時時張口，帶着閒適的樣子吐煙圈，姚太太坐得端端正正，手裏拿着茶杯慢慢地喝茶，好像在想什麼事情。我却沒有拘束地翹着腿坐在窗前籐椅上。我們談的全是這省城裏的事，我常常發問，要他們回答。

後來姚太太低聲對她丈夫講了幾句話，她丈夫便擲了煙頭站起來，在房裏走了幾步，對我說：「今天下午我們兩個都不在家，她母親」（他掉頭看了看太太）「約我們去玩，還要陪她老人家聽戲。你高興聽京戲嗎？我可以陪你去，不過這兒也沒有什麼好腳色。」

「你知道我從來不看舊戲的，」我答道。

他太太也站了起來。他接着說：「我想你現在也許改變了，好些人上了年紀，就慢慢地圓通了。」

35 「可是也有人越老越固執啊，」我笑着回答。

朋友笑了，他太太也笑了。她說：「他是說他自己，他老是覺得他自己很圓

通。」

「你不要講我，你還不是一樣。譬如你不喜歡聽京戲，你母親一說聽戲，你就陪她去聽。我從沒有聽見你說過『不去』的話。你高興看外國電影，沒有人陪你去，你就不去看。所以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你是個戲迷呢！」朋友跟他太太開玩笑，太太不回答他，却只是微笑，故意把眼光射到開着的窗外去，可是她那淡淡擦過粉的臉上已經起了紅暈。她後來又收回眼光去看她丈夫，嘴唇動了動，似乎想求他不要往下說。但他的口開了，話不吐完，便很難閉上。他又說：「老黎不是外人，讓他聽見沒有關係，他不會把你寫在小說裏面的。」（他的臉變得通紅，她連忙裝作去看什麼東西，轉過了身子。）「其實他還是你一個同志呢！他也愛看外電影，以後有好片子，請他陪你看吧。還有，老黎，你在這兒覺得悶的時候，要是高興看線裝書，我書房裏多得很，我可以把鑰匙交給你，」（他自己先笑起來）「我知道你不會看那些古董的。我太太有很多小說，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她有全套。這自然不是你們寫的那一種。不過總是小說吧。我也看過幾本，雖是文言譯的，却也很

能傳神！」

太太似乎怕他再講出什麼話來，她臉上的紅雲已經消散了，這時便把身子掉向他催促道：「你一開頭，話就講不完。你也該讓黎先生休息一會兒，我還要進去收拾……」她的臉上仍舊籠着笑容，還是她那比陽光更明亮的微笑。

「好，我不講了。看你那着急的樣子！」朋友得意揚揚地對他太太笑道。「我們今天把老黎麻煩久了。我們走吧。讓他安靜地寫他的文章。」

我對他們夫婦微笑。我站起來送他們出去，現在我是這半個花廳的主人了。我站在窗下石欄前，望着他們的背影。他們親密地談着話，沿着石欄走去，他們走過上花廳門前往裏去了。

九

37
老文給我送飯，
下半年他們夫婦果然沒有來。也沒有別人來打擾我，除了周嫂來給我沖開水，

我吃過晚飯，老文給我打臉水來。我無意地說了一句：「這太麻煩你們了，以後倒可以不必……」

他垂着手眨着老眼答道：「黎老爺，你怎麼這樣說。你是我們老爺的好朋友，我們當底下人的當然要好好伺候。萬一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請你不客氣地罵我們幾句。」

這一番話使我渾身不舒服起來。我被人稱作「黎老爺，」這還是頭一次。我聽着實在不順耳。我知道他以後還會這樣叫下去的，會一直叫到我離開姚家爲止。這使我受不了。我想了想，只好老實對他說：「你是老家人了，你跟別人不同點。」（這句話有了效果，他臉上現出笑容來。）「請你不要喊我『黎老爺』，我們在『下面』都是喊先生，你就照『下面』的規矩喊我『黎先生』吧。」

「好，以後就依黎老爺的話；哦，是，黎先生。說老，我們在姚家『幫』了三十年了。我們是看見我們老爺長大的。我們老爺爲人再好沒有了，心地好，做事待人厚道，就跟老太爺一樣。」

「你們太太呢？」我問道。

「你是說現在這位太太嗎？」我點點頭。老文便接着說下去：「太太過門三年了，她從來沒有罵過我們半句。她沒有過來時候，人人都說她是個新派人物，怕她花樣多。她過來了，大家都誇獎她好，她心地跟她相貌一樣。她臉上一天總是掛着笑容。她特別看得起我們，說我們是姚家老家人。她有些事情還要問我們。我們伺候這樣的老爺太太，是我們底下人的福氣。」一個誠心的笑容使他的皺臉顯得更皺了，可是他一對細小眼睛裏包滿着水，好像他要哭起來似的。

我洗過臉，他便走到茶几旁去端臉盆。我連忙又問一句，因為我的好奇心被他的敘述引動了，我想從他口裏多知道一些事情。

「你們頭一位太太呢？」

老文放下臉盆，看了我一眼，垂着手站在茶几前，搖搖頭答道：「不是我們底下人胡言亂語，前頭太太比這位差得太多，真趕不上。前頭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爺，還有一位小姐，小姐後來也死了……」他突然把下面的話嚥住了，轉過頭去看門

外。

「你們少爺我也見過，相貌跟你們老爺一模一樣，」我接下去說，我用這話來引出他以後的話。

「不過脾氣却跟老爺完全兩樣。」他看看我，又看看門外，他似乎想收回那句話，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他一定知道我是清清楚楚地把話聽進耳裏去了的。

「不要緊，你有話只管跟我講，我不會告訴別人。你坐吧。你說得不錯。我也看得出來。你們少爺對你們太太不大好。」

「黎——先生，你太客氣了，我們哪兒敢坐。我們倒是站慣了的。虎少爺自來脾氣大，不說對他後娘，就是對他親生媽也不好。前頭太太去世時候，虎少爺快八歲了。他哭都沒哭一聲。他外婆太寵他，老爺也太寵他，我們太太拿他簡直沒有辦法。」他走到我面前，放低聲音說：「我聽見周大娘說：我們太太爲他的事還哭過好幾回！連老爺都不曉得。」他停了一下，仍舊小聲說下去：「太太回娘家，要帶他去，他死也不肯去。他自己的外婆總說我們太太待不得前娘兒子，這兩年趙家外

老太太簡直不到我們家來了，就是時常打發人來接虎少爺過去耍。我們太太逢年過節還是到趙家去。去年趙家怕警報，下鄉去住了大半年，就把虎少爺接去住了三四個月。虎少爺回都不想回來了。老爺太太打發我去接了好幾趟，纔接回來的，回來還大發脾氣，說在城裏頭炸死了，歸哪個負責！老爺不罵他，太太也不好講話。其實他在趙家從來不翻書，一天就跟表哥表弟賭錢……」

「那麼你們老爺爲什麼這樣不明白呢？像少爺這樣年紀，正應該好好管教，」我插嘴說。

「唉，」老文着急地嘆了一口氣，「老爺寵他，什麼事都依他，從小就是這樣。叫我們底下人在旁邊乾着急。」他忽然忘了自己地提高聲音：「年紀不小了，已經滿十三上十四了，還在讀高小第四冊。」過後他氣惱地昂起頭來，自語道：「我說是說了，就是給旁人聽見，也不怕，我頂多告假回家就是了。」

41

「上十四歲？我還以爲至多十一歲呢！」

「心思多的人不肯長，有什麼辦法？」老文的聲音還含着怒氣。

「昨天那個楊家少爺也不過這樣年紀……」我說。

「楊家少爺？」老文驚詫地問道，但他不等我解釋，馬上接着說，「我們曉得就是常常跑進來耍花的那一個。他家裏從前也很闊，聽說比我們老爺還有錢，現在敗了。不過飯還吃得起。我聽見看門的李老漢兒說，那個楊少爺今年還不滿十三歲，已經讀了兩年中學，書讀得很好。」

「你們老爺不是說他不肯好好唸書嗎？」我問道。

「那是我們老爺的話。我們講的是李老漢兒的話，我們也不曉得究竟是真是假，我們原說，既然書讀得好，怎麼又會常常跑進我們花園來耍花？這個道理我們實在不明白。問起李老漢兒，他也不肯說，我們多問兩句他就流眼淚。昨天他還跟我們講過情，說是只要老爺不曉得，又沒有給趙青云看見，就讓楊少爺來折幾枝花吧。我們倒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我們也不想跟楊少爺打麻煩，人家好好的少爺，公館又原是他們家賣出來的，就說折兩枝花，也值不了幾個錢，橫豎我們老爺少爺，都不愛花，就是太太一個人高興看看花。其實太太也講過一兩枝花沒有什麼要緊，人

家喜愛花，就送他一兩枝。只是趙青雲頂不高興，花兒匠老劉請了三個月病假，現在歸趙青雲打掃花園，他頂討厭旁人跑進花園裏頭來。老爺也吩咐過不要放楊少爺進公館來，說是怕把我們少爺教壞了。所以趙青雲碰到楊少爺，總要吵嘴。一個要趕，一個不肯走，偏偏楊少爺人雖小，力氣倒不小，嘴又會講話。有時候趙青雲一個人把他沒有辦法，我們碰到，只好去幫忙。」

「你們老爺害怕少爺會跟着楊少爺學壞，那麼你們少爺常常跟楊少爺一塊兒玩嗎？」我又問。

「哼，我們虎少爺怎麼肯跟楊少爺一堆耍？他頂勢利了，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我們，從來不肯好好地跟我們講一句話。老爺真是太小心。」

「你們太太是個明白人，她可以勸勸你們老爺，對虎少爺的教育不好這樣隨便啊，」我說。

43
老文絕望地搖着頭：「沒有用。我們老爺什麼事都明白，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頭有點糊塗。你跟他講，他不會聽。」他彎下身子，帶着嚴肅的表情，低聲對我說：

一聽說太太跟老爺講過幾回，虎少爺在家裏不肯唸書，時常到他外婆家去賭錢，又學了些壞習氣，她做後娘的不大好管教，怕趙家講閒話，要老爺好好管他。老爺却說，年紀小的人都是這樣，大了就會改的。虎少爺人又聰明，用不着管教。太太碰了幾回釘子，也就不敢多講話了。趙家對太太頂不好，外老太太，兩位舅太太都是這樣，她們不但在外頭講閒話，還常常教唆虎少爺跟太太爲難。老爺一點也不管。太太跟周大娘講過，幸好她自己沒有添小少爺，不然，她做後娘更難做了。」

「你們太太的處境也太苦了，」我同情地，不平地呻吟了一聲，「真是想不到。」

「是啊，要不是周大娘跟我們說，我們哪兒會曉得？太太一天都是笑臉，見到人總是有說有笑的。我們只求老太爺的陰靈保佑她添兩位小少爺，將來大起來，做大事情，給她出一口氣。」老家人的誠心的祝福在這空闊的廳子裏無力地顫抖着。

我看見他用手揩眼睛，我覺得心裏不痛快，我氣惱地嘆了一口氣，便站起來，默默地，在屋裏走了幾步。

我覺得老文的眼光老是在我身上打轉，便又向着他站定了。我望着他那微俯的頭，我等着他講話。

「黎先生，這些話請你不要告訴旁人啊，」他小心地央求我，他臉上憤怒的表情都消失了。我看到一種表示自己無力的求助的神情。沒有門牙的嘴像一個黑洞。

「你放心，我絕不會告訴人的，」我感動地說。

「謝謝你，我們今天把心裏頭的話全講出來了。黎先生，我們雖是沒有讀過幾年書的底下人，我們也曉得好歹，明白是非，我們心裏頭也很難過，我們也是人啊。」老文埋着頭，捧着臉盆，傷感地流着眼淚走出去了。

我一個人站在下花廳門口。我引出了他這許多話，我知道了許多事情。可是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滿足麼？

沒有。我只覺得有什麼野獸的利爪在搔我的胸膛。

第二天老文來送午飯時，告訴我虎少爺昨晚並沒有回家，他還說了一些關於小虎的話，又說起小虎甚至在外面講過他後母的壞話。我聽了，心裏不大痛快。午飯後，我不能在屋裏工作，我也不想出去逛街。我在花廳裏，在園子裏走了不知若干步，走累了，我便坐到沙發上休息；坐厭了，我又站起來走。最後我悶得沒有辦法，忽然想起不如到電影院去消磨時間，這事情倒是朋友先前提醒我的，我剛從石欄轉進門廊，周嫂給我送晚飯來了，說是老文告假上街去了，所以由她送飯來。

我只好回到下花廳裏去吃了晚飯。周嫂沖了茶，倒了臉水。她做事手脚快。年紀在四十左右，腦後梳一個大髻，臉相當長，顏色黃，顴骨高，嘴唇厚，眉毛多，身子似乎很結實。她在我面前不肯講話，我故意問她，虎少爺在家不在家。

「他？不消說又到趙家去了。我們太太回娘家，千萬求他去，他也不肯。只愛到趙家去耍錢，」周嫂扁着嘴，輕蔑地說。

「你們老爺喊他跟太太去，他也不聽話嗎？」我再問一句。

「連老爺也要將就他，他是姚家的小老虎，小皇帝」她掉開頭，不再講話了。

晚飯後我走出大門，打算到城中心那家專演美國片子的電影院去。看門人李老漢正坐在大門內一把破舊的太師椅上，抽着葉子烟，看見我便站起來，取下烟管，恭敬地喚了一聲：「黎老爺，」對我和藹地笑了笑。

我出了大門，這聲「黎老爺」還使我耳朵不舒服，我便又轉回來。他剛坐下，立刻又站起身子。

「李老漢兒，你坐吧，不要客氣，」我做着手勢要他坐下，一面溫和地對他說，「你不要喊『老爺』，他們都喊我『黎先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黎先生，我明白，」他恭順地回答。

「你坐吧，你坐吧。」我看見旁邊沒有別人，決定趁這機會向他打聽楊家小孩的事。我在對面一根板凳上坐下來，他也只好坐了。

「聽說，你以前在楊家幫過很久，是嗎？」我問道。我的眼光定在他那光禿的頭頂上。

「是，楊老太爺房子剛剛修好，我就進來了，那是光緒三十四年，現在三十幾

年了。我起初當大班抬轎子，民國六年跟人家打架，跌壞了腿，老太爺出錢給我醫好，就喊我來看門。」他埋下頭把烟管在一隻鞋底上敲着，烟蒂落下地來，他連忙用腳踏滅了火。他把烟管橫放在他背後。

「楊家的人都好嗎？」我做出關心的樣子問道。

「老太爺民國二十年就過世了。大老爺也死了四年了，只有一個少爺，公館賣了，他就到下面去，一直沒有消息來。二老爺在衡陽，經營生意，很順手。四老爺在城裏什麼大公司當副經理，家境也很好。就是三老爺家產全光了，吃口飯都很艱難……」他接連嘆了幾口氣，搖了幾下頭，摩了幾下他那不到一寸長的白鬚鬚。

「昨天來的那個小少爺就是他們楊家的人嗎？」

「是，這是三老爺的小少爺。跟他父親完全一樣，很清秀，又很聰明，人又好強。三老爺小時候，老太爺頂喜歡他。可是不曉得怎樣，三老爺給朋友帶壞了，把家產敗得精光，連三太太的陪奩也給他花光了。後來三太太少爺都跟他吵嘴，就是這個小少爺還跟父親好。」

「三老爺現在還在嗎？」我連忙插嘴問道。

「這個……我不曉得，」都用勁搖了幾下頭。我注意他的眼睛，他雖然掉開臉躲避我的眼光，可是我見到了他眼裏的淚水，我知道他沒有對我說真話，他隱瞞了什麼事情。但我還想用話套出他的真話來。

「大少爺不是在銀行裏做事嗎？那麼一家人也應該過得去。這位小少爺還在上學，現在要送子弟上學，也要一筆大錢呢！」

「是啊，他們弟兄感情好，小少爺讀書又用功。大少爺很喜歡他兄弟，就是不喜歡他父親。小少爺在學堂裏頭，每回考試，都中頭二三名。」李老漢說着，得意地擰着鬍鬚微笑了。可是他眼裏的淚水還沒有全乾呢。

「不錯，這個我也看得出來，的確是個好孩子，」我故意稱讚道；「不過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常常跑到這兒來拿花，跟姚家底下人打麻煩呢？他愛花，

49 可以花錢買。又不貴。何必要折別人家的花？」

「黎先生，你不曉得，小少爺心腸好，他折花也不是自家要的。」

亮了。

「送人，也可以花錢去買！茶花外面也有賣的，」我接下去說，我看見一線光亮了。

「外頭的茶花哪兒有楊家公館裏的好，栽了二三十年了，三老爺小的時候，花園裏頭就有了茶花。一共兩棵，一紅一白。白的一棵前年給虎少爺砍壞了。現在就剩這一棵紅的。三老爺頂喜歡這棵茶花。他雖說不務正業，可是那回說起賣房子，他倒頂反對，就是二老爺同四老爺要拿錢去做生意，一定吵着要賣，大老爺的大少爺不過二十七八歲，沒有結婚，性子很激烈，平日看不起家裏幾個叔叔，也吵着賣房子，說把家產分乾淨了，他好到外國去讀書，永遠不回省來。三太太的錢給三老爺花光了，也想等到賣了房子，分點錢來過活。大家都要賣，三老爺一個人反對也不中用。當時大家都着急得很，怕日子久了會變卦，所以房價賣得很賤。得了錢大家一分，三老爺沒有用到一個錢。」他的嘴又閉上了，一嘴短而濃的白鬍鬚掩蓋了一切。

「他怎麼會沒有拿到一個錢呢？三太太他們分到錢總會拿點給他花。至少他吃

飯住房子得花過筆錢，」我驚奇地追問道，我相信他一定對我隱瞞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黎先生說的是，」他恭順地答道。

我知道他不會再對我講什麼話了，他大概覺察出來我在向他打聽消息，我在設法探出他心裏的祕密，他使用這個「是」字來封我的嘴。我要是逼着他追問，恐怕不但沒有好處，反會增加他對我的疑懼。還不如就此打住，等着以後有機會時再向他探詢吧。

我正在這樣想時，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在門前幌了一下。李老漢馬上站起來，臉色全變了，他那張圓圓臉因了驚恐和苦痛搐動着，好像見到什麼他害怕看見的東西似的。

我也吃了一驚。我站起來，走出大門去，我向街中張望。我只看見一個人的背影：瘦長的身材，黏染塵土的長頭髮，和一件滿是油垢快變成烏黑的灰布夾袍。他走得很快，彷彿害怕有人在後面追他一般。

我朝着他去的方向走去。我走過一個廟宇似的建築，我瞥見了「大仙祠」三個大字。我忽然記起老姚的話。他說看見過楊少爺在這廟門口跟乞丐一塊兒玩。他又說這大仙祠在他公館隔壁，其實跟他公館相隔有大半條街光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走進這大仙祠。

廟很小，從前大概熱鬧過的，現在冷落了。大仙的牌位光禿地立在神龕裏，帷幔只剩了一隻角。牆壁上還掛着一些「有求必應」的破木匾。供桌的脚缺了一隻，木香爐裏燃着一炷香；沒有燭台，代替牠們的是兩大塊蘿卜，上面插着兩根燃過的燭棍。一個矮胖的玻璃瓶子，裏面插了一枝紅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這明明是昨天我折給楊少爺的那枝花。

奇怪，怎麼花會跑到這兒來呢？我想着，我覺得我快要把一謎解答了。

神龕旁有一道小門，通到後面，我便從小門進去。後面一段石階，一個小天井

，一堵磚牆。階上靠着神龕的木壁，有一堆乾草，草上鋪了一床蓆子，蓆上一床舊被，枕邊一個臉盆，盆裏還有些零碎東西。天井的一角，靠着磚牆，人用幾塊磚搭了一個灶，灶上坐着一個瓦罐，正在冒着熱氣。

誰在這兒住呢？難道楊家小孩跟這個人有什麼關係？或者楊家小孩是一個大仙的信徒？我問着自己。我站在階沿上，出神地望着破灶上的瓦罐。

我聽見背後一聲無力的咳嗽。我回過頭來。一個人站在我後面：瘦長的身材，蓬亂的長頭髮，滿是油垢的灰布長袍。他正是剛纔走過姚家門口的那個人。他眼睛正帶着疑懼的表情在打量我。我也注意地回看他。一張不乾淨的長臉，似乎好些天沒有洗過了，相貌衰老，但面容還是清秀的，沒有一點粗鄙氣。眼睛相當亮，鼻子略向左偏，上嘴唇薄，雖然閉着嘴，還看得見一部分上牙。他這個相貌對我並不是陌生的。

他老是站着打量我，不作聲，也不走開。他看得我渾身不舒服起來，彷彿他那一身油垢都黏到我身上來了似的。我不能再忍受這沈默的注視，我便開口發問：

「你住在這兒嗎？」

他沒有表情地點一下頭。

過了一會，我又說一句：

「罐子裏的東西煮開了。」我指着灶上的瓦罐。

他又點一下頭。

「這兒就只有你一個人住？」過了幾分鐘，我又問一句。

他又點一個頭。

怎麼，他是一個啞吧？我又站立一會，並且和他對望了三四分鐘。我忽然想起：他的鼻子，他的嘴跟楊家小孩的完全一樣。兩個人的眼睛也差不多。

這是一個意外的發見。難道他便是楊家三老爺？難道他便是楊家小孩的父亲。

我應該問他，要把他的身世告訴我。沒有用。他不講話，却只是點着頭，我怎麼能夠明瞭他的意思？即使他不是啞吧，即使他真是那小孩的父亲，他也不會對

我這個陌生人洩露他的秘密。那麼我老是癡呆地站在這裏又有什麼用呢？

我失望地走出小門。他也跟着我出來。我走到供桌前看見瓶裏那枝茶花，我忍不住又問一句：

「這枝茶花是你的？」

他又點一個頭。這一看次我見他嘴角掛了一絲笑意。

「這是我昨天前手在姚公館折下來的，」我指着茶花說。

他似信非信地看了我一眼，他微微一笑（我覺得他是在笑，或許不是笑也說不定），過後又點一個頭。

「是楊家小少爺拿給你的嗎？」我沒有辦法，勉強再問一句。

他再點一個頭，索性撇開我，走下鋪石板的院子，站到大門口去了。我沒有看清楚他臉上的表情。這時廟裏光線相當暗，夜已經逼近了。

我掃興地走出廟門。在我後面起了關門的聲音。我回過頭看。兩扇失了光彩的黑漆大門把那個只會點頭的啞吧關在廟裏了。

我站在廟門前，掏出表來看，纔六點十分，我馬上喚住一部經過的街車，要那

年青車夫把我拉到「××大戲院」去。

我心裏裝了許多人的祕密。我現在需要休息，需要忘記。

十二

我回到姚家，還不到九點半鐘。小虎正站在大廳上罵趙青云。他罵的全是粗話。趙青云坐在門房的門限上，穿着短衫，袖子差不多挽到肩頭，露出兩隻結實的膀子，冷一句熱一句地回罵着。老文坐在二門內黑漆長凳上抽葉子烟。

「黎先生，回來啦，」老文站起來招呼我。

「什麼事？」我指着小虎問道。

「他輸了錢回來發脾氣。怪趙青云接他早了。是太太打發趙青云去接他的。太太說他晚上還要溫習功課，早晨七點鐘上課，六點鐘就該起來。其實他哪兒是讀書，不過混混壽緣罷了，」老文搖頭嘆息道，「一個月裏頭總有十天請假，半個月遲

到的。上了七年學認字不過一籬筐。這真是作孽！」

「老爺沒有回來嗎？」我問道。

「還早呢。今天老爺太太陪萬外老太太看戲，再早也要到十二點才回來。老爺不在家，他發脾氣，也沒有人理他。趙青云又是個硬性子，不會讓他，是他自討沒趣。」

小虎在大廳跳來跳去，口裏×媽×娘地亂罵，話越來越難聽了。有一次他跳下天井來，說是要打趙青云。趙青云也站起來，把膀子幌了兩幌，一面回罵道：「×媽，你敢動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漿不姓趙！」

小虎胆怯地退了一步。這時二門外響起包車的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小虎連忙向前走了兩步，把兩手插在西裝袋裏，得意地笑道：「好，你打吧。老爺回來了。看你敢不敢打！」

57 一部包車同兩部街車在二門口停住了。車上走下一個素服的中年太太，一個穿花旗袍梳兩條辮子的小姐和一個穿青色學生服的十八九歲的青年。他們先後跨進門限。老文垂下雙手招呼了他們。他們對他點了點頭。

小虎看見回來的不是他父親，回頭便跑，跑上大廳的階沿，又站住大聲罵起來。那位太太和小姐走過他身邊，他並不理睬她們。她們也不看他一眼。只有那個青年站住帶笑問他一句：「虎表弟，你在跟誰吵嘴？」

「你不要管！」小虎生氣地把身子一扭，輕蔑地答了一句。

青年若無其事地笑了笑，口裏哼着外國歌從側門往內院去了。

「這是小虎的表哥嗎？」我問老文道。

「是。這是居孀的姑太太，還有大小姐跟二少爺。他們都曉得我們虎少爺的脾氣，能避開就避開，老爺不在面前，虎少爺從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姑太太是長輩，

你看他連招呼也不招呼。姑太太是我們老爺的親姐姐，比老爺大不到兩歲。姑老爺死得早，也留得有田地，不算是沒有錢，也很能過活，老爺好意接姑太太來住，恐怕也因為公館裏頭房子多，自己一家大小三個住不完，老爺太太待姑太太都很好，

就是虎少爺看不起人家。他常常講姑太太家裏不過百多畝田，他們姚家有千多畝田。田多還不是祖先傳下來的。人家小姐少爺都在上大學讀書，從來不亂花錢，書又

讀得好，好多人誇獎，那才是自己的本事。」提起小虎，老文的怒氣就上來了。他一開口便發了這一大堆牢騷。我了解他的心理，我知道他的憤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並且我覺得我傳染到他的憤慨了。

「我哪天一定要好好地跟你們老爺講一聲，再這樣下去，不但害了他一輩子，並且會苦壞你們太太的，」我帶着義憤地說。

「不中用，黎先生，不中用。我們老爺就是在這件事上頭看不明白。況且還有趙家一家人教唆，壞就壞在趙家比我們老爺更有錢，虎少爺就相信錢。偏偏太太娘家又沒有多少錢，家境比我們姑太太還差一點，虎少爺當然看不上眼。就是太太過門那年，他到萬家去過兩次，以後死也不肯去了。」

「你們太太娘家還有些什麼人？」

「萬家除了外老太太，還有一位大舅老爺，大舅太太，兩位少爺。大舅老爺比太太大十多歲，在大學裏教書，聽說名聲還不錯。兩位少爺都在外州縣上學。雖說沒有多少錢，人家萬家一家人過得和和氣氣。那纔像一個家。哪兒像趙家，沒有一

個人做正經事情，就只知道擺闊，賭錢。連我們做底下人的也看不慣。黎先生，你

想，虎少爺今天去趙家，明天去趙家，怎麼不會學壞？」

「想不到你頭腦倒這樣清楚，」我說不住讚了一句。

「黎先生，你太誇獎了，我們底下人再清楚，又有什麼用，還不是做一世底下人！在老爺面前我們一個屁也不敢放。他讀過那麼多的書，走過那麼多的地方，我們還敢跟他頂嘴嗎？我們就想替太太『打抱不平』，也不敢向老爺吐一個字。況且人家又是恩愛夫妻。外頭哪一個不說老爺跟太太感情好得很！……虎少爺進去了。你也進屋去休息吧。我們又吵了你半天。我們去給你打臉水。」他把一直捏在手裏的葉子烟袋別在後面褲帶上，嘆息似地微微擺着頭，走下天井裏去了。我只得跟着他走進「憩園」去。

我便這樣地在姚家住下來：朋友讓我自由，給我方便。園子裏很靜，少人來。

有客人拜訪，朋友都在上花廳接待他們。其實除了早晚，朋友在家的時候就不多。我知道他並沒有擔任什麼工作，聽說他也不大喜歡應酬。我問老文，老爺白天出門做什麼事，老文說他常常去某某花園喝茶聽竹琴，有時也把太太拉去陪他。

我搬來姚家的第六天便開始我的工作。這是我的第七本書，也就是我的第四本長篇小說。是一個老車夫和一個唱書的瞎眼婦人的故事。我動身回鄉以前，曾把小說的結構和內容對一個文壇的前輩講過。那時他正替一家大書店編一套文藝叢書，要我把小說寫好交給那書店出版，說是可以出五十元千字的高價買稿，我答應了他。後來有人告訴我，五十元千字，並不算高價，並且那家書店算字數還要扣除標點，又說那位編輯從每本稿子可以拿到跟稿費數目相差不遠的編輯費。說話人的用意不外勸我不要將稿子賣給那家書店，不過我想反正書印出來還是我的東西，只要有人看，有人了解，那就是我的報酬。況且我又是一個不時髦的落伍作家，似乎沒有跟出版商人爭稿費多寡的資格。所以我還是打算對那位前輩守信。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關在下花廳裏寫了一個星期，已經得了三萬多字。我預計在二十天裏面

可以完成我這部小說。

每天吃過晚飯我照例出去逛街。有時走得較遠，有時走了兩三條街便回來，坐在大門內板凳上，找李老漢談天。我們什麼話都談，可是我一提到楊家的事，他便封了嘴，不然就用別的話岔開。我覺得他在提防我。

每天我走過大仙祠，都看見大門緊閉着。我輕輕推一下，推不開。有一次我離那門還有四五步遠，看見一個小孩從廟裏出來。我認得他。他明明是楊少爺。他飛也似地動着脚步，一下就隱在人背後不見了。我走到大仙祠。大門開了一扇，「啞吧」站在門裏。我看他，他也看我。他的相貌沒有改變一點。只是一雙眼睛淚汪汪的。左手拿着一本線裝書。

他退後兩步，打算把我關在門外。我連忙拿右手抵住那扇門，一面埋下眼睛，看他手裏的書，問道：「什麼書？」

他呆呆地點一個頭，却把那隻手略略舉起來。書是翻開的，全是石印的大字，旁邊還加了紅圈。我瞥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十個字，我知道這是二十多

年前的舊印本唐詩三百首。

「你在讀唐詩？」我溫和地問道。

他點一個頭，又往後退兩步。

我前進兩步，親切地再問：「你貴姓？」

他仍舊點一個頭。淚水從眼角滴下來，他也不去揩拭，他好像不曾覺到似的。

我抬起眼睛看那供桌，香爐裏燃着一炷香。茶花仍還在瓶裏，但已經枯萎了。

我又對他說一句：「瓶口太小了，還是找個花瓶來插好些。」

他這一次連頭也忘記點了。他癡癡地望着花，淚水像兩根線一樣掛在他臉頰上。

我忽然想到這天是星期六。離我來姚家那天剛剛兩個星期。那次他少爺來耍花也是在星期六。那個小孩大概每個星期到這兒來一次。他一定是來看他父親。不用說這個啞吧便是楊老三。照李老漢說，楊家賣了公館，分了錢，楊老三不贊成，他沒有拿一個錢。那麼他大概從那個時候起就脫離了家庭；至於他怎麼會住到廟裏來

，又怎麼會變成啞吧，這裏面一定有一段很長的故事，可是我有什麼辦法知道呢？他自己不會告訴我的。楊家小孩不會告訴我的。李老漢——現在李老漢不跟我談楊家的事了。

「啞吧」在我旁邊咳了一聲嗽。不只一聲，他一連咳了五六次。我同情地望着他，正想着應該怎樣給他幫忙。他勉強止了咳，指着大門，對我做着手勢，要我出去。我遲疑一下，便默默地走出去了。

大門在我後面關上了。我也不回頭去看。淡藍天空裏掛起銀白的上弦月，夜還沒有來，傍晚的空氣是十分清爽的。

我在街上緩慢地走着。我希望我能忘記這些謎一樣的事情。

十四

「老黎！老黎！」一個熟習的聲音在叫我。從迎面一部包車上跳下來一個巨大的影子。

我站定了，抬起頭看。老姚笑容滿面地站在我面前。

「我正就心找不着你呢，想不到在半路給我抓到了，真巧！」他用手帕揩着前額，滿意地笑道。他馬上掉轉臉吩咐車夫：「你把車子先拉回家去。」

車夫應了一聲，便拉起車子走了。

「有什麼好事情？你這樣得意！」我問道。

「碰到你，我的難題解決了，」老姚笑答道。「我今天跟昭華約好七點鐘去看電影，兩張票子都買好了。哪知道我到趙家去，趙家一定要留我吃晚飯，晚上陪老太太聽川戲，不答應是不行的。可是我太太看電影的事麼辦呢？我想只好請你陪她去。不過我又怕你不在家。現在沒有問題了。」

「其實你看了電影再去聽戲也成，」我說。

「我還要趕回趙家去吃飯呢。現在我先回家跟昭華講一聲。」

「你不去，你太太恐怕會不高興吧。」

「不會的，不會的，」他搖搖頭很有把握地說，「她脾氣再好沒有了。她也知

道我平日不高興看電影，全是爲了陪她。」

「趙家也請你太太吃飯嗎？」

「怎麼你這樣囉嗦，我看你快變成老太婆了，」老姚帶笑地抱怨道；「快走，昭華在家裏等着呢。我還要趕到趙家去。趙家在南門，我們這兒是北門！」

我笑了笑，便跟着他走回公館去。在路上他還是把我的問話回答了。他還向我解釋：「趙老太太不願意看見昭華，說是看見昭華就會想起她親生女兒，心裏不好過。自從我頭個太太死後，趙老太太就沒有到我家來過。其實昭華對趙家起先也很親熱。後來趙家常說怕惹起老太太傷心，不敢接她去玩，她纔沒有再到趙家去。其實這也難怪趙家，老太太愛她女兒，也是人之常情，況且我頭個太太又是她唯一的女兒。」

「那麼趙老太太看見你跟小虎，就不會想到她女兒嗎？」我不滿意他這解釋，便氣惱地頂他一句。

「她喜歡小虎極了。今晚上聽戲還是小虎說起的，」他似乎並沒有聽懂我的意

思，却只顧說着叫我聽了不高興的話。

我們到了家。老姚要我回房裏等着。我跨進憩園門限時，還聽見他在吩咐老文：「你到外面去給黎先生僱一輛車來。」

十五

我在園子裏走了十多分鐘，看見夜的網慢慢地從牆上樹上撒下地來。兩三鳥鴉帶着疲倦的嘆息飛過樹梢。一隻小鳥從桂樹枝上突然撲下，又穿過山茶樹，飛到假山那面去了。一朵茶花離開了綠葉落到地上。我俯下身子去拾起牠來。

老姚夫婦來了。太太臉上仍舊籠着她那明亮的微笑，顏色清鮮，好像剛施過脂粉的樣子。身上穿着一件灰色薄呢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黑絨窄腰短外衣。老姚也脫去長袍，換上一身西服，手膀上搭了一件薄薄的夾大衣。

「老黎，走吧，你不拿東西嗎？」老姚站在石欄杆前，高興地囁起來。

「好。我不拿東西。」我一面回答，一面走上石階，沿着欄杆去迎他們。

「黎先生，對不起啊，又耽擱你的工作，」姚太太笑着對我道歉。

「姚太太，你太客氣了。他知道」（我指着她丈夫）「我是個大影迷，」我笑着答道。「你們請我看電影，還說對不起我，那我應該怎麼說呢？」

「不要再講什麼客氣話了，快走吧，不然會來不及的，」老姚在旁邊催促道。我們走出園門。三部車子在二門外等着，他們夫婦坐上自己的包車，我坐上街車，魚貫地出了大門。

過了兩條街，在十字路口，朋友跟他太太分手了。又過了六七條街，我們這兩部車子在電影院門口停下來。

我抬頭看鐘，知道還差八九分才到開映時間。電影院門前只有寥寥十幾個人。今天映的片子是「戰雲情淚」，演員中沒有一個大明星，又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故事，大約不合這裏觀衆的口味也未可知。不過我看過這張片子，我相當喜歡牠。

戲院裏相當寬敞，上座不到六成。我們前面一排，就空了五個位子。姚太太在

看說明書，可是她沒有看完，電燈便熄了。

銀幕上映出來一個和睦家庭的生活，一個安靜美麗的鄉村環境。然後是一連串樸素的悲痛的故事。我的心爲那些善良人的命運痛苦着。我看見姚太太頻頻拿手帕揩她的眼睛，我還聽見她一陣陣輕微的吐氣。

映到那個從戰地回來的父親躺在長沙發上嘆氣的時候，片子忽然斷了。電燈重燃起來。姚太太噓了一口氣，默默地低下了頭。我却抬起臉，毫無目的地把眼光射到一些座位上去。

我呆了一下。在我右面前三排的座位上，我看見了楊家小孩，就是我先前在大仙祠門口看見他時的那樣子。他正在跟旁邊的一位中年太太講話，這位太太臉上擦了脂粉，頭髮梳成一個小髻，藍花旗袍上罩了一件絨線衫，在她右手邊還有一個穿灰西服的年青人，她側過頭對那年青人說了兩句話，她笑了，那年青人也笑了。過後那年青人忽然回過頭看後面。他的臉被我看清楚了。除了頭髮梳理得十分光滑，臉色比較白淨外，他的臉跟楊家小孩的臉簡直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

真巧！許多事都碰在一塊兒。想不到我又在這電影院裏看見了楊家小孩的母親和他哥哥。看他們的服裝和面貌，我想他們的物質生活一定不算怎麼壞。

電燈又滅了。片子接着映下去。最後戰事結束，兵士們回到故鄉。那個善良的姑娘在她同母親重建起來的田莊上，在絕望的長期等待中，畢竟見到她情人的歸來。

戲院裏響起寥寥幾下掌聲。人們離開座位走了。電燈再亮起來。姚太太看了我一眼，便也站起來。我對她短短地說一句：「片子倒不錯。」她點點頭，答了一句：「我倒沒有想到。」

姚太太怕擠，她主張讓旁人先出去。等我們走到門口，車子已經被人雇光了。我看見楊家母子坐上最後三輛街車走了。

老李正在台階下等候姚太太，看見她便大聲說：「太太，車子在這邊。」

「黎先生車子在哪兒？」姚太太問道。

老李答道：「我雇好一部，給人家搶去了。今天車子少。到前面多半雇得到。」

太太要先坐嗎？」

我連忙說：「姚太太，請先上車吧。我自己到前面去雇好了。要是沒有車，走回去也很方便。」

「老李，你把車拉出去。我陪黎先生走一節路，等着雇到車再坐。橫豎今天晚上天氣好，有月亮，」姚太太不同我講話，却溫和地吩咐老李說。

「是，太太，」老李恭敬地答道。

我只好同姚太太走下台階。老李拉着車子從街角出來，慢慢地在前面走。我們兩個在後面跟着。

十六

我們跟着車子轉了灣。我們離開了嘈雜的人聲，離開了輝煌的燈光，走進一條清靜的石板巷。我不講話，我耳邊只有她的半高跟鞋的有規律的響聲。

月光淡淡地照下來。

安，便對我談起話來。

「兩年來我沒有在街上走過路，動輒就坐車，」她似乎注意到她的沉默使我不安，「我看，姚太太，你還是先坐車回去吧。還有好幾條街，我走慣了不要緊，」我趁這機會又說一次。這不全是客氣話，因為我一則就心她會走累；二則這樣陪着她走路，我感到拘束。

「不要緊，黎先生，你不要替我就心。我不學學走路，恐怕將來連路都不會走了。」她看了我一眼，含笑道。「前年有警報的時候，我們也是坐着自己的車子跑警報，不過偶爾在鄉下走點路。這兩年警報也少了。勸詩不但自己不喜歡走路，他還不讓我走路，也不讓小虎走路。」

「姚太太在家裏很忙吧？」

「不忙。閒得很。我們家裏就只有三個人。用的底下人都很好，有什麼事情，不用吩咐，他們會辦得很好。我沒有事，就看書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讀過幾本

我最怕聽人當面說讀過我的書。現在這話又是從我尊敬的女性口裏吐出來的，我聽了更加慚愧。我不好意思地說：「寫得太壞了。值不得姚太太讀。」我突然變得口吃起來。

「黎先生，你太客氣了。你既是誦詩的老朋友，就不應該對我這樣客氣。誦詩常常對我講起你，他勸我讀你的書。我不配批評你的大作。不過我讀了你的書，我相信你是個好人，我覺得誦詩有你這樣的朋友是他的福氣。他認識人雖多，可是知己朋友實在太少。」她誠懇地說，聲音低，但吐字清楚，並且是甜甜的嗓音；可是我覺得她語調裏含得有一種捉不住的隱微的哀愁，我的心寂寞地痛起來。我在心裏說：你呢？你又有什麼知己朋友？你爲什麼不想到你自己呢？可是在她面前我不能講這樣的話。我對着她只能發出唯唯的應聲。

我們走過了三條街。我沒有講話，我心裏藏的話太多了。

「我總是這樣想，寫小說的人都懷得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不然一個人的肚裏怎麼能容得下許多人的不幸，一個人筆下怎麼能宣洩許多人的悲哀。所以我

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給誦詩幫忙，要是我們這樣求你時，你一定不會拒絕：

「姚太太，你這又是客氣話了，我能夠給他幫什麼忙呢？他不是過得很好嗎？比我不知好了多少倍！」我感動地說，我一面覺得我明白她的意思，一面又害怕我猜錯她的真意。我用這敷衍話來安慰她，同時也用這話來表明在那件事情上我的無力。

「黎先生，你一定懂我的話，至少有一天你會懂的。我相信你們小說家看人事比平常人深得多。平常人只會看表面，你們還要掘發人心。我想你們的生活也夠苦的，看得太深了恐怕還是看到痛苦多，歡樂少……」

她的聲音微微顫抖着，餘音拖得長，像嘆氣，又像哭泣。全進到我心上，割着我的心。

我失了忍耐的力量，我忘了我自己，我恨不得把心挖出來懇切地對她說：「姚太太，我還不能說我懂不懂你的意思。不過你不要就心。請你記住，誦詩有你這樣

一位太太，應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激動得厲害，以下的話我講不出來了。到這時，我忽然害怕她會誤會我的意思，把我的話認作一個玩笑，甚至一種冒犯。

她沉默着，甚至沒有發出一點輕微的聲息。她略略埋下頭。過了一會，她又抬起臉來。可是她始終不回答我一句。我也不敢再對她說什麼。她的眼睛向着天空，我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

這沉默使我難堪，但我也不能逃避。她不提說坐車，我就得陪她走回公館。不管我的話在她心上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我既然說出我的真心話，我就得硬着頭皮承擔那一切的结果。我並不懊悔。

她的脚步聲不像先前那樣均勻了。大概她也失去了心境的平和吧。我希望我能夠知道她這時在想些什麼事情。可是我怎麼能夠知道？

離家還有兩條街了，在那十字路口，她忽然掉過臉看我，問了一句：「黎先生，聽說你又在寫小說，是嗎？」她的帶甜味的溫柔聲打破了沉默。

「是的。沒有事情，拿牠來消磨時候。」

「不過一天寫得太多，對身體也不大好。周嫂說，你整天伏在桌子上寫字。那張方桌又矮一點，更不方便。明天我跟誦詩說換一張寫字枱吧。不過你也應該少寫點。你身體好像並不大好，」她關切地說。

「其實我也寫得不多。」我感激地說，過後又加上兩句：「不寫，也沒有什麼事情。我除了看電影，就沒有別的嗜好，可是好的片子近來也難得有。」

「我倒喜歡讀小說。讀小說也跟看電影差不多。我常常想，一個人的腦筋怎麼會同時想出許多複雜的事情。黎先生，你這部小說的故事，是不是全都早想好了？你這回寫的是哪一種人的事？」

我把那小說的內容對她講了。她似乎聽得很注意。我講到最後時，我們已經到了家。

老李先拉着車子進去。姚太太同我走在後面。李老漢恭敬地站在太師椅前，在他後面靠着板壁立了一個黑黑的人。雖然從門簷下掛的燈籠的紅光，我看不清楚這

人的臉貌，並且我又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可是我馬上斷定這人就是大仙祠的啞吧。但等我對姚太太講完兩句話，從內門回頭望出去時，我只看見一個長長的人影閃了一下，就在街中飛逝了。

我沒有功夫去追問這件事。我陪着姚太太走過天井，進了二門。

「我嫁到姚家以後第一次走了這麼多路，」她似乎帶點喜悅地笑道，過後又加了一句：「我一點也不累。」走了兩步，她又說：「我應該謝謝你。」

我以為她要跟我分手進內院去，便含笑應道：「不要客氣。明天見吧。」

她却站住望着我，遲疑一下，終於對我說了出來：「黎先生，你爲什麼不讓那個老車夫跟瞎眼女人得到幸福？世間事情縱然苦多樂少，不見得事事如意。可是你們寫小說的人却可以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要是我能夠寫的話，我一定不讓那個瞎眼女人跳水死，不讓那個老車夫發瘋，」她懇求般地說，聲音裏充滿着同情和憐憫。

「好，」我笑了笑，「那麼爲了你的緣故就讓他們好好地活下去吧。」

「那麼謝謝你，明天見，」她感謝地一笑，便轉身走了。

我當時不過隨便說一句話，我並不想照她的意思改變我的小說的結局。可是我回到園裏以後，對着那盞不會講話的電燈，我感到十分寂寞。攤開稿紙，我寫不出一個字。拿開牠，我又覺得有滿腹的言語需要傾吐。坐在方桌前籐椅上，我聽見她的聲音。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時，我聽見她的聲音。坐到沙發上去時，我聽見她的聲音。「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這句話不停地反覆在我耳邊響着。後來我的心給牠抓住了。在我面前突然現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看見我自己的無能與失敗。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計劃全是浪費。我給人間增加苦惱，我讓一些純潔的眼睛充滿淚水。在這苦難的世界上我沒有帶一聲歡笑。我把自已關閉在我所選定的小世界裏，我自私地活着，把年青的生命消耗在白紙上，整天嘮嘮叨叨地對人講說那些悲慘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熱誠的人滅亡，給不幸的人增添不幸；我讓好心的瞎眼女人投江，正直的老車夫發狂，純潔的少女割斷自己的生命。爲什麼我不能伸出手去揩乾旁人的眼淚；爲什麼我不能發散

些許的熱力減少這人世的饑寒？他的話照亮了我的內心，使我第一次看到那里的空虛。全是空虛，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作品。

絕望和悔恨使我快要發狂了：我已經從我自己世界裏的寶座上跌了下來。我受不了電燈光，我受不了屋內那些陳設。我跑到園子裏去，我在兩棵老桂樹中間來來回回走了許久。

這一晚我睡得很遲，也睡得很壞。我接連做了幾個噩夢。我在夢裏也否定了我自己。

十七

第二天我起床並不晚。可是我頭痛，眼睛又不舒服。但我沒有躺下來，我跟自己賭氣，我攤開稿紙寫，寫不出，不想寫，我還是要勉強寫下去。從早晨七點半鐘

79 一直寫到十點半，我一共寫了五百多字。在這三個鐘點裏面，我老是聽見那個女性的聲音：「爲什麼不讓他們好好活下去呢？」我還想倔強地用盡我的力量來抵抗她

可是我的筆漸漸地不肯聽從我的駕馭了。

我把寫成的五百多字反覆唸了幾遍，在這短短的片段裏，我第一次看出了她的影響。我氣憤地擲開筆，我也說不出爲什麼要動氣。就在這時候老姚進來了。

我抬起頭回答他的招呼，勉強對他笑了笑，我仍還坐在藤椅上，不立起來。

「怎麼今天你臉色不好看，」他吃驚地大聲問道。

「我昨晚寫文章沒有睡好覺，」我低聲回答。我對他撒了謊。

「是啊，我昨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後回來，還聽見你在屋裏咳嗽，」他接着說。

「其實你身體不大好，不應該睡得太遲。反正花園裏很靜，你也有空，何必一定要拚命在晚上寫！」從他的聲音，他的表情，我知道他的關切是誠懇的。我爲這個感激他，因此我也想趁這機會跟他談談小虎的事，對他進一個忠告。

「那麼你是跟小虎一塊兒回來的嗎？」我問道。

「不錯。小虎這孩子對京戲滿懂。他看得很有興趣，」老姚誇耀似地笑答道。

「不過太遲了，對他也不大好。小孩子平日應該早睡覺，並且晚上他還應該在

家裏溫習功課。他外婆太寵他了，我怕反而會耽誤他的。你做父親的人當然更明白，」我懇切地對他說，我把聲音故意放慢，讓每個字清清楚楚地進到他的耳裏。

他大聲笑起來。他在我肩頭猛然一拍：「老弟，你這真是書生之見。我對小虎的教育很有把握。昭華起先也不贊成我的辦法，她也講過你這樣的話。可是現在她給我說服了。對付小孩，就害怕他不愛玩，況且家裏又不是沒有錢。愛玩的小孩大半都是很活潑的，不愛玩的小孩都是面黃肌瘦，腦筋遲鈍，就是多讀了幾本書，也不見得就弄得清楚。不是我做父親的吹牛，小虎到外面去，那個不講他好！」

「小虎除了趙家以外，恐怕很少到別人家去過吧，」我冷冷地嘲諷道。

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還是得意地對我笑着：「就是趙家也有不少的人啊

！」

「那是他外婆家。外婆偏愛外孫，這是極普通的事情，」我正經地說。

「可是你這一家人呢？」我想忍住這句話，然而我終於說了出來。

他遲疑了片刻，笑容淡了一點，可是他仍還昂着頭答道：「我是不用說的。昭

華也從沒有講過一句他的壞話。我姐姐不大喜歡小孩，不過她對小虎也不錯。這孩子就是太聰明，太白負。自然聰明的孩子免不掉要自負。我以後還得好好教他。」

「這倒是很要緊的，不然我怕將來會苦了你太太。我覺得你對小虎未免有點偏愛。當心不要把他寵壞了。」我這是誠懇的勸告，不是冷冷的嘲諷了。

「哪兒有這種事情？」他哈哈大笑道。「你沒有結過婚，不會懂做父親的道理。不用你替我耽心。我並不是糊塗蟲。」

「不過我覺得旁觀者清，你應當注意一下，」我固執地說。

「老弟，這種事情沒有旁觀者清的。我對小虎期望大，當然不會忽略他的教育。」他拍拍我的肩頭。「我們不要談這種事了，這樣談法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對這種事你完全是外行。」他得意地笑起來。

我沒有笑。我掉開頭，用力咬我的下嘴唇。我暗暗抱怨自己這張嘴不會講話。我不能使他睜大眼睛，看清楚那件事情的真相；我不能使他了解他所愛的女人的靈魂的一隅。

就在這時候，她太太來了。還是昨天那一身衣服，笑容像陽光似的照亮她整個臉。她招呼了我，然後對她丈夫說：「趙家又打發人來接小虎過去。」

「那麼就讓他去吧，」她丈夫不加思索地接口說。

「我覺得小虎要得太多了，也不大好。他最近少有時間溫習功課，我就心他今年又會——」她柔聲表示她的意見，但說到「會」字，她馬上嚥住了下面的話，用了切盼的眼光看她丈夫，等着他的回答。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他搖搖頭說：「上一回是學校不公平，不怪他。並且今天是禮拜，趙家來接，不給他去，趙家又會講閒話。其實趙家一家人都喜歡他，他到趙家去，我們也可以放心。」

「不過天天去趙家，不讀書，學些闊少爺脾氣，也不大好，」她猶豫一下，看他一眼，又低下頭去，慢慢地說。

「爹！爹！」小虎在窗外快樂地叫道。他帶着一頭汗跑進房來。他穿了翻領白襯衫，和白帆布短褲。他看見他後母，匆匆叫了一聲「媽」，過後又用含糊的聲音

招呼我一聲。他對我點了一個頭，可是他做得那麼快，我只看見他的頭幌了一下。

「什麼事？你這樣高興！」朋友愛憐地笑着問。

「外婆打發車子來接我去耍，」小虎跑到他父親面前，拉着他父親一隻手答道。

「好吧，不過你今天要早點回來啊，」老姚撫摩着他孩子的頭，和藹地說。

「我曉得，」孩子高興地答應着，他放下父親的手，接着又說一句：「我去穿衣服，」也不再看他父母一眼，就朝外面跑去。

姚太太望着窗外，好像在想什麼事情。

「你這位做父親的也太容易講話了，」我開玩笑地對老姚說。我不滿意他這種「縱容」的教育。

朋友太太掉過臉來看我。

「這是父子的感情，沒有辦法，」老姚搖搖頭說，看他臉色，我知道他對他這

種「教育」也並非完全滿意。

「我耽心的倒是小虎要久了，更沒有心腸讀書，」姚太太插嘴說，她對她丈夫笑了笑。

「不會的，不會的，」老姚接連搖着頭，「你這是過慮。我有把握不叫小虎染到壞習慣。」

「黎先生，你相信他的把握嗎？」她抿嘴笑着問我道。

「我不相信，」我搖頭答道。「照他說他對什麼事都有把握。」

姚太太滿意地點着頭：「這是公道話。他對什麼事都很自負。不大肯聽別人勸。」她又看他一眼。

他仍還帶着愉快的面容，他動了一下嘴，正要講話。周嫂的長臉出現了。

「老爺，大姑太太請你去一趟，說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周嫂說。

老姚對我說：「那麼我們下午再談吧。昭華倒可以多坐一會兒。」他馬上跟着

85 周嫂走了。

「黎先生，我已經跟誦詩講過了，寫字檯等一會兒就給你搬來，」她站在窗前

望了望她丈夫的背影，忽然轉過身子對我說。

「謝謝你。其實不換也好，這張方桌也不錯，」我客氣地說。

「這張方桌稍微矮一點。你一天要寫那麼多字，頭埋得太低，不舒服，」她說。

「我這樣寫慣了，倒不覺得什麼。太麻煩你們，我心裏也很不安。」

「黎先生，你以後不要這樣客氣好不好？你是誦詩的老同學，就不該跟我客氣

，」她溫和地笑道。

「我並沒有客氣——」我的話被一陣鬧聲打斷了。

「什麼事情？」她驚訝地自語着，便向房門口走去，我也走到那里。

楊家小孩同趙青云正站在石欄杆前吵架，楊家小孩嚷着：「我來找黎先生講話

，你沒有權干涉我。」

「黎先生認不得你。你明明是混進來偷東西的，你怕我不曉得你的底細！」趙

青云掙紅着臉罵道。

「趙青云，你讓他進來吧，」姚太太在門內吩咐道。

「是，」趙青云答應一聲，就不再講話了。

楊家小孩走到門前，對她行一個禮，喚道：「姚太太。」她微笑地點一下頭，輕輕答了一聲：「楊少爺。」

他又向着我喚聲：「黎先生。」

「你進來坐吧。你找黎先生有什麼事情？」她溫和地問他。不等他回答，她又對我說：「我先走了。要是楊少爺要花，黎先生，請你折兩枝給他吧。」

「謝謝你，姚太太，」楊家小孩感激地答道。

她走了。我看見小孩的眼光送着她身影出去。

十八

「你坐吧，」我先開口。

他看看我，動動嘴，似乎要說什麼話，却又沒有說出來。

「你是不是來要花的？」我微笑地問他。

「不，」他搖搖頭。

「那麼你找我談什麼事情？」我站在方桌前面，背向着窗。他的手放在籐椅靠背上，眼睛望着被窗帷遮掩了的玻璃。

「黎先生，我求你一件事，……」他嚥住下面的話，側過臉用懇求的眼光望着我。

「什麼事，你儘管說吧，」我鼓舞地對他說。

「黎先生，請你以後不要到大仙祠去，好不好？」他兩隻眼睛不住地震動，好像要哭的樣子。

「爲什麼呢？你怎麼曉得我到大仙祠去過？」我驚愕地問道。

「我我——」他紅了臉結結巴巴地答不出來。

「那個啞吧是你什麼人？」我又問一句。

「啞吧？啞吧？」他驚訝地反問。

「就是住在大仙祠裏面的啞吧。」

「我不曉得。」他避開了我的眼光。

「我看見你拿去的那枝茶花。」

他不作聲。

「我昨天看見你跟你母親哥哥一塊兒看電影。」

他動了一下嘴，吐出一個聲音，馬上埋下頭。

「你爲什麼不要我到大仙祠去呢？只要你把原因給我講明白，我就依從你的話。」

他抬起頭看我，淚珠不斷地沿着臉頰滾下來。

「黎先生，請你不要管那些跟你不相干的事，」他哭着說。

「不要哭，告訴我大仙祠跟你有什麼關係。你爲什麼不肯對我說真話？我或者還可以給你幫點忙，」我懇切地說。

「我說不出來，我說不來！」他一面說，一面伸起手揩眼睛。

「好，你不要說吧。什麼事我都知道。大仙祠那個人一定是你父親。……」我

的話還沒有講完，他忽然放下手，用力搖着，頭大聲否認道：

「他不是！他不是！」

我走過去，拉着他兩手，安慰地說：「你不要難過，我不會對旁人講的。這又不是你的錯。你告訴我，你父親怎麼會弄到這樣子。」

「我不能說！我不能說！」他掙脫我的手，往門外跑去。

「不要走，我還有話對你說！」我大聲挽留他。可是他的脚步漸漸地遠去了。只有他一路的哭聲在我耳邊響了許久。

我沒有移動脚，我知道我不會追上他。

十九

這天吃中飯以前寫字檯果然搬到下花廳來了。桌面新而光滑，我在那上面彷彿看見姚太太的笑臉。

可是坐在這張寫字檯前面，我整個下午沒有寫一個字。我老是想着那個小孩的

事情。

後來我實在無法再坐下去。我的心煩得很。園子裏又太靜了。我沒有等着老文送晚飯來，便關上「下花廳」的門，急忙地跑出去。

我走過大仙祠門前，門掩着，我站住推一下，門開了半扇，裏面沒有一個人。我轉身走了。

我在街口向右轉一個灣，走了一條街。我看見一家豆花便飯館，便停住腳，揀了一張臨街的桌子，坐下來。

我正吃着飯，忽然聽見隔壁人聲嘈雜，我放下碗，到外面去看。

隔壁是一家鍋魁店，放鍋魁的攤子前面圍着一堆人。我聽見粗魯的罵聲。

「什麼事情？」我向着旁邊一個穿短衣的人問道。

「偷鍋魁的，挨打，」那個人回答。

我用力擠進人堆，到了鍋魁店裏面。

一個粗壯的漢子抓着一個人的右膀，拿趕麵棒接連在那人的頭上，背上敲打。

那個人埋着頭，用左膀保護自己，口裏發出呻吟，却不肯講一句話。

「你說，你住在哪兒，叫啥子名字？你講真話，就不打你，讓你滾開！」打人的漢子威嚇地說。

被打的人還是不講話。衣服撕破了，從肩上落下一大片，搭在背後，背上的黑肉露出了一大塊。這不是別人，我認得他就是大仙祠的啞吧。

「你說，說了就放你，你又不是啞吧，怎麼總是不講話？」旁邊一個人接嘴說。

被打的人始終不開口。臉已經腫了，背上也現出幾條傷痕。血從鼻子裏流下來，嘴全紅了，左手上也滿是血跡。

「你放他吧，再打不得了。他是個啞吧……」我正在對那個打人的漢子講話，忽然聽見一聲痛苦的驚叫，我掉頭去看。

楊家小孩紅着臉流着淚奔到啞吧面前，推開打人的漢子的手，大聲哭罵着：

「他又沒有犯死罪，你們做什麼打他？你看你把他打成這個樣子！你們只會欺

「負好人！」

衆人驚奇地望着這個孩子。連那個打人的人也放下手不作聲了，他帶了一種茫然的表情看這個小孩。被打的人仍舊低着頭，不看人，也不講話。

「我們走吧，」小孩親切地對他說；又從褲袋裏掏出一方手帕，遞給他：「你揩揩鼻血；」又拿起他的右手，緊緊捏住，再說一句：「我們走吧。」

沒有人干涉他，沒有人阻擋他。這個孩子扶着被打的人慢慢地走進街心去了。許多人的眼光都跟在他們後面。這班人好像在看一幕情節離奇的戲。

兩個人的影子看不見了。衆人議論紛紛。大家都奇怪着「這個小娃兒」是那個「叫化子」的什麼人。我從他們的談話裏才知道那個啞吧丟下一塊錢，拿了三個銅魁，給人捉住，引起了這場糾紛。

「先生，飯冷了，請過去吃吧，我給你換碗熱的來，」隔壁飯店的堂倌過來對我說。

「好，」我應了一聲。我決定吃完飯到大仙祠去。

我走到大仙祠。門掩着，我推開門進去。我又把門照舊掩上。

前堂沒有人，後面也沒有聲音。我轉到後面去。

床鋪上躺着一個啞吧。臉上腫了幾塊，顏色黑紅，鼻孔裏塞着兩個紙團。失神的眼光望着我。他似乎想起來，可是動了一下身子，又倒下去了。他苦痛地呻吟了一聲。

「你不要怕，我不是來害你的，」我做着手勢，溫和地安慰他說。

他疑惑地望着我。

外面起了腳步聲，是穿皮鞋的腳。我知道來的是楊家小孩。

果然他進來了。手裏拿着一些東西。有藥瓶，有熱水瓶。

「你又來了！你是在做偵探？」他看見我，馬上變了臉色，不客氣地問道。

這可把我窘了一下。我沒有想到他會拿這種話來問我。我紅着臉結結巴巴地回

答他：

「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不過同情你們。想來看看我能不能夠給你幫忙。我並沒有壞心思。」

他看了我一眼，他的眼光馬上變溫和了。可是他並不講話。他走到床鋪前，放下藥瓶和別的東西。我去給他幫了忙，先把熱水瓶拿在我手裏。他放好東西在枕邊，又把熱水瓶接過去。他對我微微一笑說：「謝謝你。我去泡開水。」他又彎下身子去拿了臉盆起來。

「我跟你一塊兒去，你一個人拿不了，你把熱水瓶給我吧，」我感動地說。

「不，我拿得了，」他不肯把手裏的東西交給我。他用眼光掃着鋪上的病人：「請你陪陪他。」他一手提着空臉盆，一手拿着熱水瓶，走出去了。

我走到病人枕邊。他正睜着眼睛望我。他的眼光遲鈍，無力，而且裏面含着深的痛苦。我也看他，我覺得這對眼睛像一盞油乾的燈，牠的微光漸漸在減弱，彷彿馬上就要熄了。

「不要緊，你好好地養息吧。」我俯下身子安慰他說。

他又睜大眼睛看我，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他的臉在顫動，他的身子在發抖。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照料他。我慌慌張張地問他：「你痛嗎？」

「謝謝你，」他吃力地說。聲音低，但我聽得很清楚。我吃了一驚。他不是一個啞吧！那麼爲什麼他從前總是不講話呢？

外面起了脚步聲。

「他是個好孩子，」他接着說，「請你多照應他。……」以後的話，他沒有力氣說出來。

那個小孩挾着熱水瓶，捧着臉盆進來了。

我去接過臉盆，蹲下去，把盆子放在病人枕邊的地上，把臉帕放到盆裏絞着。

「等我來，」小孩放好熱水瓶，伸過手來拿臉帕。

我站起身子，默默地讓開了。我立在旁邊看着這小孩替病人洗了臉，揩了身，換了衣服，連鼻孔也洗乾淨了，給換上兩團新的藥棉；過後他又給病人吃藥。我注

意地望着那兩隻小手的動作，牠們表現了多大的忍耐和關切。這不是一個十三四歲小孩的事情，可是他做得非常仔細，週到，好像他受過這類的訓練似的。

病人不講話，甚至沒有發過一聲呻吟。他睜大兩隻失神的眼睛望着這小孩，順從地聽憑小孩的擺佈。在他那山坡似的臃腫的臉上慢慢地現出了像哭泣一樣的微笑，他的眼裏是一股慈愛的父親的眼光。等到小孩做完那一切事情以後，他忽然伸出他的乾瘦的手，把小孩的左手緊緊抓住。「我對不起你，」他低聲說，「你對我太好了……」淚水從他眼裏迸了出來。

「我們都不好，讓你一個人受苦，」小孩抽咽地說了一句，聲音就啞了，許久吐不出一個字來。他坐在床鋪邊上。

「這是我自作自受。我是甘心情願。」病人一字一字地痛苦地說，聲音抖得很厲害。

「你不要講了，你看你成了這個樣子，我們都過得好，」小孩哭着說。
「這樣我也就心安了，」病人嘆了一口氣說。

「可是你……你做什麼一定要躲起來？做什麼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小孩哭得更傷心了。他把頭埋在病人的手膀上。

病人愛憐地摩撫小孩的頭：「你不要難過。我這點苦算不得什麼，我覺得這太輕了。我應該受更重的懲罰。」

「不，不，我們要送你到醫院去！」小孩掙扎般地说出這一句，他仍然埋着頭。

「去醫院也沒有用，醫院醫不好我的病。」病人微微搖着頭，斷念似地答道。小孩沒有作聲。「我現在好多了，你回家去吧。不要叫家裏人耽心。」病人說一句話，要喘息幾次，聲音更弱，在傍晚灰黃的光線下，他臉色更加難看，只有一對眼睛顯得有生氣，帶了愛憐的光輝看着這小孩的微微顫動的身子。

「那麼你跟我回家去吧，在家裏總比在這兒好些，」小孩忽然抬頭哀求地說。

「我哪兒還有家？我有什麼權利去打擾你們？那是你們的家，我沒有臉面進去

，」病人搖着頭，酸苦地說。

「爹！」孩子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着叫起來。「爲什麼你不該回去？難道我們家不是你的家？我不是你的兒子？這又不是丟臉事情。我爲什麼還要隱瞞着，不讓人知道！我做什麼還不敢認我自己的父親！……」孩子又把頭埋下去，這一次他俯在父親的胸前嗚嗚地哭了起來。

「寒兒，我知道你心腸好。不過你母親他們不會原諒我的。即使他們肯原諒我，也沒有用，我改不了我的脾氣。我把你們也害得夠了。我究竟還是一個人，我不忍心再——」他兩手抱着兒子的頭，嗚咽了許久。我在旁邊連聲息也不敢吐。我覺得我沒有權利知道那一家人的祕密，我更沒有權利旁觀這父親和兒子的痛苦。可是現在要偷偷地退出大仙祠去，也太晚了。

父親忽然嘆一口氣，用盡力量提高聲音說：「你回去吧。我甯肯死也不到你們家去。我不管怎樣，也想做一個好人。」

父親有氣無聲地哭起來。孩子不抬頭，却哭得更傷心了。我看不清楚父親臉上的表情，只看見他兩手壓在他兒子的後腦上。後來連那兩隻手也看不見了。

我走過去，俯下身子，輕輕地拍着孩子的肩頭。我拍了三次，孩子纔抬起頭，轉過臉來看我。我柔聲說：「你讓他休息一會兒吧。」

孩子慢慢地站起來。父親輕輕噓一口氣。沒有別的聲音。

「他累了，精神更支持不住。不要跟他多講話，不要讓他傷心，難過，」我又說。

「黎先生，你說該怎麼辦？他一定不肯回家，又不肯進醫院，在這兒住下去，怎麼行！」孩子說。

「我看只要你母親跟你哥哥來接他，他一定肯回去的，」我說。

停了好一會，孩子纔用抽苦的聲音回答我：「他們決不會來的。你不曉得他們的脾氣。要是他肯進醫院，就好了。不過我不曉得住醫院要花多少錢。」他的聲音低到只有我一個人聽得見。

「那麼明天就送他進醫院吧；就是三等病房也比這兒好得多。我知道手頭沒有多少錢，不過我可以設法，」我誠懇地說。我的聲音稍微大一點，但我想病人已經

睡熟了，這些時候我就沒有聽見他的聲息。

「不，我們不能夠讓黎先生出錢！」孩子搖頭拒絕道。

「你不要這樣固執。病人的身體要緊。等他身體好了，我們還可以找個事情給他做。你想他肯做事嗎？」我用堅決的聲音對他解釋道。

「那麼就照黎先生的意思，」小孩感激地說。

「我們明天上午九點鐘以前在這兒見面，一塊兒送他進醫院去，就這樣決定吧。你明天要上學吧？」

「我上午缺兩堂課也不要緊。我明天一定在這兒等黎先生。你先回去吧。我還要點燃蠟燭在這兒陪我父親。」

病人輕輕咳一聲嗽，過後又沒有聲息了。小孩劃了五根火柴，纔把蠟燭點燃。

「好，我去了，你有事情，到姚家來找我吧。」

我聽見他的應聲纔邁步走出小門，進到黑暗的天井裏去。

我回到姚家，經過大門時，李老漢站起來招呼我。

「你們三老爺我看見了，他在大仙祠生病，我跟他小少爺講好明天送他進醫院去，」我對他說。我告訴他這消息，因為我知道除了那個小孩，就只有他一個人關心楊老三。

李老漢睜大眼睛張大嘴答不出話來。

「你不用瞞我了，你們三老爺還來找過你，我看見的。你放心，我不會告訴別人，」我安慰他說。我又添加一句：「我告訴你，我想你會抽空去看他。」

「多謝黎老爺，」李老漢感激地說：他又焦急地問：「三老爺病不要緊吧？」
「不要緊，養養就會好的。不過他住在大仙祠總不是辦法。你是個明白人，你怎麼不勸他回家去住？看樣子他家裏還過得去。」

李老漢痛苦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黎老爺，我曉得你心地厚道。我不敢故

意瞞你，不過說起來，話太長，我心頭也過不得，改天向你報告吧。」他把臉掉向着門外街中。

「好。我進去找老文來替你看門。不過你記着，以後要喊黎先生，不要再喊黎老爺啊。」

「是，是。」他接連說。我跨過內門，走到階下，他忽然在後面喚我。我又走上台階。他走出內門來，帶着爲難的神情懇求我：「三老爺的事情，請黎先生不要跟老文講。」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溫和地對他點一下頭。

我進了二門，走下天井。門房裏四扇門全開着，方桌上燃着一盞清油燈。老文坐在門限上，寂寞地在抽葉子烟。一支短短的烟管捏在他左手裏，烟頭一閃一閃地亮着。他的和善的老臉隱約地在我眼前現了一下，又跟着烟頭的火光消滅了。

我向着他走去。他站起來，走下右階迎着我。

「黎先生回來了，」他帶笑招呼我。

我們就站在天井裏談話。我簡單地告訴他李老漢要出去替我辦點事情，問他可不可以替李老漢看門去。

「我們去，我們去，」他爽快地答道。

「老爺太太都在家嗎？」我順便問他一句。

「老爺跟太太看影戲去了。」

「虎少爺回來沒有？」

「他一到外婆家，不到十二點鐘是不肯回來的。從前還是太太打發人去接他，現在老爺又依他的話，不要太太叫人去接，」他憤慨地說。在陰暗中我覺得他的眼光老是在我嘴上盤旋，彷彿在說：你想個辦法吧。你爲什麼不講一句話？

「我講話也沒有用。今早晨，我還勸過他。他始終覺得虎少爺好，」我說，我好像在替我自己辯解。

「是，是，老爺是這樣的脾氣。我們想，只要虎少爺大了能夠改好，就好了，」老文接着說。

我不再講話。老文啣着烟管，慢慢地走出二門去了。

月亮衝出了雲層，漸漸地把天井照亮起來，整個公館非常靜。不知從什麼地方透過來一陣笛聲。月亮又被一片灰白的大雲掩蓋了。我覺得一塊黑影罩上我的身來。我的心被一種莫名的憂慮抓住了。我在天井裏走了一會兒。笛聲停止了。月亮還在雲堆裏鑽來鑽去。趙青云從內院走出來，並不進門房，却一直往二門外去了。

我走進了憩園。我進了我的房間。笛聲又起來了。這是從隔壁來的。笛聲停後，從垣牆的那一面又送過來一陣年青女人的笑聲。

我在房裏坐不住，便走出憩園，甚至出了公館。老文坐在太師椅上，可是我沒有心情跟他講話。

在斜對面一個公館的門前圍聚了一羣人。兩個瞎子和一個瞎眼女人坐在板凳上拉着胡琴唱戲。這個戲也是我熟習的：唐明皇驚夢！

過了十幾分鐘的光景，唐明皇的「好夢」被宮人驚醒了。瞎子閉上嘴，胡琴也不再發聲。一個老媽子模樣的女人從門內出來付了錢。瞎子站起來說過道謝的話，

用竹竿點着路，走進了街心。走在前面的是那個唱楊貴妃一角的年青人，他似乎還有一隻眼睛看得見光亮，他不用竹竿可以在淡淡的月光下走路。他領頭，一路上拉着胡琴，全是哀訴般的調子。他後面是那個唱安祿山一角的瞎子，他一隻手搭在年青同伴的肩上，另一隻手拿着竹竿，胡琴挾在腋下。我認識他的臉，我叫得出他的名字。十五年前，我常常有機會聽他唱戲。現在他唱配角了。再後便是那個唱唐明皇一角的瞎眼婦人。她的嗓子還是那麼好。十五年前我聽過他唱「南陽關」，「薦諸葛」。現在她應該是四十光景的中年女人了。她左手搭在年老同伴的肩上，右手拿着竹竿。我記得十五年前便有人告訴我，她是那個年老同伴的妻子，短胖的身材，扁圓的臉，這些並沒有大的改變。只是人老得多了。

胡琴的哀訴的調子漸漸遠去。三個隨時都會倒下似的衰弱的身影終於淡盡了。我忽然想起了我小說裏的老車夫和瞎眼女人。眼前這對貧窮的夫婦不就是那兩個人的影子麼？我能夠給他們安排一個什麼樣的命運呢？難道我還能夠給他們帶來幸福麼？

我被這思想苦惱着。我不想回到那寂靜的園裏。我站在街心。淡盡了的影子若隱若現地在我眼前幌來幌去。我忽然想起去追他們。我邁着快步子走了。

我又走過大仙祠門前。我聽見瞎子在附近唱戲的聲音。可是我的脚像被一種力量吸引住了似的，在那兩扇褪了色的黑漆大門前停下來。我躊躇了一會，正要伸手去推門。門忽然開了。楊家小孩從裏面走出來。

他看見我，略有一點驚訝，過後便親切地招呼我：「黎先生。」

「你現在才回去？」我溫和地問道。

「是的，」他答道。

「他現在好些了？」我又問。「睡了吧？」

「謝謝你，稍微好一點，李老漢兒在那兒。」

「那麼，你回去休息吧，今天你也累了。」

「是，我明早晨九點鐘以前在這兒等黎先生。黎先生有事情，來安點兒也不要

緊。」

「不，我沒有事，我不會來晏的。」

我們就在這門前分別了。我等他的影子看不見了時，又去推大仙祠的門。我輕輕地推，門慢慢地開了一扇，並沒有發出聲響。

我走下天井，後面有燭光。我聽見李老漢的帶哭的聲音：「三老爺，你不能夠這樣做啊……」

我沒有權利偷聽他們談話，我更沒有權利打岔他們。我遲疑了兩三分鐘，便靜靜地退了出來。我聽見「三老爺」的一句話：「我再沒有臉害別人。」

我回到公館裏。二門內還是非常靜。門房裏油燈上結了一個大燈花。我看不見人影。月亮已經驅散了雲片，像一個大電燈泡似的掛在藍空。

我埋着頭在天井裏走了一會，忽然聽見一個熟習的聲音在喚「黎先生」。我知道這是姚太太。我答應着。一面抬起頭來。

她穿着青灰色薄呢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短外套，臉上仍舊帶着她那明亮的微笑。老李拉着空車上大廳去了。

「姚太太，看電影回來了，誦詩呢？」

「他路上碰到一個朋友，找他談什麼事情，等一會兒就回來的。黎先生回來多久了？我們本來想約黎先生去看電影，在花廳裏找黎先生，才知道黎先生沒有吃飯就出去了。黎先生在外面吃過飯了？」

「我有點事情，在外面吃過了。今天片子還好吧？」

「就是苦海冤魂，好是好，只是太慘一點，看了叫人心裏很難過，」她略略皺一下眉頭。她的笑容消失了。

「啊，我看過的，是一個醫生跟一個女孩子的故事。結果兩個人都冤枉上了絞刑台。兩個主角都演得很好。」

她停了一下，帶着思索的樣子說：「我奇怪人對人爲什麼要這樣殘酷。一個好心腸的醫生跟一個失業的女伶，他們並沒有害過什麼人，爲什麼旁人一定要把他們送上絞刑台？爲什麼人對人不能夠更好一點，一定要互相仇恨呢？」

她仰起頭看天空，臉上帶了一種哀愁的表情，這在銀白的月光下，使她的臉顯

得更純潔了。她第一次對我吐露她的心底的秘密。她生活的另一面終於顯露出來。趙家的仇視，小虎的輕蔑，她丈夫的不了解。……這應該是多麼深的心的寂寞。……同情使我痛苦。其實我對她有的不只是同情，我無法說明我對她的感情。我可以說，縱使我在現社會中是一個卑不足道的人，我的生命還不值一文錢，但在這時候只要能夠給她帶來幸福，我什麼也不顧惜。

可是怎麼能夠讓她明白我這感情呢？我不能對她說我在愛她，因為這也許不是戀愛。我並不渴望想摟她吻她，更沒有佔有她的心思。我只想給她帶來幸福，讓她臉上永遠現着燦爛的微笑。

「不過電影故事全是虛構的，我知道人間還有不少的溫暖。」我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她，話語雖然簡單，可是我把整個心都放在這裏面，我用力地說着，爲了使她相信我的話的真實，爲了驅散她的哀愁。

她埋下了眼光看我一眼，微微點了點頭，低聲說：「我明白，不過我覺得自己生活太舒服了；我不說幫助人，就是給誦詩管家，也沒有一點成績。有時候想起來

，也很難過。」

「小虎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忍不住終於吐出小虎的名字來。「誦詩太疏忽了，我也勸過他。爲這件事情姚太太也苦夠了。不過我想誦詩以後會明白的。你也該寬心一點。」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停了一下，纔低聲說：「我也不明白爲什麼趙家要這樣恨我？爲什麼爲了我的緣故就把好好的小虎教成這樣子？我願意好好地做趙家的女兒，做小虎的母親，他們却不給我一個機會，他們把我當作仇人。外面人不明白的，一定會說我做後娘的不對。」

我的喉嚨彷彿被什麼東西堵塞住了，我望着她那緊鎖的雙眉，講不出話來。她的眼光正定在二門外照壁上，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在看她。

「趙家爲什麼這樣恨我，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原因來，」她接着說下去，「或許因爲我到姚家夾誦詩對我很好，據說是比對小虎的媽媽還好，只有這件事情是他們不高興的。不過這又不是我的錯。我從沒有在誦詩面前講過別人一句壞話。」

我到姚家來也不過二十歲，我在娘家，是隨便慣了的。我母親就心我不會管家，不會管教孩子。我自己也很害怕。我一天提心吊胆，在這麼大一個公館裏面學着做主婦，做妻子，做母親。我自己什麼也不懂，也沒有人教我。我願意把他前頭太太的母親當作自己的母親，前頭太太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可是我做不好。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誦詩也不給我幫忙。我現在漸漸胆小起來了。」她低下頭，從腋下取出手帕揩了揩嘴。

「姚太太，你倒不必灰心。連我這樣的人也並不看輕自己，何況你呢？」我誠心地安慰她。

「我？黎先生，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她抬起頭含笑對我說。「我哪兒比得上你？」

「不是這樣看法。你也許不知道你昨天晚上那幾句話使我明白多少事情，要是我以後能夠活得積極一點，有意義一點，那也是你的力量。你給別人添了溫暖。爲什麼你自己不能夠活得更積極些？……」

我覺得她的明亮的眼睛一直在望我，眼光非常柔和，而且我彷彿看見了淚珠，可是我沒有把話說完，老姚就回來了。

「你們都在這兒！爲什麼不進花廳去坐？」他高興地嚷道。

「我們談着話在等你，」她回答了一句，態度很自然地笑了笑。「我們已經站了好久了，黎先生恐怕累了吧。」

「是的，你們也該休息了，明天見吧。」我接着說。

我們一塊兒走上石階。他們從大廳走進內院，我便走入憩園。

二十二

早晨七點半鐘的光景，我走出姚家大門，李老漢站在門簷下用憂愁的眼光看我，招呼了一聲「黎先生。」他好像要對我講話，可是我匆匆地點一下頭，就走到街心去了。

不久我到了大仙祠。門大開着。我想，一定是楊家小孩先來了。我急急走到後

面去。

後面靜靜地沒有人。我不但看不見病人的影子，並且連被褥、臉盆、熱水瓶等等都沒有了。乾草凌亂地堆在地上。草上有一張紙條，是用一塊瓦片壓着的，紙上寫着：

「忘記我，把我看作已死的人吧，你們永遠找不到我的。讓我安靜地吃我自己摘的菓子。我很滿足，再沒有話可說了。」

寒兒

父字。」

從這鉛筆寫的潦草的字跡，我看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心靈。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墮落」的故事，可是這短短的幾句話使我明白一個慈愛父親的願望。人性在我眼前現露了。我拿着紙條在思索。小孩的脚步聲逼近了。我等着他。

「怎麼黎先生，你一個人？」小孩驚愕地說，「我父親呢？」

「我剛才來，你看這張字條吧，」我低聲說，我把字條遞給他，一面掉開頭，

不敢看他的臉。

「黎先生，黎先生，他到哪兒去了？我們到哪兒去找他？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他兩隻手抓住我左邊膀子瘋狂地搖撼着，絕望地叫道。

我用力咬嘴唇，壓住我的激動，故意做出冷靜的態度說：「我看只有依他的話把他忘記吧。我們不會找到他了。」

「不能，不能。我們都過得好，不能夠讓他一個人去受罪！」他搖着頭迸出哭聲說。

「可是你在哪兒去找他？這樣大的地方！」

他突然撲倒在乾草上傷心地哭起來。

我的眼睛是乾的。我仰起頭，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我想問天：我怎樣纔能夠減輕這孩子的痛苦。可是天青着臉，不給我一個回答。牠也不會告訴我他父親的去處。我只知道一件事實：他父親拿走了被褥和別的東西，決不會去尋死。因此，我讓這孩子哭着，不說一句安慰的話，事實上我也沒有可以安慰他的話了。

後來孩子的哭聲停止了，他站起來，哀求地對我說：「黎先生，你知道得多，你說他會不會出什麼事情？請你老實告訴我。我不會害怕，請你對我說句真話。」

我想了一會，我還是躲避着他的眼光，我溫和地回答他：「不要緊，不會有什麼事情。我們去問李老漢兒，他說不定會知道多一點。」

「是，是，我記起來了，昨天晚上我走的時候，他還在這兒跟我父親講話，」孩子省悟般地說。

「那麼我們到姚家去吧，你快把眼淚揩乾，」我輕輕在他肩頭拍了一下。

我們走過前堂時，供桌上還放着玻璃瓶，但那枝枯萎的杏花却不見了。

二十三

李老漢站在大門口，臉朝着我們來的方向，彷彿在等候我們似的。

楊家小孩跑到他面前，焦急地抓着他的左膀問道：「李老漢兒，你曉得我父親在哪兒去了？」

「小少爺，我不曉得，」李老漢憂鬱地搖着頭答道。

「你一定曉得的，他昨天晚上跟你講過好些話。你快告訴我，我要去找他，」小孩固執地懇求道。

「小少爺，我實在不曉得，」李老漢的聲音顫抖得厲害。他埋下頭，似乎不願意讓楊家小孩多看他一眼。

「那麼我走過後，他還跟你講些什麼話？李老漢兒，他們都說你有良心，你不会騙我一個小孩子。我要找到他，黎先生給我幫忙，我們先醫好他的病。以後我會去求我母親，跟我哥哥，要他們接他回家去。對他只有好處。你爲什麼不讓我去找他……」小孩聲音不高，不過他很激動，只見他在閃眼睛。後來哭聲把他的咽喉堵塞了，他說不出話，也哭不出來。

我心裏很難過，忍不住走近一步，從後面我同情地低聲說：「李老漢兒，你就對他說了吧。」

李老漢抬起頭來，伸起右手在他的光禿的頭頂上摩了幾下。我聽見他長嘆一聲

，接着他痛苦地答道：「三老爺的確沒有講過他要到哪兒去。昨天晚上他跟我講了好些話。他說過他要搬開大仙祠，搬到一個小少爺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勸他不要拼命苦他自己。他說他什麼都看穿了，就只捨不得小少爺。不過爲了小少爺好，他應當躲起來，不要再跟小少爺見面。他要叫小少爺慢慢忘記他，像太太跟大少爺那樣，當作他已經死了。我說：『三老爺，你不能這樣做，你會傷小少爺的心。』他說：『長痛不如短痛。不然以後叫他傷心的時候太長了。』我也不大懂三老爺這個道理，我還以爲是他老人家病了隨便講話。後來我就回來了。這全是真話。我李老漢兒受過楊家大恩，現在不能報恩，就是很沒出息了。哪兒還有臉來騙小少爺！」他眼圈紅着，眼淚不住地滾下臉頰來。

小孩放了李老漢的手，跑進門內，坐在太師椅上蒙着臉低聲哭起來。李老漢轉過身子，睜大眼睛，驚愕、悲痛、憐惜地望着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

我走到小孩面前，輕輕地拉他的手，溫和地說：「我們到裏面去坐坐。不要哭了，哭是沒有用的。」

他掙扎着，不肯把手拿下來。我又說了一遍。

「你把他給我找回來！你還我爹！」他賭氣似地哭着說，這次他拿下了手。我第一次聽見這個早熟的孩子說出完全小孩氣的話。

「好，我一定給你找回來，我一定把他還給你，」我也用哄騙小孩的話去安慰他。

他終於順從地閉了嘴站起來。

二十四

在我的房間裏，我讓他坐在沙發上，我用了許多話安慰他。他不再哭了。他只是唯唯應着。有時他那對哭腫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有時他望着門。

「我到外頭去走一會兒，」他忽然站起來說。

「好，」我只說了一個字，並沒有跟着他出去。我覺得身子很倦，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我不想再動一下。

我還以為他會再進屋來的。可是過了半點多鐘，却聽不見他的聲息。後來我走到門外去看，園子裏沒有他的身影，他已經走了，應該走遠了。

沒有從這孩子的口中探聽出他父親的故事，我感到寂寞，我覺得心裏不痛快。可是我不忍上街，我也不想睡覺。爲了排遣寂寞，我把我不付精神放在我的小說上面。

這一天我寫得很多。我被自己編造的故事感動了。老車夫在茶館門口挨了打，帶着一身傷痕去找瞎眼女人，跌倒在她門前。

「你怎麼啦？」女人摸索着，關切地問道。她抓到他那隻伸起來的手。

「我絆了跤，」車夫勉強笑着回答。

「啊，你絆倒哪兒？痛不痛？」她彎下身去。

「沒有傷，我一點兒也不痛！」車夫一面揩臉上的血跡，一面發出笑聲。可是淚水已經迸出眼眶來了。

這兩個人彷彿就在我眼前講話。他們在生活，在受苦。他們又拿他們的痛苦來煎熬我的心。正在我快受不了的時候，老文忽然氣咻咻地跑進房來報告：「有預行了。」據他說這是本年裏的第二次。我看表，知道已是三點十分，我揣想敵機不會到市空來，但我也趁着這機會放下了筆。

我問老文他老爺太太走了沒有。他回答說，他們吃過午飯就陪姑太太出去買東西，現在大約在北門外什麼花園吃茶，聽竹琴。他又告訴我，少爺上午去了學校還沒有回來。我又問他分館裏底下人是不是全要出城去躲警報，他說，放了「空襲」以後，公館裏上上下下的人都走，只有李老漢留下來看家。李老漢一定不肯跑警報，也沒有人能夠說服他。

我還同老文談了一些閒話，別了許久的警報聲突然響了起來。聲音不大，也顯得並不可怕。

「黎先生，你快走吧，」老文慌張地說。

「你先走，我等一下就走，」我從容地答道。我仍還感到一點疲倦，我不想在太陽下跑那許多路。

老文走了。園子漸漸地落入靜寂裏。這是一種使人瞌睡的靜寂。我在沙發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兒。我睜開眼睛，還是聽不見人聲。

我站起來。我的疲倦消失了。我便走出下花廳。在門前站了一會，注意到園裏的綠色更濃了。我又沿着石欄走出了園子。

我走到大門口。李老漢安靜地坐在太師椅上。街中只有寥寥幾個穿制服的人。

「黎先生，你不走嗎？」李老漢恭敬地問道。

「我想等着放『緊急』再走，」我說着便在太師椅對面板凳上坐下來。

「放『緊急』再走，怕跑不到多少遠；還是早走的好，」他關心地勸我。

「走不遠，也不要緊。到城牆邊兒，總來得及，」我毫不在乎地說。

他不作聲了。但是我繼續往下說：「李老漢兒，請你對我講真話。你們三老爺究竟爲什麼要走。爲什麼不肯讓我們送他進醫院？他爲什麼不肯回家去？」我這次

採用了單刀直入的辦法。

他怔了一下。我兩眼望着他，懇切地說下去：「我願意幫忙他，我也願意幫忙你們小少爺。你爲什麼不肯對我講真話？」

「黎先生，不是我不講真話。我今天上午講的沒有一句假的。」他的聲音顫得厲害，他低下頭，不看我。我知道他快要哭了。

「但是他爲什麼會弄到這樣？爲什麼要苦苦糟塌他自己？」我逼着問道，我不給他一點思索的時間。

「唉，」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黎先生，你不曉得，人走錯了一步，一輩子就算完了。他要回頭，真是不容易。我們三老爺就是這樣。他的事情我一說你就明白。他花光了家產，自己覺得對不起一家人，後來失悔得不得了，就藏起來，隱姓埋名，不肯讓家裏人曉得，却偏偏給小少爺找到了。小少爺常常送錢給他，送飲食給他，折花給他，小少爺在我們公館裏頭折的花就是給三老爺送去的，三老爺頂喜歡公館裏頭的茶花。」

我知道李老漢講的不全是真話，他至少隱瞞了一些事情。但我並不放鬆他，我接着又問一句：

「你們三太太同大少爺怎麼不管他呢？」

李老漢把頭埋得更深一點。我以為他不會回答我了。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我的眼光掉向着街心。幾個提包袱抱小孩的行人打從門前走過。我聽見一個男人的粗聲說：「快走！敵機來啦！」其實這時還沒有發緊急警報。

李老漢抬起頭來。淚水還沿着他臉頰滾。白鬍鬚上黏着口水發亮光。

「這件事我也不大明白。大少爺自來就跟三老爺不大對。賣公館那年，大少爺畢業回省來剛進銀行做事。三老爺在外頭討姨太太租小公館已經好幾年，三太太拿他沒有辦法。大少爺回來常常幫三太太跟三老爺吵。不曉得怎樣三老爺就搬出來了。他再沒有回家去過一趟。大少爺也不去找他，只有小少爺還記得他父親，到處去找他，後來才在街上碰到。三老爺住在大仙祠。小少爺就一直跟到大仙祠，三老爺沒有辦法，才跟小少爺講了真話……」

我不敢看李老漢臉上的表情。我只是注意地聽他講話。忽然警報解除了。他也閉了嘴。他這一段話給我引起了新的疑問。我還想追問他，可是他站起來，默默地走到大門外去了。

「那個做丈夫做父親的人一定是被他妻子他兒子趕出家裏來的。」——這一個思想忽然在我腦子裏亮了一下。

李老漢已經對我吐露了夠多的祕密了。我也應該讓他安靜一會兒。

二十五

十二天慢慢地過去了。日子的確過得很慢，並且很單調。我上半年寫小說，下半年逛街。小說寫得不順利，寫得慢，有時我還得撕毀整頁稿紙來重寫。那兩個不幸的人的遭遇抓緊了我的心。我失掉了冷靜，我更難駕馭我的筆了。

朋友姚國樑至少隔一天要來看我一次，同我上天下地亂談一回。他還是那麼高興，對什麼都有把握，對什麼都不在乎，不管他整天不歇口地發牢騷。同時他誇他

太太，誇他兒子，誇他的家庭幸福。

姚太太一個星期沒有到下花廳來了。她在害病。不過聽朋友的口氣，她似乎懷了孕。並且我注意到朋友並不爲他太太的病發愁，他反而顯得高興似的。但是，沒有她的面影，我的房間也失去了從前的光亮，有時我還感到更大的寂寞。

逛街的時候，我老是擺脫不掉這樣一個思想：有一天我會碰到楊家小孩和他父親。我不只是希望知道那一家的祕密，我還想盡我的微力給他們幫一點忙。但是省城是這麼大，街上行人是這麼多，我到哪里去尋找那個父親的影子？不說那父親，就是那小孩，我這些日子裏也沒有見過一面。我知道從李老漢口中我可以打聽到小孩的地址。但是每次我經過大門，看見他那衰老，愁煩的面顏，我覺得我沒有權利再拿楊家的事情去折磨他。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他用那失神的眼光望我，我忽然覺得我瞭解他的意思，他好像在問：「你找到他嗎？」我搖搖頭用失望的眼光回答：「沒有，連影子也沒有。」第二天他又用同樣的眼光問詢，我也用同樣的眼光回答。第三天又是一樣的

情形。這樣繼續了好些天。有一次我差一點要生氣了，我想對他說：你明明知道我不會找到他，爲什麼老是來問我？

但是星期六來了。離我看見小孩父親挨打的那天剛好三個禮拜。

這天我起床後就覺得頭昏，彷彿有一塊重東西壓在我頭上，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個人躺在床上，我又覺得寂寞。我只希望老姚來找我談天，我可以安靜地靠在沙發上聽他吹牛。可是這一天我偏偏看不見老姚的影子。老文送午飯來的時候，我問他，他說老爺出門赴什麼人的宴會去了。我又問起太太的病，他答說，太太的病好多了，聽周大娘講太太是有了小寶寶。他又說，萬家外老太太同舅太太一早就來了。我沒有問到虎少爺，可是老文也告訴我虎少爺昨天去趙家玩，晚上沒有回來，太太叫老李拉車去接，趙家外老太太却把老李罵了一頓，說是她要留虎少爺住半個月，省得多在家裏受後娘的氣。老李回來，沒有敢把這些話報告太太，怕惹太太嘔氣增加她的病。不用說老文接着又發了一頓牢騷。關於趙家同虎少爺的事，他的見解跟我的相差不遠。我也說了幾句責備趙家的話，後來他收了碗碟走了。

我坐在沙發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覺，醒來時，我彷彿聽見有人在園子裏輕聲咳嗽。我便站起來，走到門前。

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怎麼，楊家小孩會站在山茶樹下！我揉了揉一下眼睛。他明明站在那里，穿着灰色學生服，光着頭，在看樹幹上的什麼東西。

我走下石階。小孩似乎沒有看見我。我一直走到他背後。他連動也不動一下。

「你在看什麼？」我溫和地問道。

他吃了一驚，連忙回過頭來。他的臉瘦多了，也顯得更長，鼻子更向左偏，牙齒更露，眼睛也失去了光輝。

「我看爹的字，」他輕輕答道。他又把眼光移到樹幹上去。在那里我看見三個姆指大的字，楊夢癡。刻痕很深，筆劃却已歪斜了。我再細看，下面還有六個刻痕較淺的小字——壬子正月初七。那一定是刻樹的日期。離現在也有三十二年。那時他父親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也許比現在的他只大一兩歲。

「你得到他的消息嗎？」我低聲問他。我這時無法壓抑我的感動。我怕我會使

他哭泣。

「沒有，」他搖搖頭答道。「我到處找，都找不到他。」

「我也沒有，」我又說。我的眼光定在刻字上。我心裏想着：這是一條長遠的路啊，我覺得難過起來了。

停了片刻，他忽然轉過臉來，哀求地對我說：「黎先生，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找到他嗎？他究竟躲在哪兒？」

我默默地搖搖頭。

「黎先生，他是不是還活着？我是不是還可以再看見他？」他又問道。他拚命眨他的眼睛，眼圈已經變紅了。

我望着他的沒有血色的瘦臉，同情使我的心發痛，我痛苦地勸他說：

「你就忘了他吧。你還老是記着他有什麼用？你看你自己現在瘦得多了。你不會找到他的。」

「我不能，我不能！我忘不了他。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帶着哭聲說。

「你在哪兒去找他呢？地方這麼大，人這麼多，你又是個小孩子。」

「那麼你給我幫忙，我們兩個人一定找得到他。」

我憐憫地搖著頭：「不說兩個人，就是十個人也找不到他的。你還是聽他的話，好好地讀書吧。」

「黎先生，我想到他一個人在受罪，我們都過得好，我哪兒有心腸來讀書？我找不到他，不能夠救他，就是讀好書又有什麼用？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

我抓住他一隻膀子，帶點責備的口氣說：「你不能說這種話。你年紀還小，家裏又有母親。」

「媽有哥哥孝順她。爹只有一個人。他們都不管他在外頭死活！」他撅著嘴，眼淚流到嘴邊了，他也不去揩一下。

「你們都是一家人，爲什麼你媽跟你哥哥對你爹不好呢？你應該好好勸他們，他們一定會聽你的話。」

他搖兩下頭：「我講話也沒有用。哥哥恨死了爹，媽也不喜歡爹。哥把爹趕出

來了，就不准人再講他一個字……」

我終於知道那個祕密了。這真相也是我早已料到的。可是現在從這兒子的口中，聽到那個父親的不幸的遭遇，我彷彿受到一個意外的打擊。我無法說明我這時的心情。我忽然想躲開他，不再看他那憔悴的面容，我忽然想拉着他的手瘋狂地跑出去到處尋找他父親，我忽然又想讓他坐在我房裏，我用話語來逼他詳細地敘說他的家庭的故事。

我自己不能夠決定我應該怎麼做。我同那小孩在山茶樹下站了這許久，我不覺得疲倦，也忘了頭昏。我似乎在等待什麼。

果然一個聲音，一個甜甜的女音在後面響了起來。她不讓我有猶豫的時間。

「小弟弟，你不要難過，你把你爹的事情詳細跟我們說了吧。黎先生跟我都願意給你幫忙。」

我們一齊回過頭去。姚太太站在假山前面，病後的面顏略帶憔悴，眼睛顯得大一點，她正用着柔和的眼光看小孩。

「你們的話我也聽見幾句，我不是故意來偷聽的。」她淒涼地一笑。「我不曉得小弟弟會有這樣的痛苦。」她走過去，拿起小孩的一隻手，母親似地用愛憐的聲音說：「我們到黎先生房裏去坐坐。」

小孩含糊地答應一聲，就順從地跟着姚太太走了。他們兩人走在前頭，像兩姊妹似的。我在後面，一面走，一面望着她那穿淺藍洋布旗袍的白條的背影。

二十六

「小時候爹頂愛我。我記得從我三歲起，就是爹帶我睡覺。媽喜歡哥哥。哥哥自小就不肯聽爹的話。爹一天不在家，到晚上才回來，回來就要跟媽吵嘴，有時候吵得很兇，媽哭了，第二天早晨爹跟媽講幾句好話，媽又高興了。過兩天他們又吵起嘴來。我頂怕聽他們吵嘴，哥哥有時還幫媽講幾句話。我躲在床上，就是在大熱天，也用鋪蓋蒙着頭，不敢做聲，也睡不着覺。後來爹睡上床來，拉開我的鋪蓋，看見我還睜開眼睛，他問我是不是他們吵嘴吵得我不能睡覺，我說不出話，我只點

點頭。他望着我，他說他以後不再跟媽吵嘴了，我看見他流眼淚水，我也哭了，我不敢大聲哭，只是輕輕地哭。他拿好多話勸我，我後來就睡着了。」

小孩這樣地開始講他的故事。他坐在靠床那張沙發上，姚太太坐了另一張沙發，我坐在床沿上。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他的眼睛却望着玻璃窗。他自然不是在看窗外的景物，他的視線給淡青色窗帷遮住了。並且他的紅紅的眼睛好像罩上了一層薄霧，淚水滿盈了，却沒有滴下來。我想，那麼他是在回顧他的童年吧。

「不過他們以後還是常常吵嘴，爹還是整天不在家，媽有時候也打打麻將。輸了錢更容易跟爹吵嘴。有一回我已經睡了，媽拉我起來，要我同哥哥兩個給爹磕頭。媽說：『你們兩個還不快給你們爹磕頭！求他給你們留下幾個錢活命，免得將來做叫化子丟他的臉。快跪呀，快跪呀！』哥哥先跪下去，我也只得跟着他跪下。我看見爹紅着臉，拚命抓頭髮，結結巴巴地跟媽說：『你這何必呢，你這何必呢！』這一天爹沒有辦法了，他急得滿屋子打轉。媽只是催我們：『快跪呀，快跪呀！』哥哥真的磕頭，我駭得哭起來。爹接連頓腳抓頭髮，結結巴巴，說了好幾個『你』

字。媽指着他說：「你今天怎麼不講話了！你也會不好意思嗎？他們都是你兒子，你拿出你做父親的架子，教訓他們呀！你跟他們說，你花的是你自己掙的錢，不是他們爺爺留給他們的錢！」爹說：「你看寒兒都給你駭哭了。你還緊吵什麼！給別人聽見大家都丟臉！」媽更生氣了。她說話聲音更大：她說：「往天你吵得，怎麼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說不得！你怕哪個不曉得你在外頭嫖啦，賭啦！哪個不笑我在家裏活守寡……」爹連忙蒙住耳朵說：「你不要再說了，我給你下跪好不好？」媽搶着說：「我給你跪，我給你跪。」就撲通一聲跪下來。爹站着沒有動。媽哭起來，拉着爹的衣服哭哭涕涕地說：「你可憐我們母子三個吧。你這樣還不如爽爽快快殺了我們好，免得我們受活罪。」爹一句話也不說，就甩開媽的手轉身跑出去了。媽在後面喊他，他也不回轉來。媽哭，哥哥哭，我也哭。媽望着我們說：「你們要好好讀書，不然我們大家都要餓死了。」我講不出一句話。我聽見哥哥說：「媽，你放心，我長大了，一定要給你報仇！」這晚上媽就讓我一個人睡，媽還以為爹會回來，媽沒有睡好，我也沒有睡好。我睜起眼睛緊望清油燈，等着爹回

來。鷄叫了好幾回，我還看不見爹的影子。

「爹一連兩晚上都沒有回來，媽着急了，打發人出去找爹，又叫哥哥去找，到處都找不到。媽牌也不打了，整天坐在家裏哭，埋怨她自己不該跟爹吵嘴。第三天早晨爹回來了，媽又有說有笑的，跟爹倒茶弄點心。爹也是有說有笑的。後來我看見媽交了一對金圈子給爹，爹很高興。下午爹陪着媽，帶着我跟哥哥出去看戲。

「這件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做夢也做過幾回。爹跟媽有二三十天沒有吵嘴。我們也過得很高興。爹每晚上回來得很早，並且天天給我帶點心回來。有一晚上我在床上偷偷跟爹說：「爹，你以後不要再跟媽吵嘴吧，你看你們不吵嘴，大家都過好日子。」他對我賭咒說，他以後決不再吵嘴了。

「可是過了不多久，他又跟媽大吵一回，就像是爲着金圈子的事情。吵的時候，媽總要哭一場，可是過兩天媽跟爹又好起來了。差不多過兩個月媽總要交給爹一樣值錢的東西。爹拿到東西就要帶着媽跟我們出去看戲上館子。再過兩個月他們又爲着那樣東西吵起嘴來。年年都是這樣。

「他們都說我懂事早。的確我那個時候什麼都明白。我曉得錢比什麼都有用，我曉得人跟人不能夠講真話，我曉得各人都只顧自己。有時候他們吵得兇了，驚動了旁人，大家來看笑話，却沒有人同情我們。」

「後來他們吵得更兇了。一回比一回兇。吵過後媽總是哭，爹總是在外面睡覺。連我跟哥哥都看得出來他們越吵感情越壞。我們始終不明白，媽爲什麼吵過哭過後，又高興地把東西拿給爹，讓他帶出去。不但東西，還有錢。媽常常對我們說，錢快要給爹花光了。可是媽還是拿錢給爹用。媽跟我們講過，她拿給爹的是外婆留給她的錢，爹現在拿去做生意。爺爺留下的錢早就給爹花光了。」

「爹拿到東西，拿到錢，在家裏才有說有笑，也多跟媽講幾句話。拿不到錢他一天板起臉，什麼話也不說。其實他白天就從來不在家，十天裏頭大約只有一兩天看得見他的影子。」

「有一天他說帶我出去買東西；買好東西，他不送我回家，却把我帶到一個獨院兒裏頭去。那兒有個很漂亮的女人，我記得她有張瓜子臉，紅心擦得很多。她喊

爹做「三老爺」喊我做「小少爺」；爹喊她做「芳紋」，爹叫我喊她做「阿姨」。我們在那兒坐了好久。她跟爹很親熱，他們談了好多話，他們聲音不大，我沒有留心去聽，並且我不大懂阿姨的話。她給我幾本圖書書看，又拿了好些糖，好些點心給我。我一個人坐在矮凳子上看書。我們吃過晚飯才回家。坐上車爹還囑咐我回家不要在媽面前講「阿姨」的事。爹又問我，覺得「阿姨」怎樣。我說「阿姨」漂亮。爹很高興。我們回到家裏，媽看見爹高興，隨便問了兩三句話，就不管我了。倒是哥哥不相信我的話，他把我拉到花園裏頭逼着問我，究竟爹帶我到過什麼地方。我不肯說真話。他氣起來罵了我幾句也就算了。這天爹對我特別好，睡上床，他還給我講故事。他誇我是個好孩子，還說要好好教我讀書。這時候我已經進小學了。

「第二年媽就曉得了「阿姨」的事情。媽有天早晨收拾爹的衣服，在口袋裏頭找到一張「阿姨」的照像同一封旁人寫給爹的信。爹剛剛起來，媽就問爹，爹答得不對，媽才曉得從前交給爹的東西，並不是拿去押款做生意，全是給「阿姨」用了。兩個人大吵起來。這一回吵得真兇，爹把方桌上擺好的點心碗筷全丟在地下。媽

披頭散髮大哭大鬧。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樣兇相。後來媽鬧着要尋死，哥哥纔去請了大伯伯，二伯伯來，大伯娘，二伯娘也來了。大伯娘二伯娘勸住媽；大伯伯二伯伯把爹罵了一頓，事情纔沒有鬧大。爹還向媽陪過禮，答應以後取消小公館。他這一天沒有出門，到晚上媽的氣纔消了。

「這天晚上還是我跟爹一道睡。外面在下大雨。我睡不着，爹也睡不着。屋裏電燈很亮，我看見爹眼裏有眼淚水，我忍不住對他說：『爹，你不要再跟媽吵嘴吧。我害怕得很。你們總是吵來吵去，叫我跟哥哥怎麼辦？』我說到說到就哭了。我又說：『你從前賭過咒不再跟媽吵嘴。你是大人，你不應該騙我。』他拉住我的手，輕輕地說：『我對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父親。我以後不再跟你媽吵嘴了。』我說：『我不信你的話！過兩天你又會吵的，會吵得連我們都沒臉見人。』爹嘆了一口氣，就蒙着臉哭起來了。

我還以為他們以後再也不會吵嘴了。可是過不到一個月我又看見爹跟媽的臉色不對了。不過以後他們也就沒有大吵過。碰到媽一開口，爹就跑出去了，有時幾天

不回來。他一回家，媽逼着問他，他隨便說兩三句話就進他書房去了。媽也拿他沒有辦法。

「大伯伯一死，公館裏頭人人吵着要澈底分家，要賣公館。媽也贊成。就是爹一個人反對，他說這是照爺爺親筆畫的圖樣修成的，並且爺爺在遺囑上也說過不准賣公館，要拿牠來做祠堂。旁人都笑爹。他的話沒有人肯聽。二伯伯同四爸都說，爹不配說這種話。爹急得賭咒說，他決不要花一個賣公館的錢。可是後來公館還是賣了。爹真的沒有拿一個錢。」

「他們那天開會商量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在堂屋裏頭，二伯伯同四爸跟爹大吵。二伯伯拍桌子大罵，四爸也指着爹罵。爹紅着臉結結巴巴地說話。我躲在角角裏看他們。爹說：『你們就是殺死我，我也不簽字。我再沒有臉出脫爹的東西。我對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我是個不肖子弟。我丟過爹的臉。我賣掉爹留給我的田。可是我決不願意賣這個公館。我決不想用一個賣公館的錢。』爹一定不肯簽字。二伯伯同四爸兩個也沒有辦法。可是我們這一房沒有人簽字，公館就賣不了。」

。媽出來勸爹，爹還是不肯答應。我看見四爸在媽耳朵邊講了幾句話，媽出去把哥哥找了來。哥哥畢業回省來還不到一個月，還沒有進銀行做事。他走進來也不跟爹講話，就走到桌子前面去，拿起筆把字簽了。爹瞪了他一眼。他也不睬爹。他故意大聲說：「字是我簽的，房子是我贊成賣的。三房的事情該我來作主。我不怕哪個反對！」二伯伯連忙把紙收起來。他高興得不得了。還有四爸，還有大伯伯的大哥，他們都很高興，一個一個走開了。爹氣得只是翻白眼，過了好一會兒，纔自言自語說了一句：「他不是我的兒子。」堂屋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我走到他面前。我拉住他一隻手。我說：「爹，我是你的兒子。」他埋下頭看了我好一陣。他說：「我曉得。……我們到花園裏去看看，他們就要賣掉牠了。」

「爹牽着我的手走進花園，那時候花園樣子跟現在完全一樣。我記得快到八月節了，桂花開得很好，一進門就聞到桂花香。我跟着爹在壩子裏走了一陣。爹忽然對我說：「寒兒，你多看看吧。再過些日子，花園就不是我們的了。」我聽見他這樣說，我心裏也很難過。我問過他：「爹，我們住得好好的，爲什麼二伯伯他們一

定要賣掉公館？爲什麼他們大家都反對你，不聽你的話？」爹埋下頭，看了我一陣，才說：「都是爲錢啊，都是爲錢啊！」我又問爹：「那麼我們以後就永不能夠再進來了？」爹回答說：「自然。所以我叫你多看看。」我又問他：「要是公館賣不掉，我們就可以不用搬家嗎？」爹說：「你真是小孩子，哪兒有賣不掉的事？」他拉我到茶花那兒去。這一陣不是開花的時候，爹要我去看他刻在樹上的字。就是剛剛纔看的那幾個字。我們從前有兩棵茶花，後來公館賣給你們姚家」（他的眼光已經掉回來定在姚太太的臉上了）「給弄死了一棵白的。現在只有一棵紅的了。爹指着那幾個字對我說：「牠的年紀比你還大。」我問他：「比哥哥呢？」他說：「比你哥哥還大。」他嘆了一口氣又說：「看今天那種神氣，你哥哥比我還大了。現在我管不住他，他倒要來管我了。」他拿手在刻字上摩了好久。我拉他的衣服問他：「爹，你在做什麼？」他不講話。我又問他：「你是不是在恨哥哥？他今天對你太不好，連我也氣他。」他轉過身拍拍我的頭，看了我一陣，過後他搖搖頭說：「我不恨他。他有理，我實在不配做他父親。」我大聲說：「爹，他是你的兒子。他不

該跟旁人一起欺負你！」爹說：「這是我的報應。我太對不起你媽，對不起你們。」

「我連忙說：『那麼你不要再到阿姨那兒去。你天天在家陪着媽，媽就會高興的。我就去跟媽說！』他連忙蒙住我的嘴，說：『你不要去跟媽講阿姨的事。現在已經遲了。你看這幾個字，我當初刻的時候，我比你現在大不了多少。我想不到今天我倆兩個站在這兒看牠，過兩天這個公館這個花園就要換主人，連我刻的幾個字也保不住。寒兒，記住爹的話，你不要學我，你不要學你這個不爭氣的父親。』我說：「爹，我不恨你。」他不講話，只是望着我，他流下眼淚水來。他嘆一口氣，把一隻手按着我的肩頭，他說：「只要你將來長大了不恨我不罵我，我死了也高興。」他說得我哭起來。他等我哭夠了，便拿他的手帕給我揩乾眼睛。他說：「不要哭了。你聞聞看，桂花多香，就要過中秋了。我剛剛接親的時候，跟你媽常常在花園裏頭看月亮。那個時候還沒有花台，只有一個池塘，後來你哥哥出世的時候，你爺爺說家裏小孩多了，怕跌到池塘裏去，才把池塘填了。那個時候我跟你媽感情很好。那兒曉得會有今天這個結果。」他又把我引到金魚缸那兒去。缸子裏水很髒

，有浮萍，有蝦子，有蟲。爹把手按着缸子，我也扶着缸子。爹說：「我小時候愛在這個缸子裏餵金魚，每天放了學，就跑到這兒來，不到他們來喊我吃飯，我就不肯走。那個時候缸裏水真乾淨，連缸底的泥沙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弄到了兩尾『朝天眼』，你爺爺也喜歡牠們。他常常到這兒來。有好幾回他跟我一起站在缸子前頭，就跟我們今天一樣。那幾回是我跟我父親，今天是我跟我兒子。現在想起來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我們又走回到桂花樹底下。爹仰起頭看桂花。雀子在樹上打架，掉了好些花下來。爹躬着腰檢花。我也蹲下去檢，爹檢了一手心的花，放到鼻子上聞。他說：「真香！我們的花的確比別處的香。」過後爹去打開上花廳的門，我們在裏頭坐了一陣，又在下花廳坐了一陣。爹說：「過幾天這都是別人的了。」我問爹，這個花園是不是爺爺修的。爹說是。他又說：「我想起來，你爺爺臨死前不多久，有一天我在花園裏頭碰到他，他跟我講了好些話，他忽然說：「我看看我也活不到好久了。我死了，不曉得這個花園這些東西，還保得住多久？我就不放心你們。」我到現在才明白，不留德行，光留財產給子孫，是靠不住的。」你爺爺的確說過

這樣的話。我今天才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已經遲了。」……

姚太太用手帕蒙着眼睛輕輕地哭起來。我在這小孩敘述的時候常常掉過眼光去看她，好久我就注意到她眼裏泛起了晶瑩的淚光。等到她哭出聲來，小孩便住了嘴，驚惶地看她，親切地喚了一聲：「姚太太。」我同情地望着她，心裏很激動，却講不出一句話來。下花廳裏靜了幾分鐘。小孩的眼淚一滴一滴地在臉上滾着。姚太太的哭聲已經停止了。這兩個人的遭遇混在一塊兒來打鑿我的心。人間會有這麼多苦惱！超過我筆下所能寫出來的千百倍。我能夠做些什麼？我不甘心就這樣靜靜地望着他們！我憎厭起自己來。這沈默使我痛苦。我要大聲講話。

小孩忽然站起來。他用手擦去臉上的淚痕。難道他要走開嗎？難道他不肯吐露他的故事的最重要部分嗎？他剛剛走動一步，姚太太抬起臉說話了：「小弟弟，你不要走，請你講下去。」

「我講，我講！」小孩躊躇一下，突然爆發似地說，他又在沙發上坐下了。

「剛剛我心頭真有點難過，」她不好意思地說，一面用手帕輕輕地揩她的眼睛

。「你爺爺那兩句話真有意思。可是我奇怪你這小小年紀，怎麼會記清楚那許多傷心事情。過了好些年你也應該忘記了。」

她說出了我心裏的疑問。我等着小孩的回答。

「爹的事情只要我曉得，我就不會忘記。我夜晚睡不着覺，就會想起那些事，我還會背熟那些話。」

「你晚上常常睡不着嗎？」我問他。

「我想起爹的事就會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越想我越覺得我們對不住爹……」

「你怎麼說你對不住你父親？明明是他不對。誰也看得出是他毀了你們一家人的幸福，」我忍不住插嘴說。

「不過我們後來對他也太兇了，」小孩悔恨地答道，「我們毀了他一輩子的幸福。其實他已經失悔了，我們也該寬待他。」

「是，小弟弟說得對。寬恕是第一。何況是對待自家人，」姚太太感動地附和

道。

「不過對待某一些頑固的人，寬恕就等於縱容了，」我接口說，我暗指着趙家的事情。

她看了我一眼，也不說什麼，却轉頭向着小孩說：「小弟弟，你往下講吧。」過後他又加上一句：「你講下去心裏不太難過吧，你不要勉強啊。」

「不，不，」小孩用力搖着頭說，「我說完了，心裏倒痛快一點。爹的事我從沒有對旁人講過。家裏頭人總當我是個小孩子。他們難得跟我講句正經話。其實論年紀我也不小了。我不再是個光吃飯不懂事的小孩了。」

「那麼請你講下去，讓我們多知道一點你爹的事情。等我先給你倒杯茶來，」她說着就站起來。

「不，姚太太，我自己來倒，」小孩連忙說，他也站起來。可是姚太太已經把茶倒好了。小孩感激地接過茶杯，捧着喝了幾大口。

我默默地站起來，走到門口，又走到寫字桌前。我把藤椅挪到離小孩四五步遠

的光景，我就坐在他的對面。我用同情的眼光看這個早熟的孩子。在他這個年紀，對痛苦和不幸不應該有這樣好的記性，也不該有這樣好的悟性，就是叫我來講述，我也不能把他父親半生的故事敘說得更清楚。不幸的遭遇已經在這孩子的精神上留下那麼大的影響了。

二十七

小孩在姚太太愛憐的眼光的鼓舞下繼續講他父親的故事：

「公館一個多月還沒有賣掉。二伯伯他們看急起來，又怕爹出來搗亂，賣不成房子。二伯伯第一個搬出去，表示決心要賣掉公館。接着四爸也搬走了，大哥也搬走了。媽跟哥哥也另外租了房子要搬出去，爹不答應。爹跟他們吵了一回嘴。後來我們還是搬走了。爹說要留下來守公館，他一個人沒有搬。」

「搬出來以後，我每天下了課，就到老公館去看爹。我去過十多回，只看見爹兩面。我想爹一定到「阿姨」那兒去了。媽問起來，我總說我每回都碰到爹，媽也

不起疑心。

「後來公館賣給你們姚家。各房都分到錢，大家高高興興。爹一個人氣得不得了。他不肯搬回家，他說要搬到東門外廟裏去住個把月。媽勸他回家住，他也不肯答應，後來哥哥跟他吵起來，他更不肯回家。其實我們新家裏頭一直就給他留得有一間書房。我們新家是一個獨院兒，房子乾乾淨淨，跟老公館一樣整齊舒服。我也勸過爹回家來住，說是家裏總比外面好。可是爹一定不肯回家。哥哥說他並不是住在廟裏頭養身體，他一定是跟姨太太一起住在小公館裏頭享福。哥哥還說那個姨太太原來是一個下江妓女。」

「過了兩個月，爹還沒有搬回來。他到家裏來過四五回，都是坐了半點多鐘就走了。最後一回，碰到哥哥，哥哥跟他吵起來。哥哥問他究竟什麼時候搬回家，他說不出。哥哥罵了他一頓，他也不多講話，就溜走了。等我去追他，已經追不到了。以後他就不回來了。過了一個多月，元宵節那天，我聽見哥哥說，爹就要搬回來了。媽問他怎麼曉得。他才對我們說，爹那個妓女逃走了，爹的價值東西給她偷得

乾乾淨淨，爹在外頭沒有錢，一定會回家來的。我聽見哥哥這樣講，心裏不高興。我覺得哥哥不應該對爹不尊敬。他究竟是我們的爹，他也沒有虧待我們。

「我不相信爹爹的話。可是聽他說起來，他明明知道爹住在哪兒，並且他也在街上見過那個下江「阿姨」。我在別處打聽不到爹的消息。我只有拉着哥哥問他，哥哥不肯說。我問多了，他就發脾氣。不過吃晚飯的時候，哥哥跟媽時常講起爹，我也聽到一點兒。我曉得哥到處在找「阿姨」，都沒有結果。可是我不曉得爹住的地方，我沒有法子去找他。

「後來有一天爹回來了。我記得那天是陰歷二月底。他就像害過一場大病一樣，背駝得多，臉黃得多，眼睛落進去，一嘴短鬍子，走路沒有氣力，說話唉聲嘆氣。他回來的時候，我剛剛從學堂裏回來，哥哥還沒有回家。他站在堂屋裏頭，不敢進媽房間。我去喊媽，媽走到房門口，就站在那兒，說了一句：「我曉得你要回來的。」爹埋着頭，身子一搖一擺，就像要跌下去一樣。媽動也不動一下。我跑過去，拉住爹的手，把他拖到椅子上坐下。我問他：「爹，你餓不餓？」他搖頭說：「

不餓。」我看見媽轉身走了。等一下羅嫂就端了臉水來，後來又倒茶拿點心。爹不講話，埋着頭把茶跟點心都吃光了。我才看見他臉上有了一點血色。我心裏很難過，我剛喊一聲「爹」，眼淚水就出來了。我說：「爹你就在家裏住下吧，你不要再出去找「阿姨」了。你看，你瘦得多厲害！」他拉住我的手，說不出一句話，只顧流眼淚水。

「後來媽出來了。她喊我問爹累不累，要不要到屋裏去輪一會兒。爹起初不肯，後來我看見爹實在很累，便把他拉進屋裏去了。過一會兒我再到媽屋裏去，我看見爹睡在床上，媽坐在床面前籐椅上。他們好像講過話了，媽垂着頭在流眼淚水。我連忙溜出去。我想這一回他們大概可以和好了。」

「我們等着哥哥回來吃飯。這天他回來晏一點。我高興地把爹回家的消息告訴他。哪曉得他聽了却板起臉說：「我早就說他會回來的。他不回來在哪兒吃飯？」我有點生氣，就回答一句：「這是他的家，他爲什麼不回來？」哥哥也不再講話了。吃飯的時候，哥哥看見爹，做出倒理不理的樣子。爹想跟哥哥講話，哥哥總是板

起臉不做聲。媽倒還跟爹講過幾句話。哥哥吃完一碗飯，喊羅嫂添飯，剛剛羅嫂不在，他忽然發起脾氣來，拍着桌子罵了兩句，他黑起一張臉走開了。

「我們都給他駭一跳。媽說：『不曉得他今天碰到什麼事情，怎麼無緣無故地大發脾氣。』爹埋着頭在吃飯，聽見媽的話，抬起頭來說：『恐怕是因爲我回來的原因吧。』媽就埋下頭不再講話了。爹吃了一碗飯，就放下碗。媽問他：『你怎麼只吃一碗飯？不再添一點兒？』爹小聲說：『我餓了。』他站起來。媽也不吃了，我也不吃了。這晚上爹很少講話。他睡得早。他還是跟我睡在那張大床上。我睡得不好，做怪夢，半夜醒轉來，聽見爹在哭。我輕輕喊他，才曉得他是在夢裏哭醒的。我問他做了什麼夢，他不肯說。

「爹就在我們新家住下來。頭四天他整天不出街，也不多說話，看見哥哥他總是低着頭不做聲。哥哥也不跟他講話。到第五天他吃過早飯就出去了，到吃晚飯時候才回來。媽問他整天到哪兒去了。他只說是去看朋友。第六天又是這樣。第七天他回來，我們正在吃晚飯，媽問他在外頭有什麼事情，爲什麼這樣晏才回家來。他

還是簡簡單單說在外頭看朋友。哥哥這天又發脾氣了。罵起來：「總是扯謊！什麼看朋友！哪個不曉得你是去找你那個芳紋！從前請你回家，你總是推這推那，又說是到城外廟裏頭養病！你全是扯謊！全是爲了你那個芳紋！我以爲你真的不要家了，你真的不要看見我們了。哪曉得天有眼睛，你那個寶貝會丟了你跟人跑了。你的東西都給她偷光了。現在剩你一個光人跑回家來。這是你不要的家！這是幾個你素來討厭的人！可是人家丟了你，現在還是我們來收留你，讓你舒舒服服住在家里。你還不肯安分，還要到外頭去跑。我問你，你存的什麼心！是不是還想在媽這兒騙點兒錢，另外去討個小老婆，弄個小公館？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我決不容你再欺負媽！……」

「爹坐在牆邊一把椅子上，雙手蒙住臉小聲哭着。媽忍不住了，一邊流眼淚水，一邊插嘴說：『和，』（我哥哥小名叫和）『你不要再說了。讓爹先吃點飯吧。』哥哥却回答說：『媽，你讓我說完。這些年來我有好多話悶在心頭，不說完就不痛快。你也太老實了。你就不怕他再像從前那樣欺負你！』媽哭着說：『和，他是你

的爹啊！」我忍不住跑到爹面前拉他的手，接連喊了幾聲「爹」。他把手放下來。臉色很難看。

——我聽見哥哥說：「爹？做爹的應該有爹的樣子。他什麼時候把我當成他兒子看待過？」爹站起來，摔開我的手，慢慢走到門口去。媽大聲在後面喊：「夢癡，你到哪兒去？你不吃飯？」爹回過頭來說：「我覺得我還是走的好，我住在這兒對你們並沒有一點好處。」媽又問：「那麼你到哪兒去？」爹說：「我也不曉得。不過省城寬得很，我總可以找個地方住。」媽哭着跑到他身邊去，求他：「你就不要走吧。從前的事也不提了。」哥哥仍舊坐在飯桌上，他打岔說：「媽，你不要多說話。難道你還不曉得他的脾氣！他要走，就讓他走吧！」媽哭着說：「不能，他光身一個人你喊他走到哪兒去，」媽又轉過來對爹說：「夢癡，這個家也是你的家，你好好地來支持牠吧。在外頭哪兒有在家裏好！」哥哥氣沖沖地回到他屋裏去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跑過去拉住爹的手，我一邊哭，一邊說：「爹，你要走，你帶我走吧。」

「爹就這樣住下來。他每天總要出一回街。不過總是在哥哥不在家的時候。有時也向媽向我要一點零用錢。我的錢還是向哥哥要的。他要我不要跟哥哥講。哥哥以爲他每天在家看書，對他也客氣一點，不再跟他吵嘴了。他跟我住一間屋。他常常關在屋裏不是看書就是睡覺。等我放學回來，他也問我的功課。這回媽對他也還好，自然有時候，媽也抱怨他幾句，不過我沒有看見爹發脾氣。這一個月爹臉色稍微好看一點，精神也好了一些。有一天媽對我們說，爹大概會從此改好了。」

「有個星期天，我跟哥哥都在家，吃過午飯，媽要我們陪爹去看影戲，哥哥答應了。我們剛走出門，看見有人拿封信來問楊三老爺是不是住在這兒。這是寫給爹的信。爹接過來看。我聽見他跟送信人說：「曉得了。」他就把信揣起來。進了影戲院，我專心看影戲，影戲快完的時候，我發覺爹不在了，我還以爲他去小便，也不去注意。等到影戲完了，他還沒有回來。我們到處找他，都找不到。我說：「爹說不定先回家去了。」哥哥冷笑一聲，說：「你這個傻子！他把我們家就當成監牢，出來了，哪兒會這麼着急跑回去的！」果然我們到了家，家裏並沒有爹的影子。」

媽問起爹到哪兒去了。哥哥把爹收信的事告訴她。吃晚飯的時候，媽還給爹留了菜。爹這晚上就沒有回來。媽跟哥哥都不高興。第二天上午他回來了。就只有媽一個人在家。不等我放學回來，他又走了。媽也沒有告訴我，他跟媽講了些什麼話。我後來才曉得他問媽要了一點錢。這晚上他又沒有回來。第二天他也沒有回來。第三天他也沒有回來。媽很着急，要哥哥去打聽，哥哥不高興，總說不要緊。到第五天媽來了一封信，說是有事情到了X縣，就生起病來，想回家身邊又沒有錢，要媽匯點錢去接濟。媽得到信，馬上就匯了五百塊錢去。那天剛巧先生請假，我下午在家，媽喊我到郵政局去匯錢，我還在媽信上給爹寫了幾個字，要爹早點回來。晚上哥哥回家聽說媽給爹匯了錢去，他不高興，把媽抱怨了一頓，說了爹許多壞話，後來媽也跟着哥哥講爹不對。

155

「錢匯去了，爹一直沒有回信。他不回來。我們也沒有得到他一點消息。媽跟哥哥提起他就生氣。哥哥氣更大。媽有時還就心爹的病沒有好，還說想寫信去問他。有一天媽要哥哥寫信。哥哥不肯寫，反而把媽抱怨一頓。媽以後也就不再提寫信

的話。我們一連三個多月沒有得到爹的消息，後來我們都不講他了。有一天正下大雨，我放暑假在家溫習功課，爹忽然回來了。他一身都泡脹了，還是坐車子回來的，他連車錢也開不出來。人比從前更瘦，一件綢衫又髒又爛，身上有一股怪氣味。他站在階沿上，靠着柱頭，不敢進堂屋來。

「媽喊人給了車錢，站在堂屋門口，板起臉對爹說：『你怎麼也肯回家來！我還以為你就死在外州縣了。』爹埋着頭，不敢看媽。媽又說：『也好，讓你回來看，我們沒有你，也過得很好。也沒有給你們楊家祖先丟過臉。』」

「爹把頭埋得更低，他頭髮上水只是往下掉，雨也飄到臉上來，他都不管。我看不過才去跟媽說，爹一身都是水，是不是要讓他進屋去洗個臉換一件衣服。媽聽見這樣說，她的臉色才變過來。她連忙喊人給爹打水洗澡，又去找出衣服給爹換，又招呼爹進堂屋去。爹什麼都不說，就跟啞吧一樣。他洗了澡，換過衣服，又吃過點心。他聽媽的話在我床上睡了半天。」

「哥哥回來，聽說爹回家，馬上就擺出不高興的樣子。我聽見媽在囑咐他，要

他看見爹時候，對爹客氣點。哥哥含含糊糊地答應着。吃晚飯時候，他看見爹，皺起眉頭喊了一聲，馬上就把臉掉開了。爹好像有話要跟他講，也沒有辦法講出來。爹吃了一碗飯，羅嫂又給爹添了半碗來，爹伸手去接碗，他的手抖得很厲害，沒有接好碗，連碗連飯會掉在地上，打爛了。爹怕得很，連忙彎起腰桿去檢。媽在旁邊說：「不要檢牠了。讓羅嫂再給你添碗飯吧。」爹戰戰兢兢地說：「不必，不必，這也是一樣。」不曉得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哥哥忽然拍桌打掌在一邊大罵起來。他罵到「你不想吃就給我走開，我沒有多少東西給你糟蹋」，爹就不聲不響地走了。哥哥指着媽說：「你看，這都是你姑息的結果。我們家又不是旅館，哪兒能由他高興來就來，高興去就去！」媽說：「橫豎他已經回來了，就讓他養息幾天吧！」哥哥氣得更厲害，只是低着頭說：「不行，不行，他把我們害到這樣，我不能讓他過一天舒服日子！我一定要找個事情給他做。」第三天早晨他就喊爹跟他一起出去，爹一句話也不講，就埋着頭跟他走了。媽還在後面笑說，爹跟哥哥走，看起來，爹就像哥哥的底下人。我聽到這句話，真想哭一場。

「下午哥哥先回來，後來爹也回來了。爹看見哥哥就埋下頭。吃飯時候哥哥問他話，他只是回答：『嗯，嗯』。他放下碗就躲到屋裏去了。媽問哥哥，爹做的什麼事。哥哥總說是書記。我回屋去問爹，爹不肯說。

一過了四五天，下午四點鐘光景，爹忽然氣咻咻地跑回家來。只有我一個人在家，媽出去買東西去了。我問爹怎麼今天回來得這樣早。爹一邊喘氣，一邊說：『我不幹了！這種氣我實在受不了。明說是書記，其實不過是個聽差。吃苦我並不怕。我却丟不下這個臉。』他滿頭是汗，汗珠只見往下滴，衣服也打濕了。我喊羅嫂給他打水洗臉。他剛剛洗好臉，坐在堂屋裏吃茶。哥哥就回來了。我看見哥哥臉色不好看，曉得他要發脾氣，我便拿別的話打岔他。他不理我，却跑到爹面前去。爹看見他就站起來，好像想躲開他的樣子。他却攔住爹，板起臉問：『我給你介紹的事情，你爲什麼做了幾天就不幹了？』爹埋着頭小聲回答：『我幹不下來。有別的事情我還可以幹的。』哥哥冷笑說：『幹不下來？那麼你要幹什麼事情？是不是要當銀行經理？你有本事你自己找事去！我不能讓你在家吃閒飯。』爹說：『我並不是

想吃閒飯，不過叫我去做聽差，我實在丟不下楊家的臉。薪水又只有那一點兒。」哥哥冷笑說：「你還怕丟楊家的臉？楊家的臉早給你丟光了！哪個不曉得你大名鼎鼎的楊三爺！你算算你花了多少錢！你自己名下的錢，爺爺留給我們的錢，還有媽的錢都給你花光了！」他說到這兒媽回來了，他還是罵下去：「你倒值得，你闊過，耍過，嫖過，賭過！你花錢跟倒水一樣。你哪兒會管到我們在家裏受罪，我們給人家看不起！」爹帶着可憐的樣子小聲說：「你何必再提那些事情。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我就是後悔也來不及了。」哥哥接着說：「後悔？你要是曉得後悔，也不會厚起臉皮回來了。從前請你回來，你不肯回來。現在我們用不着你了。你給我走！我沒有你這樣的父親，我不承認你這樣的父親！」爹臉色大變，渾身抖得很厲害，眼睛睜得大大的，要講話又講不出來。媽在旁邊連忙喊住他不要再往下說。我也說：「哥哥，他是我們爹啊！」哥哥回過頭看我，他流着眼淚水說：「他不配做我父親，他從我生下來就沒有好好管過我。我是媽一個人養大的。他沒有盡過爹的責任，這不是他的家。我不是他的兒子。」他又轉臉朝着媽：「媽，你說他哪點配做

我們父親？」媽沒有講話，只是望着爹，媽也哭了，爹只是動他的頭，躲開媽的眼光。哥哥從口袋裏摸出一封信交給媽說：「媽，你看這封信。好多話我真不好意思講出來。」媽看了信，對着爹只說了個「你」字，就把信遞給爹，說：「你看，這是你公司一個同事寫來的。」爹戰戰兢兢地看完信，一臉通紅，嘴裏結結巴巴地說：「這不是真的，我敢賭咒！有一大半不是真的。他們冤枉我。」媽說：「那麼至少有一小半是真的了。我也聽夠你的謊話了，我不敢再相信你。你走吧。」媽對着爹揮了一下手，就轉身進屋去了。媽像是累得很，走得很慢，一邊用手帕子揩眼睛。爹在後面着急地喊媽，並且說：「我沒有做過那些事，至少有一半是他們誣賴我的。」媽並不聽他。哥哥揩了眼淚水，說：「你不必辯了。他是我好朋友，無緣無故不會造謠害你。我現在沒有功夫跟你多說。你自己早點打定主意吧。」爹還分辨說：「這是冤枉。你那個朋友跟我有仇，他舞弊，有把柄落在我手裏頭，他拿錢賄賂我，我不要，他恨透了我……」哥哥不等他說完，就說：「我不要聽你這些謊話。你不要錢，哪個鬼相信！你要是曉得愛臉，我們也不會受那許多年的罪了。」

「哥哥說了，也走進媽屋裏去了。堂屋裏只有爹跟我兩個人。我跑到爹面前，拉起他的手說：『爹，你不要嘔他的氣，他過一陣就會失悔的。我們到屋裏歇一會兒吧。』爹喊了我一聲：『寒兒，』眼淚水就流出來了。過了半天他才說：『我失悔也來不及了。你記着，不要學我啊。』」

「吃晚飯的時候，天下起雨來。在飯桌上爹說了一句話，哥哥又跟爹吵起來。爹說了兩三句話辯護。哥哥忽然使勁把飯碗朝地下一摔，氣沖沖地走進屋去。我們都放下碗不取講一句話。爹忽然站起來說：『我走就是了。』哥哥聽見這句話，又從房裏逃出來指着爹說：『那你馬上就給我走！我看到你就生氣！』爹一聲不響就跑出堂屋，跑下天井，淋着雨朝外頭走了。媽站起來喊爹。哥哥攔住她說：『不要喊他，』等一會兒就會回來的。』我不管他們，一個人冒着雨趕出去。我滿頭滿身都濕透了。在大門口我看見爹彎着背在街上走，離我不過十幾步遠。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我的聲音給雨聲遮蓋了。我滿嘴都是雨水。看到我就要追上他了。忽然脚一滑，我『一撲扒』絆倒在街上。我一臉一身都是泥水。頭又昏，全身又痛。我

爬起來，又跑。跑到街口，雨小了一點，我離開爹只有三四步了，我大聲喊他，他回過頭，看見是我，反而使勁朝前面跑。我也拚命追。他一下子就絆倒了，半天爬不起來。我連忙跑過去攙他。他臉給石頭割破了，流出血來。他慢慢兒站起，一邊喘氣，一邊問我：「你跑來做什麼？」我說：「爹，你跟我回家去。」他搖搖頭嘆口氣說：「我沒有家。我什麼都沒有。我就只有我一個人。」我說：「爹，你不能這樣說。我是你的兒子，哥哥也是你的兒子。沒有你，哪兒還有我們！」爹說：「我沒有臉做你們父親。你放我走吧。不管死活都是我自己情願。你回去對哥哥說，要他放心，我決不會再給你們丟臉。」我拉住他膀子說：「我不放你走，我要你跟我回去。」我使勁拖他膀子，他跟着退了兩步。他再求我放他走。我不肯。他就把我使勁一推，我仰天跌下去，這一下把我絆昏了。我半天爬不起來。雨大得不得了。我衣服都泡脹了。我慢慢兒站起來，站在十字路口，我看不見爹的影子，四處都是雨，全是灰白的顏色。我覺得頭重腳輕，渾身痛得要命。我一點氣力都沒有了。我咬緊牙齒走了幾步，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覺得我好像又絆了一跤，有人把我拉

起來。我聽見哥哥在喊我。我放心了，他半抱半攙地把我弄回家去。我記得那時候天還沒有黑盡。

「我回到家裏，他們給我打水洗澡換衣服，又給我煮薑糖水。媽照料我睡覺。她跟爹爹都沒有問起爹，我也沒有氣力講話。這晚上我發燒很厲害。一晚就做怪夢。第二天上午請了中醫來看病。我越吃藥，病越厲害。後來換了醫生，才曉得藥吃錯了。我差不多病了一個月，才好起來。羅嫂告訴我，我病得厲害的時候，媽守在我床面前，我常常大聲喊：『爹，你跟我回家去！』媽在旁邊揩眼淚水。媽當天就要哥哥出去找爹回來。哥哥真的出去了。他並沒有找回爹。不過過兩天我的病稍微好一點，媽跟哥哥在吃飯時候又在講爹的壞話。這也是羅嫂告訴我的。

「我的病好起來了。媽跟哥哥待我都很好！就是不讓我講爹的事。我從他們那兒得不到一點爹的消息。也許他們真的不曉得。他們好像把爹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我在街上走路，也看不到爹的影子。我去找李老漢兒，找別人打聽，也得不到一點結果。二伯伯，四爸，大哥他們，在公館賣掉以後就沒有到我們家裏來過。他們從

來不問爹的事。

「在這一年中秋節那天，我們家裏沒有客人，這一年來媽很少去親戚家打牌應酬，也少有客人來。常常跟我們家來往的就只有舅母同表姐。那天我們母子三個在家過節。媽跟哥哥都很高興。只是我想起爹一個人在外頭不曉得怎樣過日子，心裏有點兒難過。吃過午飯不久，我們聽見有人在門口問楊家，二嫂去帶了一個人進來。這個人穿一身乾淨的黃制服，剪着光頭。他說是來給楊三老爺送信。哥哥問他是什麼人寫的信。他說是王家二姨太太寫的。哥哥把信拆開了，又問送信人摺子在哪兒。他聽說哥哥是楊三老爺的兒子便摸出一個紅面子的銀行存摺，遞給哥哥說：「這是十萬元的存摺，請楊三老爺寫個收據。」我看見哥哥把存摺拿在手裏翻了兩下，他一邊使勁地咬他嘴唇，後來就把摺子遞還給送信人，說：「我父親出門去了，一兩個月裏頭不會回來。這筆款子數目太大，我們不敢收。請你拿回去，替我們跟你們二姨太太講一聲。」送信人再三請哥哥收下，哥哥一定不肯收。他只好檢起存摺走了。他臨走時沒問起楊三老爺到哪兒去了，哥哥說，「他到貴陽桂林一帶去了。」

。』哥哥扯了一個大謊！媽等送信人走了，纔從房裏出來問哥哥什麼人給爹送錢來。哥哥說：「你說還有哪個，還不就是他那寶貝芳紋！她現在嫁給闊人做小老婆，她提起從前事情，說是出於不得已，萬分對不起爹，請爹原諒她。她又說現在她境遇好一點，存了十萬塊錢送給爹，算是賠償爹那回的損失……媽聽到這兒就忍不住打岔說：「哪個希罕她那幾個錢！你退得好！退得好！」我一直站在旁邊，沒有插嘴的資格。不過我却想起那個下江阿姨紅紅的瓜子臉，我覺得她還是個好人。她到現在還沒有把爹忘記。我又想，倘使她知道爹在哪兒，那是多麼好，她一定不會讓爹流落在外頭的。

「以後我一直沒有得到爹的消息。到去年秋天有個星期六下午媽帶我出去看影戲，沒有哥哥在。我們看完出來，媽站在門口，我出去喊車子。等我把車子喊來，我看見媽臉色很難看，好像她見了鬼一樣。我問她是不身體不舒服。她說不是。她問我看見什麼人沒有。我說沒有看見。媽也不說什麼。我們坐上車子，我覺得媽時常回頭看後面。我不曉得媽在看什麼。回到家裏，我問媽是不是碰到了什麼熟人。

哥哥還沒有回來，家裏只有我們兩個。媽變了臉色，小聲跟我說：「我好像看見你爹。」我高興地問她：「你真的看見爹嗎？」她說：「一定是他，相貌很像，就是瘦一點，衣服穿得不好。他從影戲院門口，跟着我們車子跑了好幾條街。」我說：「那麼你做什麼不喊他一聲，要他回家呢？」媽嘆了一口氣，後來就流下眼淚水來了。我不敢再講話。過了好一陣，媽才小聲說了一句：「我想起又有點兒恨他。」我正要說話，哥哥回來了。

「我這天晚上睡不着覺。我在床上總是想着我明天就會把爹找到，着急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一早就起來。我不等着在家裏吃早飯就跑出去了。我就去找李老漢兒，告訴他，媽看見了爹，問他有什麼辦法幫我找到爹，要馬上就找到。他勸我不要着急，慢慢兒找。我不聽他的話，我說我一定要馬上找到爹。我缺了幾堂課，跑了三天，連爹的影子也看不見。我灰心了，也就不敢再提起找爹的話了。」

「又過了二十多天，我們正在吃晚飯，郵差送了一封信來，是寫給媽的。媽接到信，說了一句：『你爹寫來的，』臉色就變了。哥哥連忙伸過手去說：『給我看

！』媽把手一縮，說：『等我先看了再給你，』就拆開信看了。我問媽：『爹信裏講些什麼話？』媽說：『他說他身體不大好，想回家來住。』哥哥馬上又伸手去把信拿走了。他看完信不說什麼就把信拿在油燈上燒掉。媽要去搶信，已經來不及了。媽着急地問哥哥：『你爲什麼要燒牠，上面還有回信地址啦！』哥哥立刻發了脾氣，大聲說：『媽，你是不是還想寫回信請他回來住？好，他回來，我立刻就搬走。家裏的事橫順有他來管，以後也就用不到我了。』媽皺了下眉頭，反而跟哥哥講好話。媽說：『我不過隨便問一句，你何必生氣。』我氣不過就在旁邊接一句說：『其實也應該回爹一封信才對。』哥哥瞪了我一眼說：『好，你去回吧。』可是地址給他燒掉了，我寫好回信又寄到哪兒去呢？

「又過了兩三個星期，有一天，天黑不久，媽喊我出去買點東西，我回來，看見大門口有一團黑影子，我便大聲問是哪個。影子回答：『是我。』我再問：『你是哪個？』影子慢慢兒走到我面前，一邊小聲說：『寒兒，你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我看見爹那張瘦臉，高興地說：『爹，我找了你好久了，總找不到你。』

爹摩摩我的頭說：「你也長高了。媽跟哥哥他們好嗎？」我說：「都好。媽接到你的信了。」爹說：「那麼爲什麼沒有回信呢？」我說：「哥哥把信燒了，我們不曉得你的地址。」爹說：「媽曉得吧？」我說：「信燒了，媽也不曉得了。媽自來愛聽哥哥的話」。爹嘆了一口氣說：「我早就料到的。那麼沒有一點指望了。我還是走吧。」我連忙拉住他一隻手。我駭了一跳。他的手冰冷，渾身在發抖。我喊起來：「爹，你的手怎麼這樣冷！你生病嗎？」他搖搖頭說：「沒有。」我連忙去捏他袖子，已經是陰歷九月，他還只穿一件綢子的單衫。我說：「你衣服穿得這樣少，你不冷嗎？」他說：「我不冷！」我現在想好一個主意，我要他在門口等我一下，我連忙跑進去，跟媽說起爹的情形，媽拿出一件哥哥的長衫和一件絨絨衫，又拿出兩百塊錢，要我交給爹，還要我告訴爹，以後不要再到這兒來，媽說媽決不會回心轉意的，請爹不要妄想。媽又說即使媽回心轉意，哥哥也決不會放鬆他。我出去，爹還在門口等我。我把錢和衣服交給他。要他立刻穿上。不過我沒有把媽的話告訴他。他講了幾句話，就說要走了，我不敢留他，不過我要他把他的住處告訴我，讓

我好去找他。我說不管哥哥對他怎麼樣，我總是他的兒子。他把他住處跟我說了，就是這個大仙祠。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大仙祠去，果然在那兒找到了爹。爹說他在那兒住得不久，搬來不過一個多月。別的話他就不肯講了。以後我時常到爹那兒去，有時候我也給爹拿點東西去。我自然不肯讓哥哥曉得。媽好像曉得一點兒，她也並不管我。我在媽面前只說我見到了爹，我並不告訴她爹在什麼地方。不過我對李老漢兒倒把什麼事情都說了。他跟爹住處近，有時候也可以照應爹。」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時常到你們公館裏頭來。」（小孩側過臉朝着姚太太笑了笑，帶了點不好意思的樣子。他臉上的眼淚還沒有完全乾掉。）「爹愛花，爹總是忘不掉我們花園，他時常跟我講起。我想花園本來是我們的，雖說是賣掉了，我進去看看，拿點花綫不要緊。我把我這個意思跟李老漢兒說了，他也讓我進去。我頭一回進來，沒有碰到人，我在花台上折了兩枝菊花拿給爹，爹高興得不得了。以後我來過好多回。每回都要給你們底下人吵嘴。有兩回還碰到姚先生，挨過他一頓罵，

有一回還挨了那個趙青雲幾下打。老實說我真不願意再到你們這兒來了。不過我想起爹看到花那種歡喜樣子，我覺得我什麼苦都受得了。我不怕你們底下人打我罵我。我不是做賊。我也可以跟他們對打對罵。只有一回我碰到姚太太，你並沒有趕我，你待我像媽媽像姐姐一樣，你還折了一枝臘梅給我。我在外頭從沒有碰到一個人待我客氣，和顏悅色地跟我講過話。就只有你們兩個人。你姚太太跟你黎先生。旁的人待我都不好。我那些伯伯叔叔，堂哥哥堂弟弟都看不起我們一房人，不願意跟我們來往，好像我們一看見他們，就會向他們借錢一樣。爹跟我講過，就在前不久時候，有一天爹在街上埋頭走路，給一部私包車撞倒了，臉上擦掉了皮，流着血。那是四爸的車子，車夫認出是爹，連忙放下車子去攙爹。爹剛剛站起來，四爸看到爹的臉，認出是他哥哥，他不但招呼爹，反而罵車夫不該停車，車夫只好拉起車子走了。四爸順口吐了一口痰，正吐在爹身上。這是爹後來告訴我的。我倒替爹生氣，爹自己不過嘆兩口氣就算了。

「爹還告訴我一件事情。有天下午爹在商業場後門口碰見『阿姨』從私包車下

來。她看見爹，認出了他是誰，便朝着爹走來，要跟爹講話。爹起初有點呆了，後來聽見她喊聲『三老爺』，爹纔明白過來，連忙逃走了。以後爹也就沒有再看見她。爹說看見『阿姨』比看見四爸早兩天。我也把『阿姨』送錢的事跟他講了。他又嘆了兩口氣。他說，倒是阿姨這種人還有良心……」

小孩講了這許多話，忽然閉上嘴，精力竭盡似地倒在沙發靠背上，兩手蒙着眼睛，不讓我們再看他。我們，我向姚太太，早已被他的故事抓住了。這許久我們都屏住氣聽他講話，我們的眼光就一直在他的臉上盤旋。現在我們彷彿鬆了一口氣。我覺得呼吸暢快多了。我看見姚太太也深深地噓了一口氣。雖然她用帕在揩眼睛，可是我看出她臉上那緊張的表情已經消失了。

「小弟弟，我想不到你吃了這麼多的苦。也虧得你，換個人不會像你這樣，」她溫柔地說。小孩不作聲，也不取下手來。過了片刻，她又說：「你爹呢，他現在是不是還在大仙祠？請他過來坐坐也好。」小孩低微的哭聲從他一雙手下面透了出來。我對着姚太太搖搖頭，輕聲說：「他父親不願拖累他家裏人，他又逃走了。」

「可以找到他嗎？」她低聲問。

「我看一時不會找到，說不定他已經離開省城。他既然存心躲開，就很難找到他，」我答道。

小孩忽然取下蒙臉的手，站起來，說：「我應該回去了。」

姚太太馬上接嘴說：「你不要走。你再耍一會兒，吃點茶，吃點點心。」

「謝謝你，我肚子很飽，吃不下。我真的要回去了，」小孩說。

「我看你很累。你一個人說了這許多話，也應該休息一會兒，」姚太太關心地說。

小孩回答道：「我一點兒也不累，話說完了，我心裏頭也痛快多了。這幾年來我在心裏頭背（背誦）來背去，都是背這些話。我只跟李老漢兒講過一點兒。今天全講了。……我真的要走了。今天爹過生。媽一定在家裏等我。」

「那麼你以後時常來耍吧，你可以把我們這兒當做你自己家裏，」姚太太懇切地說。

「我要來的，我要來的！這兒是我們的老家啊！」小孩說完就朝着大開的玻璃門走去。

二十八

「你要來啊，你要來啊！」姚太太趕到花廳門口去，慫慫地招呼小孩道。

「我看他不會來了，」我沒有聽見小孩的回答，却在旁邊接了一句。

「爲什麼呢？」她轉過臉來，用痛苦和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這個地方有他那麼多痛苦的回憶，要是我，我不會再來的，」我慢聲回答她，我覺得心裏有點不好受。

「不過這兒也應該有他許多快樂的回憶吧，」她想了一會兒，纔自語似地說。

「我倒真想把花園還給他。」她在書桌前的籐椅上坐下來。

我吃了一驚：她居然有這樣的念頭！我便問道：「還給他？你想，誦詩肯嗎

她失望地搖搖頭：「他不會答應的。其實他並不愛花。反而我對這個花園倒有一點兒喜歡。」過後她又加一句：「我覺得這個孩子倒很不錯。」

「是的，他吃了那麼多苦，也懂得那麼多。本來像他這樣年紀倒應該過得更好一點，」我說。

「不過現在過得好的人也實在不多。好多人都在受苦。黎先生，你覺得這種苦有沒有代價？這種苦還要繼續多久？」她兩隻大眼睛望着我，懇切地等候我回答。

「誰知道呢！」我順口答了一句。但是我觸到她那愁煩的眼光，我馬上又警覺起來。我不能答覆她的問題，我知道她需要的並不是空話。但是爲了安慰她，我只好說：「當然有代價，從來沒有白白受的苦，那結果不久就會來的。至少再過一兩年我們就會看到勝利。」

她的臉上浮現了一絲笑意。她微微點一下頭，又把眼睛抬起來，她不再看我，但是她癡癡地在望着什麼呢？她是在望未來的遠景吧。她微微露出牙齒，溫和地說：「我也這樣想。不過勝利只是一件事情，我們不能把什麼都推給他。可是像我這

樣一個女子又能夠做什麼呢？我還不是只有等待。我對什麼事都只有等待。我對什麼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腸，我想，黎先生，你一定會看不起我。」她把眼光埋下來望我。

「爲什麼呢？姚太太，我憑什麼看不起你？」我驚訝地問道。

「我整天關在這個公館裏，什麼事都不做。也沒有好好地給誦詩管過家，連小虎的教育也沒法管。要管也管不好。我簡直是個廢人。誦詩却只是寵我，他很相信我。可是他想不到我有這些苦衷。我又不好多對他講。……」

「姚太太，你不應該苛責自己。要說你是個廢人，我不也是廢人麼？我對一切事不也是空有一番心腸？」我同情地說，她的話使我心裏有點難過，我想安慰她，一時却找不出適當的話。

「黎先生，你不比我，你寫了那麼多書，怎麼能說是廢人！」她提高聲音抗議道，同時她友誼地對我笑了笑。

「那些書又有什麼用？還不是些空話！」

「這不能說是空話。我記得有位小說家說過你們是醫治人類心靈的醫生。至少我服過你們的藥。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她的眼睛感動地發亮起來，她彷彿又看見什麼遠景了。

一般暖流進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了快樂顫動起來。我願意相信她的話，不過我仍還分辯說：「我們不過在白紙上寫黑字，浪費我們的青春，浪費一些人的時間，惹起另一些人的憎厭。我們靠一支筆還養不活自己。像我，現在就只好在誦詩家做食客。」我自嘲地微笑了。最後一句話是我帶了點開玩笑的意味說出來的。

她也輕輕笑了兩聲，但她馬上就換了責備的調子對我說：「黎先生，你在我面前不該講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是食客呢？你跟誦詩是老朋友，並且我們能夠在家裏招待你這樣的客人，也是我們的榮幸。」

「姚太太，那麼你也不要說『榮幸』兩個字吧，」我插嘴說。

「我在說我心裏想說的話，」她含笑答道。但是她的笑容又漸漸地淡下去了。

「我並不是在誇獎你。好些年來我就把你們寫的書當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母親是個好心腸的舊派老太太，我哥哥是個舊式的學者，在學堂裏頭我也沒有遇到一位先生，那些年青同學在我結婚以後也不跟我往來了。在姚家，我空時候多，他出去的時候，我一個人無聊就只有看書。我看了不少的小說，譯的，著的，別人的，你的，我都看過。這些書給我打開了一個世界。我從前的天地却只有這麼一點大：兩個家，一個學堂，十幾條街。我現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個這麼廣大的人間。我現在才挨觸到真正人的心。我現在才認識那許多的不幸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麼一回事了。有時候我高興得流起眼淚來，有時候我難過得只會發傻笑。不論哭和笑，過後我總覺得心裏暢快多了。同情，愛，互助，這些不再是空話。我的心跟別人的心挨在一起，別人笑，我也快樂，別人哭，我心裏也難過。我在這個人間看見那麼多痛苦同不幸，可是我又看見更多的愛。我彷彿在書裏面聽到了感激的，滿足的，笑聲。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樣。活着究竟是一件美麗的事，我記得你也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說：爲着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麗的事，」我插嘴更正道。

她點一下頭，接下去說：「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暢快點，活得有意義點，誰能沒有理想呢！很早我聽過一次福音堂講道，一個英國女醫生講中國話，她引了一句聖經的話：犧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從前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現在我才明白了。幫助人，把自己的東西拿給人家，讓哭的發笑，餓的飽足，冷的溫暖。那些笑聲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勞！我有時候想就是出去做一個看護也好得多，我還可以幫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攙這個一把，給那個拿點東西，拿藥來減輕第三個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話驅散第四個人的寂寞。」

「可是你也不該專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我感動地第二次插嘴說。

「我哪兒是忘了我自己，這其實是在擴大我自己。這還是一部外國小說裏的說法。我會在旁人的笑裏哭裏看見我自己。旁人的幸福裏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裏有我，旁人的思想裏，記憶裏也有我，要是能夠做到這樣，多麼好！」她臉上的微笑是多麼燦爛，我彷彿見到了秋夜的星空。我一邊聽她講話，一邊暗暗地想：這多麼美！

我又想：這笑容裏有誦詩吧？隨後又想：這笑容裏也有我麼？我感到一種高揚的心情，我彷彿被她抬高了似的。我的心跳得厲害，我感激地望着她。但是那星空又突然黯淡了。她換了語調說下去：「可是我什麼也做不到。我好像一隻在籠子裏長大的鳥，要飛也飛不起來。並且現在更不敢想飛了，」她說這末句時，似乎無意地看了一下她的肚腹，她的臉馬上發紅了。

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想說的話太多了。也許她比我更明白。她方纔那番話還在我心裏激盪。要說「擴大自己」，她已經在我身上得到效果了。那麼她需要的應該是一個證明和一些同情吧。

「黎先生，你的小說寫完了吧？」她忽然問道，同時她掉轉眼睛在書桌上看了一下。

「還沒有，這幾天寫得很慢。」她解決了我的難題，我用不着講別的話了。

她掉過頭來同情地看了我一眼，關心地說：「你太累了，慢慢兒寫也是一樣的。」

「其實也快完了，就差了一點兒。不過這些天拿起筆總寫不下去。」

「是不是爲了楊家孩子的事情？」她又問。

「大概是吧，」我答道，可是我隱藏了一個原因：小虎，或者更可以說就是她。

「寫不下去就索性休息一個時候吧。何必這樣苦你自己，」她安慰地說。接着她又掉頭看了看書桌上那疊原稿，一邊說：「我可以先拜讀原稿吧？」

「自然可以。你高興現在就拿去也行。只要把最後一張留下就成了，」我慫恿地說。

她站起來，微笑道：「那麼借給我拿去看看吧。」

我走過去，把原稿拿給她。她接在手裏，翻了一下，說：「我明天就還來。」

「慢慢看，也不要緊，不必着急，」我客氣地說。

她告辭走了。我立在矮矮的門檻上，望着這靜寂的花園，我望了許久。

晚上，天下着雨。簷前雨滴就跟落在我心上似的，那單調的聲音快使我發狂了。我對着這空闊的花廳，不知道應該把我的心安放在哪里去。我把屏風拉開來，隔斷了那一大片空間。房間顯得很小了。我安靜地坐在靠床那張沙發上。電燈光給屋子淡淡地抹了一層紫色（那是屏風的顏色）。我眼前只有憂鬱和淒涼，可是遠遠地彷彿有一個聲音在呼喊我，那是快樂的，充滿生命的聲音，隱隱約約地我看見那個照亮一切的笑臉。「犧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好像又聽見了這句話，還是那熟習的聲音。我等待着，我渴望着。然而那個聲音靜了，那個笑臉隱了。留給我的還是單調的雨聲，和陰鬱的景象。

一陣煩躁來把我抓住了。我不能忍耐這安靜。我覺得心裏翻騰得厲害。我的頭也發着隱微的刺痛，軟軟的沙發現在也變成很不舒適的了。我站起來，收了屏風。我在這個大屋子裏來回走了好一會兒。我打算走倦了時就上床去睡覺。

但是我開始覺得有什麼東西從我心底漸漸地升上來。我的頭熱得厲害。我全身彷彿要爆炸了。我跟踉地走到書桌前面，在籐椅上坐下來，我攤開那一張沒有給姚太太帶走的小說原稿，就在前一天擱筆的地方繼續寫下去。我越寫越快。我瘋狂地寫着。我滿頭淌着汗，不停地一直往下寫。好像有人用鞭子在後面打我似的，我不能放下我的筆。最後那個給人打傷腿不能再拉車的老車夫犯了偷盜行爲被捉到衙門裏去了，瞎眼女人由一個鄰居小孩陪伴着去看他，答應等着他從牢裏出來團聚。

.....

「六個月，六個月快得很，一眨眼兒就過去了！」老車夫高興地想着，他還沒有忘記那個女人回過頭拿她的瞎眼來望他的情景。他想笑，可是他的眼淚淌了下來。

.....

我寫到兩點鐘，雨還沒有住，可是我的小說完成了。

我一丟下筆，我的精力就崩潰了。我的眼睛又痛得厲害，我不能再睜開牠們。

我一搖一幌地走到床前，我沒有脫衣服，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甚至沒有想到關電燈。

早晨，我被老姚喚醒了。

「老黎，你怎麼還不起來？六點鐘了！」他笑着說。

我睜開眼睛，覺得屋子亮得很。我眼睛還是不大舒服，我便又閉上牠們。

「起來，起來！今天星期，我們去逛××祠。昭華也去。她快打扮好了。」他走到床前來催我。

我又把眼睛睜開，說：「還早呢！什麼時候去？」一邊還揉着眼睛。

「現在就去！你快起來！」他答道。「怎麼！你眼睛腫了，一定是昨天晚上又睡晏了。怪不得你連電燈都沒有關。剛纔我還跟昭華談起你，我們都覺得你這樣不顧惜身體，不成。你臉色也不大好看。晚上應該早點睡。的確你應該結婚了。」他笑起来。

「我那本小說已經寫完了，以後不會再熬夜了。你們也可以放心，不必爲結婚

的事情替我着急，」我笑答道。

「三十好幾了，不着急也得着急了，」朋友開玩笑地說。但他立刻換了語調問我：「你的小說寫完了？」

「是，寫完了。」我站起來。

「我倒要看你寫些什麼！我忘記告訴你，昭華昨晚上看你那本小說居然看哭了。她等着看你以後寫的。她沒有想到你完得這麼快。你把原稿給我，我給她帶進去。那個車夫跟那個瞎眼女人結果怎樣？是不是都蹺辮子了？我看你的小說收尾大半都是這樣。這一點我就不大贊成。第一，小人小事，第二，悲劇。這兩樣都不大合我口味。不過我倒佩服你的本領。我自己有個大毛病，就是眼高手低。我沒有這方面的才能，老是吹牛，也進步不了。」

「得啦，不要挖苦我了。我那種文章你怎麼看得上眼？我倒想不到會惹你太太流眼淚。後面這一點請你帶去，讓她慢慢兒看完還給我好了。」我去把書桌上一疊原稿交給他。我沒有在他面前露出我的喜悅和感激，雖然我從他嘴裏知道我的小說

已經得到了一個懇切的讀者。

「好，我給她拿去。」他看見老文打臉水進來，便加添說：「我先進去，等你洗好臉吃過早點我再來。」

過了半點鐘光景他同他太太到園子裏來。我正在花台前面空地上散步。她的臉色比昨天好看些，也許是今天擦了粉的緣故。病容完全消失了。臉上籠罩着那個好像比陽光還明亮的微笑。她穿了一件淺綠色地（淺得跟白色相近了）印深綠色小花的旗袍，上面罩一件燈籠袖的灰絨線衫。

「黎先生，對不起，誦詩今天把你吵起來了。我們不曉得你昨天晚上趕完了你的小說，你一定睡得很少，」她含笑說。

「不，我睡得很夠了。誦詩不來喊我，我也要起來的。」我還說着客氣話。

「老黎，你這明明是客氣話。我喊你好幾聲，才把你喊醒，你睡得真甜，」老姚在旁邊笑着說。

我沒法分辯，我知道我露了一點窘相。我看見她微微一笑，對她丈夫說：「我

們走吧。黎先生不曉得還要不要耽擱。」

「我好了，那麼就走吧，」我連忙回答。

二門外有三部車子在等我們。我照例地坐上在外面雇來的街車，我的車夫沒有他們的車夫跑得快。還只跑了六七條街，我的車子就落在後面了。我看見他們的私包車在另一條街的轉角隱去。後來我的車子又追上了他們。姚太太的在太陽下發光的濃髮又在我前面現出來。老姚正回過頭大聲跟她講話。我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不過我能夠看到他的滿意的笑容。

快要出城的時候，我的車子又落後到半條街以上了。我這輛慢車剛跑到十字路口，就被一羣穿布短衫的苦力攔住了路。他們兩個人一組挑着大石塊，從城外進來，陸續經過我面前。人數大約有三十多個。還有四五個穿制服背槍拿鞭子的人押着他們。他們全剃着光頭，只在頂上留了一撮黑髮，衣服髒得不堪，脚下連草鞋也沒有穿一雙。我坐在車上並不注意地看這行列，我覺得那些人全是一樣的年紀，一樣

的臉龐，眼睛陷入，兩頰凹進，臉色灰白，頭埋着，背駝着，額上冒着汗，他們默

默地走了過去。無意間我的眼光挨到其中的一張臉，就定在那上面了。我禁不住驚叫了一聲。我的叫聲雖然不高，却使得那張臉向着我這面轉過來。那個人正抬着扁担的前一頭，現在站住了，略略抬起頭來看我。還是那張清秀的長臉，不過更瘦，更髒，更帶病容。在他看我的那一瞬間，他的眼睛還露了一點光彩，但馬上就陰暗了。他動了動嘴唇，又好像想跟我說什麼話，却又講不出來，只把右手稍微舉了一下。那隻乾枯的手上指縫間長滿了疥瘡，有的已經潰爛了。他用右手去搔那隻搭在扁担上的左手。他這一搔，我渾身都好像給他搔癢了。

「走！你想做啥子！」一個粗聲音在旁邊叱罵道。接着一下鞭子打在他的臉上，他「哎呀」叫了一聲，臉上立刻現出一條斜斜的紅印，從耳根起一直到嘴邊止，血快淌出來了。他連忙用手遮住他的傷痕。眼淚從他那半死似的眼裏迸出，他也不去揩，就低下頭慢慢地走了。

「楊——」我到這時纔吐出一個字來，痛苦像一塊石頭塞住我喉管，我掙扎了好久，忽然叫出一聲「楊先生。」

他已經走過去了，又回過頭來匆匆地看我一眼。他還是什麼也不說地走了。我想下車去拉他回來。但這只是我一時的想法，我什麼事也沒有做，就讓我的車夫把車子拉過街口了。

三十

我的車子到了××祠，老姚夫婦站在門前等我。

「怎麼你現在才到！我們等了好久了，」老姚笑着問道。

「我碰到了一個熟人！」我簡簡單單地回答他。他並沒有往下問是誰。我正躊躇着是不是要把剛纔看見楊夢癡的事告訴他太太，却聽見她對老姚說：「我們等一會兒跟老李招呼一聲，他給黎先生喊車子時，要挑一部跑得快的。」剃了光頭的楊夢癡的面顏在我眼前幌了一下。我心裏暗想，倒虧得這個慢車夫，我才有機會跟楊夢癡碰見。

我現在知道那個父親的下落了！可是我能夠把這消息告訴他的孩子麼？我能夠

救他出來麼？救他出來以後又把他安置在什麼地方？——我們走進廟宇時，我一路上的就是這些問題。兩旁的景物在我眼前匆匆地過去，沒有在我腦裏留下一個印象。我們轉進了一條幽靜的長廊，牠一面臨荷花池，一面靠壁。我們在欄杆邊一張茶桌上坐下來。

陽光還沒有照下池子，可是池裏已經撐滿了綠色的荷傘。清新的晨氣瀰漫了整個走廊。廊上幾張茶桌，就只有我們三個客人。四周靜得很。牆外高樹上響着小鳥的悅耳的鳴聲。堂倌拿着抹布，懶洋洋地走過來。我們向他要了茶；他把茶桌抹一下又慢慢地走開了。過了幾分鐘，他端上了茶碗。一種安適的感覺漸漸地滲透了我全身。我躺在竹椅上打起瞌睡來。

「你看，老黎在打瞌睡了，」我聽見老姚帶笑說。我懶得睜開眼睛。我覺得他好像是在遠處講話。

「讓他睡一會兒吧，不要喊醒他，」姚太太低聲回答道；「他一定很累了，昨天晚上寫了那麼多字。」

「其實他很可以在白天寫。晚上寫多了對身體不大好。我勸過他，他却聽我的話，」老姚又說。

「大概晚上靜一點；好用思想。我聽說外國人寫小說，多半是在晚上，他們還常常熬夜。」老姚太太接着說，她的聲音低到我差一點聽不清楚了。「不過這篇小說寫完，他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些時候了。她忽然又問一句：「他不會很快就走吧？」我的睡意被他們的談話驅走了，可是我還不得不裝出熟睡的樣子，不敢動一下。」

「他走？他要到哪兒去？你聽見他提過走的話嗎？」老姚驚訝地問道。

「沒有。不過我想他把小說寫好了，說不定就會走的。我們應該留他多住幾個月，他在外頭，生活不一定舒服，他太不注意自己了，老文，周嫂他們都說，他脾氣好，他住在我們花園裏頭，從來不要他們拿什麼東西。給他送什麼去，他就用什麼，」老姚太太說。

「在外面跑慣的人就是這種脾氣。我就喜歡這種脾氣！」老姚笑着說。

「你也跑過不少地方，怎麼你沒有這種脾氣呢？」姚太太輕輕地撲嗤笑道。

「我要特別一點。這是我們家傳。連小虎也像我！」老姚自負地辯道。

姚太太停了一下，纔接下去說：「小虎固然像你，不過他這兩年變得多了。再讓趙家把他縱容下去，我看以後就難管教了。我是後娘，趙家又不高興我，我不好多管他。你倒應該好好管教他。」

「你的意思我也了解。不過他是趙家的外孫，趙家要寵他，我也不便干涉。橫豎小虎年紀還小，脾氣容易改，過兩年就不要緊了，」老姚說。

「其實他年紀也不算小了。……別的都可以不說。趙家不讓他好好上學，就只教他賭錢看戲，這實在不好。況且就要大考了。你看今天晚上要不要再打發人去接他回來？」姚太太說。

「我着打發人也沒有用，還是我自己走一趟吧。不過小虎外婆的脾氣你也曉得，跟她講道理是講不通的，只有跟她求情還有辦法，」老姚說。

「我也知道你我處境都難，不過你只有小虎這個兒子，我們也應該顧到他的前

途，「姚太太說。

「你這句話不對，我不只小虎一個兒子，我還有……」他得意地笑了。

「呸！」她輕輕啐了他一口，我想她的臉一定發紅了。「你小聲點。黎先生在
這兒。我說正經話，你倒跟人家開玩笑。」

「不說了。再說下去，就像我們特意跑到這兒來吵架了。要是給老黎聽見，他
寫起小人小事來，把我們都寫進去，那就糟了，」老姚故意開玩笑道。

「你可不是『小人』啊。你放心，他不會寫你這種『貴人』的，」姚太太微笑
地說。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咳嗽嗽，把眼睛慢慢睜開來。

「黎先生，睡得好吧？是不是我們把你吵醒了？」她親切地問我。

我連忙分辨說不是。

「我們正在講你，你就醒了。幸好我們還沒有講你的壞話，」老姚接着說。

「這個我相信。你們決不是爲了講我的壞話才來逛××祠的，」我說着，連自

已也笑了。

「老黎，你要不要到大殿上去抽個籤，看看你前程怎樣？」老姚對我笑道。

「我用不着抽。你倒應該陪你太太去抽支籤才對，」我開玩笑地回答。

「好，我們去抽支看看，」老姚對他太太說，他站起來，走到他太太竹椅背後去。

「這個沒有意思，我不去，」他太太搖搖頭，不好意思地說。

「這不過是逢場作戲，你何必把牠認真呢！去吧，」他催促她站起來。

「好，我在這兒守桌子，你們去吧。既然誦詩有興致，姚太太就陪他走一趟吧

」，我湊趣地幫忙老姚說話。

姚太太微笑着，慢慢地站起來，掉過臉對她丈夫說：「我這完全是陪你啊。」她又向我說：「那麼請你在這兒等一會兒，你可以好好地睡覺了。」她笑了笑，拿着手提包，讓她丈夫挽着手勝走了。

這時我後面隔兩張桌子的茶桌上已經有了兩個客人，這是年青的學生，各人拿

了一本書在讀。陽光慢慢地爬下池子。幾隻麻雀在對面簷上噉噉喳喳地講話。一種平靜安適的空氣籠罩着這個地方。我正要閉上眼睛，忽然對面走廊上幾個遊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疲倦馬上消失了。我注意地望着他們，我最先看到楊家小孩（他穿了一身黃色制服），其次是他哥哥，後來才看見他母親同一個年青小姐。她們走在她後面，那個小姐正在跟楊三太太講話，她們兩個都把臉向着池子，忽然楊三太太笑了，那個小姐也笑了。走在前面的兩個少爺都停了脚步，掉轉身子同她講話。他們也笑了。

他們的笑聲隱隱地送到我耳裏來。我疑心我是在做夢。我剛纔不是還看見那個丈夫和父親？我不是親眼看見那一下鞭打？現在我又聽見了這歡樂的笑聲！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跟那個抬石頭的人相隔這麼近，却像生活在兩個世界裏面。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保存着一點舊日的記憶。可是過去的愛和恨在我眼裏還凝成一根練子，把他們跟那個人連在一起。我一個陌生人忘不掉他們那種關係。我也知道我沒有資格來裁判他們，然而他們的笑聲引起了我的反感。他們正向我這面走來，他

們愈走近，我心裏愈不高興。我看見小孩的哥哥同着那位小姐從小門轉到外面去了。小孩同他母親便轉到我這條走廊上來。小孩走在前面，他遠遠地認出了我，含笑跟我打招呼，他還走到茶桌前來，客氣地喚了我一聲：「黎先生。」

「你跟你母親一塊兒來逛××祠？」我笑着說，我看見他那善良親切的笑容，我的不快漸漸地消失了。

「是，還有我哥哥，跟我表姐，」他帶笑回答，便掉轉身走到他母親身邊去，對她低聲講了幾句話。她朝我這面看了一眼，便讓他挽着她膀子到我面前，他介紹說：「這是我媽。」

我連忙站起來招呼她。她對我微笑地點了點頭，說了聲「請坐。」我仍還立着。她又說：「我寒兒說，黎先生時常給他幫忙，又指教他，真是感謝得很。」

「楊太太太客氣了，我哪兒說得上幫忙，更說不上指教，令郎的確是個好子弟，我倒喜歡他，」我謙虛地說。那小孩在旁邊望着我笑。

「黎先生，哪兒曉得，他其實是個最不聽話的孩子，」她客氣地答道，又側下

頭對她兒子說：「聽見沒有？黎先生在誇獎你，以後不要再淘氣了。」過後她又對我說：「黎先生，請坐吧，我們不打擾你了。」她微笑地跟我點一下頭。便同她孩子一道走了。

「黎先生，再見啊，」小孩還回過頭來招呼我。

我坐下來。我的眼裏還留着那個母親的面影。這是一張端正而沒有特點的橢圓形臉，並不美，但嘴角却常常露出一種使人愉快的笑意。臉上淡淡地擦了一點粉，頭髮相當多，在後面挽了一個髻。身上穿了一件咖啡色短袖旗袍。從面貌上，她不過三十幾歲的光景，（事實上她應當到了四十！）並且她是一個和善可親的女人。那是可能的嗎，楊家小孩的故事？就是這個女人，她讓她丈夫落進污泥裏去的嗎？——我疑惑地想着，我轉過頭去看他們。母子兩個剛在學生後面那張茶桌上坐下來，母親親切地對她兒子笑着。她決不像是一個冷酷的女人！

「老黎，好得很，上上籤！」老姚的聲音使我馬上轉過頭去。他滿面光彩地陪着太太回來了。他對我講話時，人離我們茶桌還有幾步路。

「在哪兒？給我看看，」我說。

「她不好意思，給她撕掉了，」老姚得意地笑着說。

「沒有什麼意思，」她紅着臉微笑道。

我也不便再問。剛巧這時小孩的哥哥陪着小姐進來了。我便對姚太太說：「楊家小孩的哥哥來了，那個是他表妹。」

姚太太抬起頭，隨着我的眼光看去。老姚也回過頭去看那兩個人。

那個小姐穿了一件粉紅旗袍，兩根辮子垂在腦後，圓圓的一張臉不算漂亮，但也不難看，看年紀不過十八九，眼睛和嘴唇上還帶着天真的表情。她毫不羞怯地承受着我們三個人的眼光，並且動着輕快的步子走過了我們身旁。

「兩弟兄真像！哥哥就是白淨點，衣服整齊點。不像是個厲害的人，怎麼會對他父親那樣兇！簡直想不到！」姚太太低聲對我說。

「人是不可以貌相的。況且他父親也太不爭氣了，難怪他——」老姚插嘴說。

從這話我便知道姚太太已經把小孩的故事告訴她丈夫了。

「他的表妹也不錯，一看就知道是個實心的好人。他兄弟在哪兒呢？」姚太太接着說。

「就在那張桌子上，他母親也在那兒，」我答道，把頭向後面動了一下。

「對啦，我看到了，」她微微點頭說。「他母親相貌很和善。」她喝了兩口茶，把茶碗放回桌上。她又把眼光送到那張茶桌上去。過了好幾分鐘她又回過頭來說：「他們一家人很親熱，很和氣，看樣子都是可親近的人。怎麼會發生那些事情？是不是另外還有原因？」

「我給你說外表是不可靠的。看人萬不要看外表。其實就是拿外表來說，那個小孩哪里比得上小虎！」老姚說。

姚太太不作聲。我也沉默着。我差一點兒要罵起小虎來了，這是我費了大力纔止住的。我咬緊嘴唇，我也把臉掉向那張茶桌。

我的感情已經有了改變，現在變得更多了。我想：我有什麼權利憎厭那幾個人的笑聲和幸福呢？難道我是一個宣言「復仇在我」的審判官，還得把他們這僅有的

一點幸福也奪去麼？

斷續的笑聲從他們桌上傳了過來。還是一樣的愉快的笑聲，可是牠現在並不刺痛我的心了。爲什麼我不該跟着別人快樂呢？爲什麼我不該讓別人快樂呢？難道我忘了這一個事實：歡欣的笑聲已經漸漸地變成可以珍貴的東西了？

沒有人會猜到我的心情。我跟老姚夫婦談的是另一些話。其實我們談話並不多，因爲老姚喜歡談他的小虎，而我聽見他誇獎小虎就要生氣。

十一點光景，我們動身到廟裏飯館去吃午飯。小孩也到外面去。他走過我們茶桌。我們剛站起來，他忽然過來先跟姚太太打個招呼，隨後拉着我的膀子，向外走了兩步。他帶着嚴肅的表情小聲問我：「你有沒有我爹的消息！」

我躊躇了一下。話語幾乎要跳出我的口了，我又把牠們嚥下去。但很快地我就決定了用什麼話來回答他。我搖搖頭，很坦然地說：「沒有。」我說得很乾脆，我不覺得自己是在說謊。

小孩同我們一路出去。老姚夫婦在前面走，我和小孩跟在後面。小孩閉緊嘴，

不講話。我知道他還在想他父親的事。他把我送到飯館門口，他跟我告別時，忽然伸過頭來，像報告重要消息似地小聲說：「黎先生，我忘記告訴你一件喜事：我表姐其實是我未來的嫂嫂。他們上個星期訂婚的。」

他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他不等我說話就轉身跑開了。

我站在門口望着他的背影。這孩子不像是一個有着慘痛身世的人。他的脚步還是那麼輕快。這個「喜事」顯然使他快樂。

我這樣想着，他表姊的圓圓臉就在我眼前前幌了一下。這是一張沒有深印着人生經驗的年青的臉龐，和一對天真地眨着的亮眼睛。我應該替這小孩高興。真的，他不該高興嗎？

「老黎，你站在門口幹嗎？」老姚在裏面大聲叫我。

我驚醒地轉過身去。我在飯桌旁坐下來以後，我便把小孩告訴我的「喜事」轉告他們。

「那位小姐倒還不錯。看起來他們一家人倒和和氣氣的。好些家庭還不及他們

。我覺得也虧得那個做哥哥的，全靠他一個人支持這個家，「姚太太說着，她臉上也露出一點喜色。

我同意她的話。並且我爲了先前沒有對小孩講真話的事感到一點寬慰。

三十一

這天回到家裏，我終於押遇見小孩父親的事情對老姚夫婦講了。

他們在表示了憐憫，發出了嘆息以後，一致主張設法救那個人出來。老姚自負地說他有辦法，他知道那個地方，他有熟人在那里做事。他太太第一個鼓舞他，我也在旁邊敦促。他一時高興，就叫人立刻預備車子，他要出去找人想辦法。他說他對這事情很有把握。

老姚走後，他太太還跟我談了一陣話。她認爲那個人出來以後，我們應該給他安排一個較好、較安適的生活。我自然贊成這個意見。我主張先送他進醫院。她說等他從醫院出來，她丈夫一定可以給他一個適當的工作，將來他壞習氣改好了，我

們再設法讓他們一家人團聚。我們說着夢話，並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我們太相信老姚的「把握」了。

晚上我等着老姚來報告他活動的結果。可是等到十點鐘我還沒有聽見老姚的腳步聲。疲倦開始向我襲擊。蚊子也飛到我周圍來了。在這一年裏，我才第一次注意到蚊子的討厭。我又看見一隻蒼蠅在電燈下飛舞。我失掉了抵抗的勇氣。我躲到帳子裏去了。

這一晚我得到一個無夢的睡眠。早晨我醒得很遲，沒有人來打擾我。並且我起來了許久，老文纔來給我打臉水。

從老文嘴裏，我知道朋友昨晚回家遲，並且爲着小虎的事情跟他太太吵了架，今天一早就坐車出去了。

「這不怪太太。虎少爺在趙家白天賭錢，晚上看戲，不去上學讀書，又不要家裏人去接。太太自然看不慣，老爺倒一點不在乎。太太打發人去接，接了兩天都不回來。老爺說自己去接，他倒陪趙外老太太帶虎少爺去看戲，看完戲，還是一個人

回來。太太多問了幾句，老爺反而發起脾氣來，把太太氣哭了，「老文帶着不平的語調說，他張開沒有門牙的嘴，痛苦地望着我。

「你們太太呢？」我關切地問他。

「多半還沒有起來。不過今早晨老爺出門的時候，並不像還在生氣的樣子，現在多半沒有事情了。我們還是聽見周大娘講的。」

我吃過早點以後不久，周嫂來收檢碗碟時，還給我帶來我那小說的全部原稿。

她說：「太太還黎先生的，太太說給黎先生道謝。」

姚太太把原稿給我裝訂起來了，她還替我加上白洋紙的封面和封底。倒是我應該感謝她。我把這意思對周嫂說了，要周嫂轉達。我又向周嫂問起吵架的事。周嫂的回答跟老文的報告差不多，不過更詳細一點：他們吵得並不厲害，不久就和解了。老爺一講好話，太太就止哭讓步。今早晨老爺出門，還是爲着別的事情。

周嫂跟老文一樣，不知道楊家的事。我從她口裏打聽不到老姚昨天奔走的成績。不過我揣想，周嫂說的別的事情大概就是楊夢癡的事吧。看情形姚太太今天不會

到花園裏來了。我只有忍耐地等着老姚回來。

直到下午三點鐘光景，老姚纔到下花廳來看我。

「唉，不成；不成。沒有辦法！」他一進來，就對着我搖頭。他臉上帶了一種厭倦的表情。（我從沒有見過他有這一類的表情！）他走到沙發前，疲乏地跌坐下去。

「你一定打聽到他的下落了。那麼以後慢慢兒想法也是一樣，」我說。

「就是沒有打聽到他的下落！地方倒找到了，可是問不到姓楊的人。那里根本就沒有姓楊的人！要是找到人，我一定有辦法。」

我望着他的臉，我奇怪他平日那種洒脱的笑容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我感到了失望。我說：「也許是他們故意推脫。」

「不會的，不會的，」他否定說，「我那個朋友陪我一道去，他們不會說假話來敷衍。」他停了一下，抬起手在鬚邊搔了搔，沈吟地說：「說不定他用的不是真姓名。」

「這倒是可能的，」我點頭說，一道光在我腦子裏閃了一下。「不錯，一定是這樣。他出了事怕給家裏人丟臉，才故意改了名姓。那麼說不定就是認出他來，他也會不承認他是楊夢癡。」

「這就難辦了，」老姚說。他掏出煙盒來，點了一支紙煙抽着，一面倒在沙發靠背上。我看見他一口一口地吐着煙圈，我想起他跟他太太吵架的事。我打算給他一點勸告，却又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始才好。過了幾分鐘他稍微彎起身子，又說：「我還有個辦法。你把楊老三的相貌給我仔細地描寫一下。我過兩天想法親自去看一看。只要找到他本人，不管他承認不承認，保出來再說。或者我再找你去看看，你一定會認出他的。」

這是一個好辦法！我寬慰地噓了一口氣。我好像在崎嶇的山道上瞥見了一條大路。我憑着記憶把楊夢癡的面貌詳細地描畫了一番，他聽得很仔細，好像要把我的每句話都記在心裏似的。

談完楊夢癡的事，我們都感到一點疲倦。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老姚忽然站

起來，在屋裏走了一陣。他愁煩地望着我，說：「老黎，我昨天跟昭華吵過架。」他又掉轉身踱起來。

「爲什麼呢？我還是第一次聽見說你們夫婦吵架。」我故意做出驚愕的樣子，其實我已經知道了那個原因。

他把手放在鬢上搔了搔，走到我面前站住了。他皺了皺眉毛，說：「就是爲了小虎的事情。昨天我去趙家接他，沒有接回來，他外婆留他多耍幾天。昭華覺得我太縱容小虎，她抱怨我，我們就吵起來了。後來還是我讓了步，才沒有事。其實是她誤會了我。並不是我不接小虎回家。我實在拗不過他外婆。有錢人的脾氣真古怪。她又只有這麼一個外孫。你看我有什麼辦法！」

他求助似地向我攤開兩隻手。我不講一句話。我不滿意他那個態度。

他走回到他原先坐的沙發上坐下來。他接着說：「我昨天晚上整晚都沒有睡好覺。我越想心裏越不好過。這是我們頭一次吵架。我們結婚三年多，從來沒有吵過架。現在開了頭，以後就難說了。昨天也是我不好，我先吵起來。」他又取出一根紙

烟來，點着抽了幾口。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說：「這的確是你不好。你根本就不該讓趙家毀掉小虎，小虎是你的兒子。——」

「你不能說趙家毀他。趙家愛小虎比我愛他還厲害，」他不以為然地插嘴說。他把紙烟擲在地板上，用腳踏滅了火。

我生起氣來。這一次輪着我站在他面前講話了。我揮着手大聲說：「你還說不是毀掉他？你想想看小虎在趙家受的是什麼教育！賭錢，看戲，擺闊，逃學……你以為趙家現在有錢，那麼他們就永遠有錢，永遠看着別人連飯都吃不飽，他們自己年年買田，他們兒子，孫子，外孫，曾孫，重孫都永遠有錢，都永遠賭錢，看戲，吃飯，睡覺嗎？你以為我們人就吃的是錢，睡的是錢，把錢當作爸爸，一輩子抱住錢啃嗎？」我覺得自己臉都掙紅了。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老姚連忙搖手打岔說，「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從來沒有想到錢上面。」

我的氣還沒有消，我固執地說：「我並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上回我勸你，你明明白白跟我說過，你又不是沒有錢，用不着害怕小虎愛玩不讀書。其實講起賭錢，一個王國也可以輸掉，何況你一院公館，千多畝田！我們是老朋友，我應當再提醒你，楊家從前也是這里一家大富，現在楊老三怎樣了？」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他連連揮手說。他不跟我發脾氣，也不替他自己辯護。他只是頹喪地躺在沙發上。

我並不同情他，我繼續用話語來逼他。我說：「也應當想到你太太，你這樣叫她做後娘的怎麼辦？你早就應當想到趙家，那麼你就不該續弦，續了弦你就不該光想到趙家。我怕你爲着趙家，毀了你自己的幸福還不夠，你還會毀掉你太太的幸福。」我只顧自己說得痛快，不去想他的痛苦。後來我看見他用左手蒙住兩隻眼睛，我才閉了嘴。我心裏也有點難過。他究竟是我的老朋友！

以後我們都沒有講話。他取下手來，抽完一支烟纔告辭走了。

這天我剛剛吃過晚飯，老姚忽然來約我去看影戲。我知道他是陪太太去的。我

想，在他們夫婦吵過架以後，我應該讓他們多有時間單獨在一起，不要夾在中間妨礙他們，我想找個托辭推謝了。我順口問他去看什麼片子，他答說是『吾兒不肖』。我感到驚喜。我看過這影片。已經相當舊了，不過對他們倒是很新鮮的。並且牠一定會給老姚一個教訓。也許比我的勸告更有效力。

我送他們夫婦上車，我出去散步。我看見姚太太臉上罩着安靜的神情，她對我微笑，笑容跟平日一樣。老姚的臉上也有喜色，先前的疲倦已經消散了。

我希望他們以後永遠過着和睦的日子。

三十二

第二天老姚在午飯時間以前來看我。他用了熱烈的語調對我恭維昨晚的影片。他受了感動，無疑地他也得到了教訓。他甚至對我說他以後要好好注意小虎的教
育了。

我滿意地微笑着。我相信他會照他說的做去。

「小虎昨天回來了吧？」我順口問了一句。

「沒有。昨天我跟昭華回來得太晚，來不及派人去接他。今天我一定要接他回來，」老姚說着，很有把握地笑了笑。

老姚沒有吹牛。下一天早晨老文來打臉水時，他告訴我，虎少爺昨晚回家，現在上學去了。後來他又說，虎少爺今天不肯起床，還是老爺拉他起來的，老爺差一點兒發脾氣，虎少爺只好不聲不響地坐上車子讓老李拉他去上學。

這個消息使我感到痛快，我覺得心裏輕鬆了許多。我洗好臉照常到園子裏散步。吃過早點後不久我便開始工作。

我在整理我的小說。我預計在三個多禮拜內寫成的作品，想不到却花了我這麼多天的功夫。我差一點對那位前輩作家失了信。他已經寄過兩封信來催稿了。我決定在這星期內寄出去。

整理的工作相當順利。下半年老姚同他太太到園裏來時，我已經看好五分之一的原稿了。

他們就要去萬家，車子已經準備好了，他們順便到我房裏來坐一會兒，或許還有一個用意：讓我親眼看見他們已經和好了。下午天氣突然熱起來。丈夫穿着白夏布長衫，太太穿着天藍色英國麻布的旗袍。兩個人臉上都帶着幸福的表情。

「黎先生，謝謝你啊，」姚太太看見我面前攤開的稿紙，便帶笑地說。「我覺得你這個結局改得好。」

「這倒要感謝你，姚太太，是你把他們救活了的，」我高興地回答她，我誠心地微笑了。

「其實你這部小說，應該叫做『憩園』才對。你是在我們憩園裏寫成的，」老姚在旁邊插嘴說。

「是啊。黎先生可以用這個書名做個紀念。本來書裏頭有個茶館，那個瞎眼女人從前就在那兒唱書。車夫每天在茶館門口等客，有時看見瞎眼女人進來，有時看見她出去，偶爾也拉過她的車。他們就是在那兒認得的。後來瞎眼女人倒運了，才不在那家茶館唱書。那家茶館裏頭也有花園，黎先生叫他做明園，」姚太太接着說

，這番話是對她丈夫說的，不過她也有要我聽的意思。她的目的達到了。我聽見她這麼熟悉地談起我的小說，我非常高興，並且我很願意依照她的意思辦這件小事。

「不錯，不錯，叫那個茶館做憩園就成了，橫豎不會有人到我們這兒來吃茶的。老黎，你覺得怎樣？」老姚興高彩烈地問我道。

我應允了他們。我並且說：「你既然不在乎，我還怕什麼呢？」我拿起筆馬上在封面上題了「憩園」兩個字。

他們走的時候，我陪他們出去。欄杆外綠磁凳上新添的兩盆桅子花正在開放，一陣濃郁的甜香撲到我的鼻端來。我們在欄前站了片刻。

「黎先生，後天請不要出去，在我們家裏過端午啊，」姚太太側過臉來說。我笑着答應了。

「啊，我忘記告訴你，」老姚忽然大聲對我說，他拍了一下我的肩頭，「昨天我碰到我那個朋友，我跟他講好了，過了節就去辦楊老三的事，他不但答應陪我去，他還要先去找負責人疏通一下。我看事情有七八成的把握。」

「這是再好沒有的了。等事情辦成功，楊夢癡身體養好，工作找定，我們再通知他家裏人，至少他小兒子是很高興的，」我高興地說。

「不要緊，楊老三出來以後，什麼事都包在我身上，」老姚說着，還得意地做了一個手勢。

「黎先生，花廳裏頭蚊子多吧？我前天就吩咐過老文買蚊香，他給你點了沒有？」姚太太插嘴問道。

「不多，不多，不點蚊香也成，況且又有紗窗，」我客氣地說。

「不成，單是紗窗不夠，花廳裏非點蚊香不可！一定是老文忘記了，等會兒再吩咐他一聲，」老姚說。

我們走出園門，看見車子停在二門外，老文正站在天井裏同車夫們講話。姚太太在上車以前還跟老文講起買蚊香的話，我聽見老文對她承認他忘了那件事情。佈滿皺紋的老臉上現着抱歉的微笑。可是並沒有人責備他。

我回到園內，心裏很平靜，我又把上半年改過的原稿從頭再看一遍，我依照老

姚夫婦的意思，把那茶館的名稱改作了憩園。

我一直工作到天黑，並不覺得疲倦。老文送蚊香來了。我不喜歡蚊香的氣味，但也只好讓他點燃一根，插在屋角。我關緊了門。紗窗攔住蚊子的飛航。房裏相當靜，相當舒適。我扭燃電燈又繼續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三點鐘，我把全稿看完了。

睡下來以後，我一直做着怪夢。我夢見自己做了一個車夫，拉着姚太太到電影院去。到了電影院我放下車，車上坐的人却變做楊家小孩了！電影院也變成了監牢。我跟着小孩走進裏面去，正碰見一個禁子押了楊夢癡出來。禁子看見我們就說：『人交給你們了，以後我就不管了。』他說完話，就不見了。連監牢也沒有了。只有我們三個人站在一個大天井裏面。楊夢癡腳上戴着腳鐐，我們要給他打開，却沒有辦法。忽然警報響了，敵機馬上就來了，只聽見轟隆轟隆的炸彈聲，我一着急，就醒了。第二次我夢見自己給人關在牢裏，楊夢癡跟我同一個房間。我不知道我是爲了什麼事情進來的。他說他也不知道他的罪名。他又說他的兒子正在設法救他。這天他的兒子果然來看他。他高興得不得了。可是他去會了他兒子回來，却對我說

他兒子告訴他，他的罪已經定了：死刑，沒有挽救的辦法。他又說，橫豎是一死，不如自殺痛快。他說着就把頭朝壁上一碰。他一下就碰開了頭，整個頭全碎了，又是血，又是腦漿……我嚇得大聲叫起來。我醒來時，滿頭是汗，心冬冬地跳。窗外響着第一批鳥聲。天開始發白了。

後來我又沈沈地睡去。到九點多鐘我纔起來。

我對我這部小說缺乏自信心。到可以封寄牠的時候，我却躊躇起來，不敢拿牠去浪費前輩作家的眼睛。這天我又把牠仔細看了一遍，還是拿牠攔起來。到端午節後一天我又拿出原稿來看一遍，改一次，一共花了兩天功夫，最後我下了決心把牠封好，自己拿到郵局去寄發了。

我從郵局回來，正碰到老姚的車子在二門外停下。他匆匆忙忙地跳下車，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你回來得正好，我有消息告訴你。」

「什麼消息？」我驚訝地問道。

「我打聽到楊老三的下落了，」他短短地答了一句。

「他在什麼地方？可以交保出來嗎？」我驚喜地問他，我忘了注意他的臉色。

「他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那麼現在在哪兒？」

「我們到你房裏去談吧，」老姚皺着眉頭說。我一邊走一邊心裏在想：難道是他逃出來了？

我們進了下花廳。老姚在他常坐的那張沙發上坐下來。我牢牢地望着他的嘴唇，等候着牠們張開。

「他死了，」老姚說出這三個字，又把嘴閉上了。

「真的？我不信！他不會死得這麼快！」我痛苦地說，這個打擊來得太快了。

「你怎麼知道死的是他！」

「他的確死了，我問得很清楚。你不是告訴我他的相貌嗎？他們都記得他，相貌跟你講的一模一樣，他改姓孟，名字叫遲。不是他是誰！我又打聽他的罪名，說是竊盜未遂，又說他是慣竊，又說他跟某項失竊案有關。關了才一個多月。……」

「他怎麼死的？」我插嘴問道。

「他生病死的。據說他有一天跟同伴一塊兒抬了石頭回來，第二天死也不肯再出去抬，他們打他，他當天就裝病。他們真的就把他送到病人房裏去。他本來沒有大病，就在那兒傳染了霍亂，也沒有人理他，他不到三天就死了。屍首給蓆子一裹，拿出去也不知道丟在哪兒去了。……」

「那麼他們把他埋在哪兒？我們去找到他的屍首買塊地改葬一下，給他立個碑也好。我那篇小說寄出去了，也可以拿到一點錢。我可以出一半。」

老姚斷念地搖搖頭說：「恐怕只有鬼知道他自己埋在哪兒！我本來也有你這個意思。可是問不到他屍首的下落。害霍亂死的人那個還敢黏他！不消說丟了就算完事。據說他們把死人總是丟在東門外一個亂墳壩裏。常常被野狗吃得只剩幾根骨頭。我們就是找到地方，也分不出哪根骨頭是哪個人的。」

我打了一個冷噤。我連忙咬緊牙齒。一陣突然襲來的情感慢慢地過去了。

「唉，這就是我們憩園舊主人的下場，真想不到，我們那棵茶花上面還刻得有

他的名字！」老姚同情地長嘆了一聲。

死了，那個孩子的故事就這樣地完結了。這一切都是可能的嗎？我不是在做夢？這跟我那一晚上的怪夢有什麼分別！我忽然記起他留給兒子的那封短信。「把我看成一個死人吧……讓我安靜地吃我自己摘下的菓子。」難過這就是他摘下的菓子麼？我自然不是他的朋友。可是我想想大仙祠的情形，我的眼淚就淌出來了。

「我去告訴昭華，」老姚站起來，自語似地說，聲音有點嘶啞，他短短地嘆一口氣，就走出去了。

我坐着不動一下，癡癡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種不可抗拒的疲倦從頭上壓下來。我屈服地閉上眼睛。

三十三

我昏昏沈沈地過了一個星期。我每天下午發燒，頭昏；胃口不好，四肢軟弱。我不承認我害病。我有時還出去看電影。不過我現在用不着伏在桌上寫字了。天晴

時我每天照常到園子裏散步兩次。我多喝開水，多睡覺。

老姚每天來看我一次，談些閒話。他不知道我生病，只說我寫文章太辛苦了，這兩天精神不太好。他勸我多休息。他自己倒顯得精力飽滿。他好像把那些不痛快的事情完全忘了似的，臉上整天擺着他那對什麼都不在乎的笑容，他還常常讓我聽見他的爽朗的笑聲。他太太也常來，總是坐一些時候，同她丈夫一道回去。到底是她細心，她看出了我在生病，她勸我吃藥；她還囑咐廚房給我預備稀飯。她的平靜的微笑表示着她內心的愉快。我在旁邊觀察他們夫婦的關係，我覺得他們還是互相愛着，跟我剛來時看見的一樣。小虎也到我房裏來過兩次，我好久沒有被他正眼看過了。他現在對我也比較有禮貌一點。我向他問話時，他居然客氣地回答幾句。並且從老姚的口中我知道趙老太太帶着孫兒孫女到外縣一個親戚家裏作客去了，大約還要過兩個星期才回省來，小虎沒有人陪着玩，也只好安安分分地上學讀書，回家溫課，並且也肯聽他父親的話。

那麼這一家人現在應該過得夠幸福了。我替他們高興，並且暗暗祝福他們。有

天我向老文談起小虎，我說小虎現在改變了。老文冷笑地說：「他才不會改好咧！黎先生，你不要信他。他是再狡猾沒有的了。過幾天等趙外老太太一回來，他立刻又會變個樣子。老爺太太都是厚道的人，才受他的騙。我們都曉得他的把戲。」我不相信老文這番話，我認爲他對小虎成見太深了。

我這種患病的狀態突然停止了。我不再發熱，也能夠吃飯，精神也不錯。他們夫婦來約我出去玩，我看見他們興致好，一連陪他們出去玩了三天。第三天我們回來較早。他們的車子先到家。我的車夫本來跑得不快，在一個街口轉灣時，又跟迎面一部來車相撞，這兩個同業放下車吵了一通，幾乎要動武起來，却又忍住，互相惡毒地罵了幾句，各人拉起車子走了。我回到姚家時，在大門內意外地碰到楊家小孩。他正坐在板凳上跟李老漢談話。

「黎先生，你才回來！我等你好久了！」小孩看見我，高興地跳起來。「姚太太他們回來好一陣了。」

「你好久沒有來了，近來好嗎？」我帶笑望着他，親切地說。

「我來過兩次，都沒有碰到你。我近來忙一點，」小孩親切地答道。

「我們進去坐吧，今天月亮很好，」我說。

他跟着我進裏面去了。在路上他拉着我的手，用快樂的調子對我說：「黎先生，我哥哥明天結婚了。」

我問他：「你高興嗎？」我極力壓住我的另一種感情，我怕我說出在這時候不應該講的話。

他點點頭說：「我高興。」他接着又解釋道：「他們都高興，我也高興。我喜歡我表姐，她做了嫂嫂，對我一定更好。」

這時我們已經進了花園的門廊。石欄外樹蔭中閃着月光，假山上透着白影，陰暗和明亮混雜在一塊兒。我感到一陣涼爽。

「你晚上還沒有來過，」我略略俯下頭對小孩說。

「是，」他應了一聲。

我們沿着石欄轉到下花廳門前。梔子花香一股一股地送進我鼻裏來。

「不要進去，我在下面站一會兒就走」，小孩說。

「你回去幫忙準備你哥哥的婚禮，是不是？」我笑着問他。

「我明天一早就起來，客人多，我們家裏人頭少怕忙不過來，」小孩答道。

我們走下台階，在桂花樹下面站住了。小孩穿着一身童子軍制服，月光和樹影在他身上繪成一幅圖畫。他仰起頭，眼光穿過兩棵桂樹中間的空隙，望着頂上一段無雲的藍空。

「我想來看看你哥哥的婚禮，你們歡迎不歡迎？」我半開玩笑地問道。

「歡迎，歡迎！」小孩快樂地說。「黎先生，你一定來啊！」我還沒有答話，他又接着說：「明天一定熱鬧，就只少了一個爹。要是爹在，我們人就齊了。」他改換了語調，聲音低，就像在跟自己說話一樣。他忽然側過頭，朝我臉上看，提高聲音問道：「黎先生，你還沒有得到我爹的消息嗎？」

我楞了一下，毅然答道：「沒有！」我馬上又加添一句：「他好像不在省城裏了。」

「我也這樣想。我這麼久都沒有找到他。李老漢兒也沒有他的消息。他要是還在這兒，一定有人看見他的。怎麼我們大家到處找，都沒有得到他一點兒消息呢？他一定到別處做事去了，說不定他有天還會回家來。」

「他會回家來的，」我機械地應道。我並不爲着自己的謊話感到羞慚。我爲什麼連他這個永不能實現的希望也要打破呢？

「那麼我會陪他到這兒來，看看他自己親手刻的字，」小孩做夢似地說着，就走到山茶樹下去，伸手在樹幹上摩撫了一會。他的頭正被大塊黑影蓋着，我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他不講話。園裏只有小蟲喚友的叫聲，顯得相當寂寞。一陣風吹起來，月影在地上緩緩地搖動，又停住了。兩三隻蚊子連連地釘我的頭頸和手臂。我的心被這沉默淡淡地塗上了一層悲哀。突然間那個又瘦又髒的長臉在我腦際浮現了，於是我看見那亮了一下的眼睛，微動的嘴唇和長滿疥瘡的右手。我並沒有忘記這最後的一瞥！他要跟我講的是什麼話？爲什麼我不給他一個機會？爲什麼不讓他在垂死的時候得到一點安慰？但是現在太遲了！他已經吃完最後的苦菓死了！

「黎先生，我再朝那邊兒走走，好不好？」小孩忽然用帶哭的聲音問我。

「好，」我驚醒過來了。四周都閃着月光，只有我們站的地方罩着濃影。我費力地在陰暗中看了這個小孩一眼。我觸到他的眼光，我掉開頭說了一句：「我陪你走。」我的心微微地發痛了。

我們默默地走過假山中曲折的小徑。他走得很慢，快到上花廳紙窗下面時，他忽然站住，用手按着旁邊那假石的一個石角說：「我在這兒絆過跤，額樓就碰在這上頭，現在還有個疤。」

「我倒看不出來，」我隨口答了一句。

「就在這兒，給頭髮遮住了，不說是看不見的。」他伸起右手去摸傷疤，我隨着他的手看了一眼，却沒有看到。

我們沿着牆，從玉蘭樹，走到金魚缸旁邊，他把手在缸沿上按了一下，自語似地說：「我還記得這個缸子，牠年紀比我還大。」過了兩三分鐘，他朝着花台走去。後來我們又回到桂樹下面了。

「到裏面去坐坐吧，」我站得疲乏了，便這樣提議道。

「不，我要回去了，」小孩搖搖頭說；「黎先生，謝謝你啊！」

「好，我知道你家裏人在等你，我也不留你了。你以後有空常常來玩吧。」

「好的，」孩子親切地答道。他遲疑了一下，又接下去說：「不過聽說哥哥有關到外縣當主任的消息，我希望這不是真的。不然我們全家都要搬走了，那麼將來爹回來，也找不到我們了。」從這年青的聲音裏漏出來一點焦慮，這使我感動到半天講不出一句話。但是在這中間小孩告辭走了。臨走他還沒有忘記邀請我，他說：「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來啊。李老漢兒曉得我們的地方。」

我只好唯唯地應着。

我走進我的房間，扭開電燈，看見書桌上放了一封掛號信。我拆開看了。信是那位前輩作家寫來的，裏面還附了一張四千元的匯票，這是我那小說的一部分稿費。他在信上還說：「快來吧，好些朋友都在這裏，我們等着你來，大家在一塊兒可以做點事情。……」他舉出幾個人的名字，其中有兩個的確是我的老朋友，我三年

多沒有看見他們了。

這一夜我失眠，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了許久。我想到走的事情。的確我應該走了。我的小說完成了，楊夢癡的故事完結了，老姚夫婦間的隔膜消除了。我的老朋友在另一個地方等我去。我還要留在憩園幹什麼呢？我不能在這兒做一個長期的食客！

第二天老姚夫婦來看我時，我便對他們說出我要走的話。我在他們臉上看到驚訝與失望的表情。自然他們兩人輪流地挽留我。他們說得很誠懇。可是我堅決地謝絕了。我有我的一些理由。他們有他們的理由。最後我們找到一個折衷辦法：我答應明年再來，他們答應在半個月以後放我走。我當時就把買車票的事托給老姚。

這天周嫂來給我送飯，老文替李老漢看門。據說李老漢請假看親戚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去參加楊家的婚禮，去給他舊主人再辦一天事。不過他回來時，我也沒有對他提過這樣的話。

十天平靜地過去了。星期三的早晨老文告訴我一個消息：趙外老太太已經從外縣回省，昨天下午打發人來接了虎少爺去，並且說得明白，這回要留虎少爺多住幾天，請姚老爺不要時常派車去接他回家。我聽着，不由得厭惡地皺起眉來。我想：爲什麼又來擾亂別人家庭的和平呢？

下午老姚來通知我，他已經訂了星期六的車票，（他還交給我買票的介紹信），並且講好星期五下半年他們夫婦在外面館子裏給我餞行。從他的談話裏我知道他太太今天不大舒服，又知道他等一會便要回趙家去。我問他小虎這回是不是要在趙家久住。他先說，外婆剛回省，接小虎去陪她，多住幾天也不要緊，反正學堂已經放暑假，不必溫習功課；後來他說，後天就要接小虎回來給我送行。最後他又說：「這兩天天氣熱起來了，車上很不舒服，你不如到了秋涼再走吧。」

我自然不會聽從他的話。他走了。我想到趙老太太的古怪脾氣，我有點爲姚太

太，爲這一家人的幸福耽心。可是老姚本人好像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這天的確很熱。我沒有出街。我搬了一把籐輪椅到窗下石欄旁邊，我坐在椅上，捧着一卷書，讓那催眠歌似的蟬噪單調地在我耳邊飄過，這樣消磨了我的整個下午。晚上九點鐘起落着大雨，天氣又轉涼了。

雨嘩啦啦地落了很久。我半夜醒來還聽見雷聲和水聲。我耽心着屋瓦會給雨打破，又耽心園裏花木會給雨打倒。可是我第二天睜開眼睛時，看見的却是滿屋的陽光。

下午四點鐘光景，老姚正在園裏跟我閒談。他把我常坐的那張籐椅搬出來，放到台階下，花盆旁邊，他坐在那里悠閑地聽着蟬聲，喝着新泡的龍井。忽然趙青雲帶着緊張的臉色跑了進來，聲音顫抖地說：「老爺，趙外老太太打發人來請老爺就過去，虎少爺給水沖起走了。」

「什麼！」老姚正在喝茶，發出一聲驚叫，就把手裏杯子一丟，跳了起來。茶杯打碎了，水濺到我腳上。

「虎少爺跟趙家幾位少爺一起出城去浮水。他們昨天下午也去過。今天水漲了，虎少爺不當心，出了事情。水流得急，人不曉得沖到哪兒去了。」趙青云激動地說。

老姚一臉通紅，額上不住地冒汗，眼珠也不轉動了，他伸起手機械地搔着髮髻。停了片刻他聲音沙啞地說：「我立刻去。我不進去了。你去跟太太說聲我有事情出街去了。你們不要讓太太知道虎少爺的事情，等我回來再說。」

趙青云連連答應着「是」。他先出去了。

我站起來輕輕拍了一下老姚的肩頭，安慰他說：「你不要着急，事情或者不至於——」

「我知道，我自己也應該負責。我走了。你要是見到昭華，不要告訴他小虎的事情，」老姚皺緊眉頭，板着臉打岔說，只有片刻的功夫，他的臉色就變成灰白了。他茫然看我一眼，也不再說什麼，就走了出去。

我跟着他走出園門。我看見他坐上包車。我也沒有再跟他講話。我有一種奇怪

的感覺。我反覆地咀嚼着他那句話：「我也應該負責。」這是他的真話。他的確是有責任的。但是我的平靜心境給這件意外事情擾亂了，這一天就沒有恢復過來。

老文送晚飯來的時候，我在他臉上看到一種幸災樂禍的神情。他眨着他那對小眼睛說：「黎先生，天老爺看得明白，做得公道，真是報應分明啊。」我茫然望着他這張似笑非笑的皺臉。他解釋般地接下去說：「趙家天天想害我們太太，結果倒害了他自家外孫。這又怪得哪個？要是老爺肯聽太太的話，也不會有這回事情。太太受了幾年罪，現在也該出頭了。」

他這番話要是遲幾天對我講，我也許會聽得很高興。可是現在聽到，却惹起了我的反感。我不想反駁他，我只是淡淡地提醒他一句：「不過你們老爺就只有這一個少爺啊！」

老文埋下頭，不作聲了。我端着碗吃飯，可是我的眼光還時常射過去看他的臉。我看見他慢慢地抬起頭來，掉轉身子朝着窗外，偷偷地揩着眼睛。他走到門口，在那里站了一會。等到他再走過來收碗時，他臉上有點發紅，他一邊抹桌子，一邊

戰戰兢兢地說：「只求天保佑虎少爺沒有事情就好了。」憑他的聲音，我知道這句話是從他心裏吐出來的。

「也許不會有事情，」我也應了一句。我故意用這話來安慰他。其實我同他一樣地知道事情已經完結了。唯一的希望是能夠找回小虎的屍首來。

三十五

我們這個希望並沒有實現。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老姚的介紹信去汽車站買票。起初是沒有到時間，以後是找不到地方，再後是找不到人。一直到十一點半鐘我纔把手續辦好，拿到車票。可是人已經累得不堪了。

我記起來，這在附近有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那是一家兼賣飯菜的茶館，房子築在小河旁邊，有着茅草蓋的屋頂，樹枝紮的欄杆，庭前種了些花草，靠河長了幾棵垂柳。進門處灌木叢生，由一條小徑通入裏面。在大門外看，這裡倒像是一座廢

園。這茶館我去過一次，座位清潔，客人不多，我倒喜歡這種地方。

我在河畔柳蔭下圍欄前一張小茶桌旁邊坐下來。我吃了兩碗麵，正靠在竹椅背上打瞌睡。忽然一陣嘈雜的人聲把我驚醒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只看見一些客人興奮地朝外面跑去。也有幾個人就站在圍欄前向對岸張望。對岸橫着一條彎曲的黃土路，路的另一邊是一塊稻田，稻田外面又是一條白亮亮的河。我面前這小河便是牠的支流，鄉下人，游蕩的小孩們正拉成一根線從這黃土路到牠那里去。

「什麼事？他們在看什麼？」過了好一會我看見一個堂倌走過來，便指着那些站在圍欄前張望的人問他道。

「淹死人，」堂倌毫不在意地答道，好像這是很平常的事。他朝我用手指指的那方向看了一眼，輕蔑地動一下嘴加添一句：「在這兒怎麼看得見？」

又淹死人！怎麼我到處都看見災禍！難道必須提醒我，我是生活在苦難中間？

一個胖女人用手帕蒙着臉嗚嗚地哭着走過去了。她後面跟了一個老媽子同一個車夫模樣的男人。他們是從河那邊來的。

「這是他的媽，剛才哭得好傷心，」堂倌指着那個女人說。「她是寡婦，兩房人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什麼時候淹死的？」我問。

「昨天下午，離這兒有好幾里路咧！年紀不過十八九歲，說是給人打賭，人家說，你敢浮過對面去？他說聲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浮過去。昨天水太大，他不當心，浮到半路上，水打了兩個漩兒，他就完了。屍首沖到這兒來，給橋柱子擋住了，今早晨才看見，他媽曉得，剛才趕來哭一場，現在多半去給他預備後事。」堂倌像在敘說一個古代的故事似的，沒有露出一點同情和憐憫來。

我不再向他問話，我疲倦地把頭放在竹椅的靠枕上，我闔上了眼睛。我並沒有睡意，我只是靜靜地想着小虎的事。

大概過了半點鐘吧，一切都早已回到平靜的狀態裏面了。我站起來付了錢，走出大門去。我走了不到一百步，在路上，我看見堂倌講的那座橋。橋頭還站着五六個人。好奇心鼓動我走到那里去。

橋靜靜地架在兩岸上，橋身並不寬。在我站的這一頭左手邊有一棵低垂的柳樹，樹葉快挨到水面了，靠近這柳樹，在橋底下，仰臥地浮着一個完全赤裸的年青人。他的左手向上伸着，被一條帶子繫住在橋柱上，右手鬆弛地垂在腰間。一張端正的長臉帶着黑灰色，眼睛和嘴唇都緊緊閉着。他好像躺在那里沉睡，絕不像是一具死屍。

「這簡直跟活人一樣！」我驚奇地自語道。

「起先更好看咧！一張臉紅東東的，」旁邊一個鄉下人接嘴說；「等到他母親來一哭，臉色立刻就變了。」

「真有這樣的事？」我不相信地再說一句。

「我親眼看見的，未必還有假！」他說着，瞪了我一眼。

我埋下頭，默默地注視這張安靜的睡臉。漸漸地我看得眼花了。我好像看見小虎睡在那里。我吃了一驚，差一點要叫起來，連忙揉了揉眼睛，橋下還是那一張陌生的睡臉。這就是死！這麼快，這麼簡單，這麼真實！

我回到姚家，看見老文同李老漢在大門口講話。我問他們有沒有虎少爺的消息。他們回答說沒有。又說老爺一早帶了趙青雲出去，一直沒有回來過。老文還告訴我，太太要他跟我說，今天改在家裏給我餞行。

「其實可以不必了。虎少爺出了事情，你們老爺又不在家，太太又有病！何必還講客氣，」我覺得不過意就對老文說了。

「太太還講過，這是老爺吩咐的，老爺還說要趕回來吃飯，」老文恭順地說。

「老爺趕得回來嗎？」我順口問道。

「老爺吩咐過晚飯開晏點兒，等他回來吃，」老文說到這裏，立刻補上一句：「陪黎先生吃飯。」

老姚果然在七點鐘以前趕回家來了。他同他太太一起到下燕廳來。他穿着白夏布的汗衫長褲，他太太穿了一件白夏布滾藍邊的旗袍。飯桌擺好在花廳的中央。酒

壺和菜已經放在桌上。他們讓我在上方坐下，他們坐在兩邊。老姚給我斟了酒，也斟滿他自己的杯子。

菜是幾樣精緻可口的菜，酒是上好的黃酒。可是我們三個人都沒有胃口。我們不大說話，也不大動筷子。我同老姚還常常舉起酒杯，但我也只是小口地呷着，好像酒味也變苦了。一種沉鬱的空氣籠罩在這飯桌上。我們（不管是我或是他們）不論說一句話，動一下筷子，咳一聲嗽，都顯得很勉強似的。他們夫婦的臉上都有一種陰鬱的表情。尤其是他太太，她想把這陰影掩藏，却反而使牠更加顯露了。她雙眉緊鎖，臉色蒼白，眼光低垂。她丈夫黑起一張臉，皺起一大堆眉毛，眼圈帶着灰黑色，眼光常常茫然地定在一處，他好像在看什麼，又像不在看什麼。我看不到自己的臉，不過我想，我的臉色一定也不好看吧。

「黎先生，請隨便吃點菜，你怎麼不動筷子啊？」姚太太望着我帶笑地說。我覺得她的笑是有着苦澀味的。她笑得跟平日不同了。

「我在吃，我在吃，」我連連應着，立刻動了兩下筷子，但過後我的手又停止

了。

「其實你這回應當住到秋涼後才走的。你走了我們這兒更清靜了。偏偏又遇到小虎的事，」她緩慢地說，提到小虎，她馬上低下頭去。

我一直沒有向老姚問起小虎的下落，並不是我不想知道，只是因為我害怕觸動他的傷痛。現在聽見他太太提到小虎的名字，我瞥了他一眼，他正埋着頭在喝酒，我忍不住問他太太道：「小虎怎麼了？人找到沒有？」

她略略抬起臉看我一眼，絕望地把頭搖了搖。「沒有。誦詩到那兒去看過，水流得那麼急，不曉得冲到哪兒去了。現在沿着河找人到處打撈。他昨天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她哽咽地說，淚水在她眼裏發亮了，她又低下頭去。

「是不是會給別人打救起來了？」我感動地說，爲着安慰他們，我纔說了這句我自己也知道是毫無意義的話。

姚太太不作聲了。老姚忽然轉過臉來看我，舉起杯子，聲音沙啞地說：「老黎，喝酒吧。」他一口就喝光了大半玻璃杯的酒。姚太太關切地默默望着他。他馬上

又把杯子斟滿了。

「老姚，今天我們少喝點吧。我自然不會喝酒。可是你酒量也有限，況且是空肚子喝酒……」我說。

「不要緊，我不會醉。你要走了，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再碰到一塊兒喝酒，今天多喝幾杯有什麼關係。吃點菜吧，」他打斷了我的話，最後拿起筷子對我示意。

「天氣熱，還是少喝點兒吧，」他太太在旁邊插嘴說。

「不，」他搖搖頭說，「我今天心裏頭不好過，我要多喝點兒酒。」他又把臉向着我：「老黎，你高興喝多少就喝多少，我不勸你。我只想喝酒，不想講話，照華陪你談談吧。」他一雙眼睛是乾燥的。可是他的面容比哭的樣子還難看。

「不要緊，你不必管我，你用不着跟我客氣，」我溫和地答道。「其實我在這兒住了這麼久，已經不算是客人了。」

「也沒有幾個月，怎麼說得上久呢？黎先生你明年要來啊！」姚太太接着說。

我剛剛答應着，老姚忽然向我伸過右手來，叫了一聲「老黎。」他整個臉都發紅了。我也把右手伸過去。他緊緊捏住牠，懇切地望着我，用勁地說着兩個字「明年。」

「明年，」我感動地答應着，我纔注意到兩隻酒瓶已經空了。可是我一個人還沒有喝光一杯酒。

「這才夠朋友！」他說，就把手收回去，端起杯子喝光了。過後他向着他太太勉強地笑了笑，說：「昭華，再開一瓶酒吧。喊老文去拿去。」

「夠啦，你不能再喝了，」他太太答道。她又轉過臉去，看了老文一眼。老文站在門口邊等着他們的決定。

「不，我還沒有喝夠，我自己去拿，」他推開椅子站起來，他沒有立穩，身子幌了兩幌，他連忙按住桌面。

「怎麼啦？」他太太站起來，驚問道。我也站起來了。

「我喝醉了，」他苦笑着連連地說，又坐了下來。

「那麼你回屋去躺躺吧，」我勸道。我看他連眼睛也紅了。他不回答我，忽然伸起雙手去抓他的頭髮，痛苦地，聲音沙啞地嚷起來：「我沒有做過壞事，害過人！爲什麼現在連小虎的屍首也找不到。難道就讓他永遠泡在水裏，這叫我做父親的心裏怎麼過得去！」他蒙住臉嗚嗚地哭了。

「姚太太，你陪他進去吧，」我小聲對他太太說，「他醉了，過一會兒就會好的。他這兩天也太累了。你自己也應該小心，你的病剛好。你們早點休息吧。」

「那我們不陪你了，你明年——」她只說了這五個字，兩隻黑眼睛帶了惜別的意思望着我。

「我明年一定來看你們，」我帶點感傷地說。我看見她浮出一個悽涼的微笑。她的眼光好像在說：我們等着你啊！她站到丈夫身邊，俯下頭去看他，正要講話。

老姚忽然止了哭，取下蒙臉的手，站起來，用他的大手拍我的肩頭，大聲說：

「我明早晨一定送你到車站。我已經吩咐過天一亮就給我們預備好車子。」

「你不必送我。我行李少，票子又買好了，一個人走也很方便。你這兩天太累

了。」

「我一定要送你，」他固執地說。「明天早晨我一定來送你。」他讓他太太挽着他膀子搖搖幌幌地走出花廳去了。我叫老文跟着他們進去，我就心他會在半路跌倒。

我一個人坐在這空闊的廳子裏吃了一碗飯，又喝光了那杯酒。老文來收碗時，他對我說太太已經答應他，明天打發他跟我上車站去。我感謝他對我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夠像平日那樣地聽他長談，我的腦筋遲鈍了。酒在我的身上發生效力了。

酒安定了我的神經。我睡得很好。我什麼事都不想，實在我也不能用思想了。

老文來叫醒我時，天剛發亮，夜色還躲藏在屋角。他給我打臉水，又端了早點來。等我把行李收拾好，已經是五點多鐘了。我決定不等老姚來，就動身去車站。我剛剛把這意思告訴了老文，就聽見窗外有人在小聲講話，接着腳步聲也聽見了。我知道來的是誰，就走去迎她。

我跨出門限就看見姚太太同周嫂兩人向着我走來。

「姚太太，怎麼你起來了？」我問道，我的話裏含得有驚喜，也含得有感激。我並且還想着：老姚也就要來了。

「我們還怕來不及咧！」她帶着親切的微笑說。她跟我走進廳子裏去，一邊還說：「誦詩不能夠送你了，他昨天晚上吃醉了，吐了好幾次，今早晨實在起不來，很對不起你。」

「姚太太，你怎麼還這樣客氣！」我微笑道。接着我又問她：「誦詩不要緊吧？」

「他現在睡得很好，大概過了半天就會復原的，不過他受了那麼大的打擊，你知道他多愛小虎，又一連跑了兩天，精神也難支持下去。倘使你以後有空，還要請你多寫信勸勸他，勸他看開一點。」

「是的，我一定寫信給你們。」

「那麼謝謝你，你一定要寫信啊！」她笑了笑，又轉過臉去問老文：「車子預備好了吧？」

「回太太，早就好了，」老文答道。

「那麼黎先生，你該動身了吧？」

「我就走了。」我又望着她手裏拿的一封信，這個我先前在門外看見她時就注意到了，我便問她：「姚太太，是不是要托我帶什麼信？」

「不是，這是我們的結婚照片，那天我找了出來，他說還沒有送過你照片，所以拿出來給你帶去。」她把信封遞給我。「你不要忘記我們這兩個朋友啊，我們不論什麼時候都歡迎你回來。」她又微微一笑。這一次我找回她那照亮一切的笑容了。

我感謝了她，可是並不取出照片來看，就連信封一起放在我的衣袋裏。然後我握了一下她伸過來的手：「那麼再見吧。我不會忘記你們的。請你替我跟誦詩講一聲。」

我們四個人一路出了園門，老文拿着我的行李，周嫂跟在姚太太後面。

「請回去吧，」我走下天井，掉轉臉對姚太太說。

「等你上車子吧，今天也算是我代表他送你，」她說着一直把我送到二門口。

我正要上車時，忽然聽見她帶着輕微嘆息地說：「我真羨慕你能夠自由地往各處跑

。」

我知道這只是她一時的思想。我短短地回答她一句：「其實各人有各人的世界。」

車子拉着我和皮箱走了，老文跟在後面，他應該到外面去雇街車。車子向那開着的大門轉灣時，我掉回頭去看，姚太太還立在二門口同周嫂講話。我帶了點留戀的感情朝着她一揮手，轉眼間姚公館的一切都在我眼前消滅了。那兩個臉盆大的紅字「憩園」仍還傲慢地從門楣上看下來。牠們看着我來，現在又看着我去。

「黎先生！」一個熟習的聲音在後面喊我，我回過頭，正看見李老漢朝着我的車子跑來。我叫老李停住車。

李老漢跑得氣咻咻的，一站住就伸手摸着他的光頭。

「黎先生，你明年一定要來啊！」他結結巴巴地說，一張臉也發紅了，白鬚鬚

在晨光中微微地搖顫。

「我明年來，」我感謝地答應着。車子又朝前滾動了。牠走過大仙祠的門前，老文剛雇好車子坐上去。至於大仙祠，我應該在這裡提說一句：我有一個時期常常去的那個地方在四五天以前就開始被拆毀了。說是要改修一所什麼紀念館。現在還在拆毀中。所以我車子經過時，只看見成堆的瓦礫。

後記

我開始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貴陽一家報紙上正在宣傳我已經棄文從商。我本來應該遵從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是我沒有做，這並非由於我認爲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愛錢。錢並不會給我增添什麼。使我能夠活得更好的還是一點理想。並且錢就跟冬天的雪一樣積起來慢，化起來快。像這小說裏所寫的那樣，高大房屋，漂亮花園的確常常更換主人。誰見過保持到百年，幾百年的財產！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一些人看來是極渺茫極空虛的東西——理想同信仰。

這小說是我的創作。可是在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我那些主人公說的全是別人說過的話。

「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

「我的心跟別人的心挨在一起，別人笑，我也快樂，別人哭，我心裏也難過。」

我在這個人間看見那麼多痛苦同不幸，可是我又看見更多的愛。我好像在書裏面聽

到了感激和滿足的笑聲。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樣，活着究竟是一件美麗的
事……」

像這樣的話不知道已經有若干人講過若干次了。我高興在這小說裏重複一次，
讓前面說的那些人（連報館的那位先生也在內吧）知道，人不是嚼着鈔票活下去的
，除了找錢以外，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巴金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卅三年十月渝一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一月滬一版

巴金主編
現代長篇小說叢刊

憩園

有著作權

著者 巴

發行人 吳

發行所

實價

文

林

金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瀨達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五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印刷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271231



-8

譜